

回归涩谷

渋谷に里帰り

[日] 山本幸久
向轩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回归涩谷

渋谷に里帰り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归涩谷/(日)山本幸久著;向轩译.一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8

ISBN 978-7-305-06920-8

Ⅰ.①回… Ⅱ.①山… ②向… Ⅲ.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3802 号

SHIBUYA NI SATOGAERI
by YAMAMOTO Yukihis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Japan Broadcast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in simple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Japan Broadcast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0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Nanjing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26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回归涩谷
作　　者 [日]山本幸久
译　　者 向 轩
责任编辑 田 雁　　编辑热线:025—83596027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7.5 字数 158千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920-8
定　　价 22.00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目　录

第一章

早晨，峰崎稔刚到公司，就看到课长椎名已经等在那里，见到他就迫不及待地招呼了起来。

“上面，”椎名用食指指了指天花板，“去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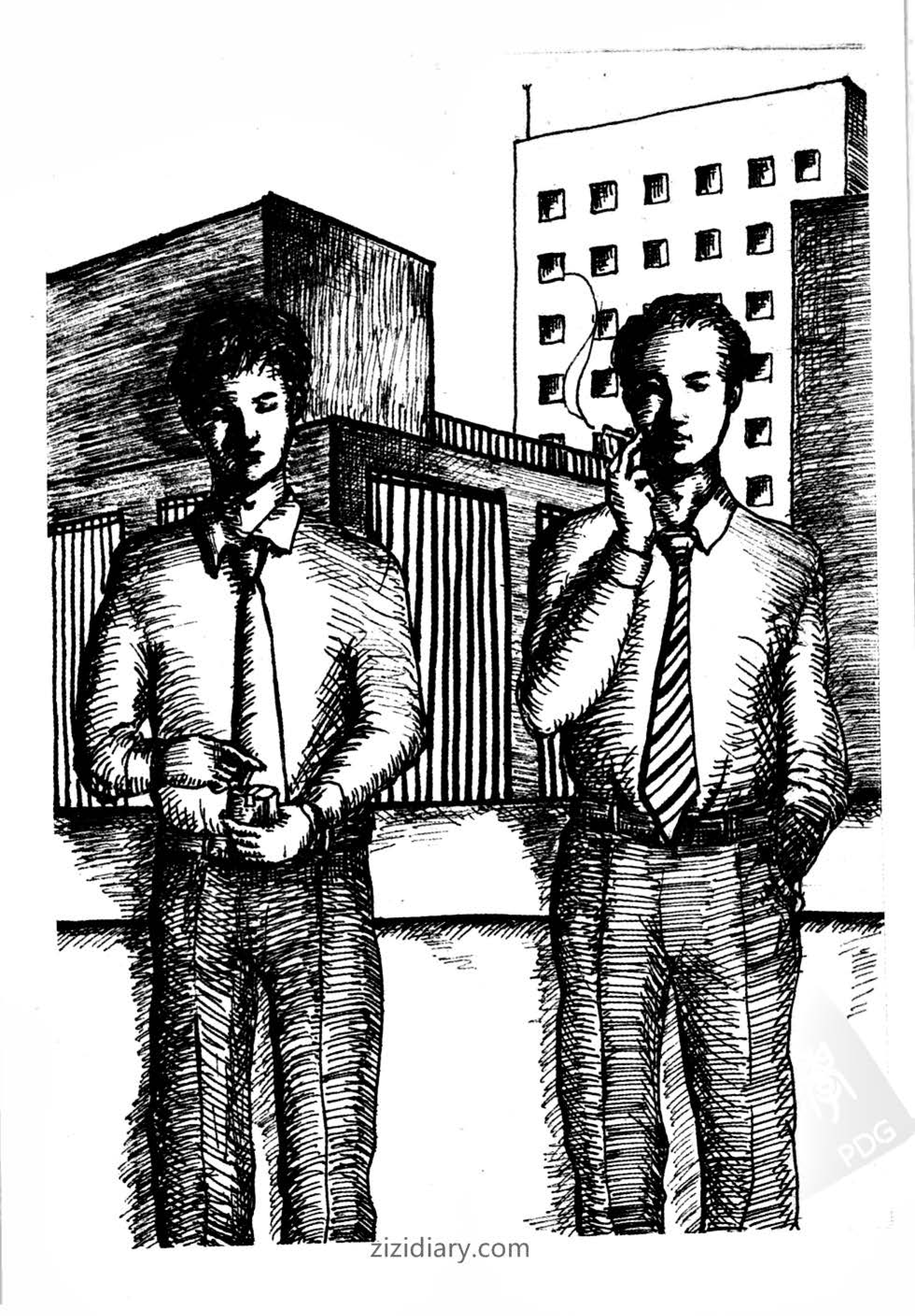
他说的“上面”是指屋顶。稔确认了一下自己的西装口袋里装有香烟后，便答应道：“走吧！”

·

稔就职的富万食品公司在一幢八层高的杂居小楼的四、五、六层。公司里全面禁烟。以前要抽烟就得跑到外面去抽，但在杉并区实行马路禁烟后，楼顶便成了职员们的吸烟场所。

小楼不大，楼顶本来就不宽敞。再加上室外空调占去了不少面积，能站人的地方所剩无几。为了躲避酷夏的阳光，稔和椎名两个男人靠得很紧地并排站在贮水塔后面的背阴之处。刚才是不是真想抽根烟呢？如果非得这样问的话，就算是想抽吧！

椎名叼了一根烟，用一百元的廉价打火机点火。但因



为楼顶风大，怎么也点不着火。稔便站到椎名的身前，为他挡风。

“不好意思!”

“也替我点上吧！打火机，我忘在办公室里了。”

两人沉默地抽着烟，久久地。迢遥高旷的苍穹上浮动着丝丝白云。在如此炎热的酷暑中，这样的风景，给人带来一丝凉爽之感。

“你这个家伙，知道坂冈女士的结婚对象是谁吗?”

坂冈女士是富万食品公司营业部唯一的女性。身材矮小，瘦小纤细，平时的服装也十分朴素。光看她的外表，根本无法想像她的营业成绩居然在营业部独占鳌头。她大概比稔大三到四岁，已经三十五岁了。还有一个月，她就要结婚离开公司，也就是说“寿辞”。

“是南方家族的有马先生吧！”

富万食品是业务用的食品材料的批发公司，也包括酒类的批发。说得好听些是业务面广，其实也就是没有档次，看什么赚钱就干什么。客户主要以居酒屋和餐厅为主，经营有连锁大型居酒屋的南方家族是公司最大的客户，而有马先生是那里的采购经理，也就是说，两人是因为业务交往而结缘相爱的。

“怎么？连你也知道了？是谁告诉你的?”

“可没谁告诉我。不知不觉就传到我耳朵里了。公司里现在恐怕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吧!”

“那么，那事，你一定没注意到吧?”

“什么事?”

“坂冈女士,那个了,那个了。”椎名的手在自己早已肥大突出的腹部比划着,做出比自己肚子更大的手势。

“你这是指……她怀孕了吗?”

“是呀,是呀!”

椎名兴奋地抽着烟点着头。这兴奋压根不是为坂冈的怀孕而高兴。

“是坂冈自己说的吗?”

“当然不是,”椎名摇了摇头,“我这方面可敏感了。在传出她婚讯之前,我就发现她有些异常,所以特别注意了一下。”

说只是特别注意了一下,但能察觉出这事,可也真有些不简单。

“在腰部这个部分,裙子的皱褶和以前不一样。这是腹部增大的证据。”

“真的吗?”

就算坂冈真的是怀孕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问题是,椎名居然连人家的裙子的皱褶变化都注意到了,实在也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肯定没错的,已经差不多三四个月了。有马那个老家伙可已经五十多了呀!”椎名嘿嘿嘿地笑着,“一想到坂冈和有马那老家伙趁工作之便,偷偷溜到元山町附近相互抚爱,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呀!”

“有那么让人感慨吗？”

“总感到人生有着无限可能性。”椎名点上火，抽起了第二支烟。这次总算说了一句正经的人话，“所以呢，正是因为此事，我想和你商量件事。”

“怎么？原来找我是有正事呀！”稔站直了身子，但他说“正是因为此事”，因为此事，他又有什么可以和我商量的呢？

“公司希望你可以接手坂冈女士的工作。”

“是说让我吗？”稔有些惊惶失措，真是出乎意料呀。“请等一下，坂冈的工作不是一课的工作吗？为什么要我接手她的工作？”

营业部有两个部门，每个部门加上课长共有八个人。分工也十分简单原始，一课分管东京都内二十三个区，二课则包揽其之外的其他地区。

“所以嘛，你下个月得调到一课去！”

“调……调动？”

“今天是八月的第二个星期四，你还有三个星期就不是我的部下了！真让人感到失落呀！”

“一点儿也看不出你有什么失落感。”稔想。

“坂冈小姐的工作，难道不能分配给一课的工作人员吗？”稔试着反对了一下。

“喂，你又不是不知道隔壁的情况。一课实在太忙了，坂冈女士是涩谷的负责人，客户数量是别人的数倍。这些工作分配给别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负担呀！反过来说，二课就算没有你，你负

责的调布、府中一带地区的那些业务完全可以分配给别人做，一点问题也没有，二课的业务员工作能力都很强，当然是除了你之外。我可不想让他们去一课。哎呀，不好，我不小心说了大实话。你很受伤吧？喂！是不是感觉很受伤？”

感觉受伤倒是不至于，但这终归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

“再说，小野寺从很早以前就想把你要过去。真是个奇怪的家伙。”小野寺是一课的课长，“他居然专程跑到人事部去讲，说把难能可贵的优秀人才安置在无能的上司下面，根本无法施展他的才能。对了，他所指的无能的上司，就是我。你明白吗？”

“那么说，难能可贵的优秀人才是指我吗？”

“你千万别这么自吹自擂呀！”椎名又嘻嘻嘻地笑起来，“你是国立大学的高材生，他就是看中了你这一点。对了，就是那句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骆驼瘦死了，可无法干活了。不是吗？”

稔的叹息和烟雾一起吐了出来。

“这事情已经是铁板上钉钉的事了吗？”

“人事这东西，是要尊重本人意见和想法的，但是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会一直劝说到他最后同意为止。”

看来是无路可退了。

但是，实在是想避开涩谷这块地方。

涩谷对稔来说，可以说是鬼门呀！

“哎呀！”椎名的视线移向了旁边的一幢楼的楼顶，“来了。八时半女郎。”

现在并不是八点半。差不到要九点了。

邻家的楼房和富万食品所在的楼房一样有八层，建筑风格和结构也十分相似。虽然有人开玩笑似的称这两幢楼为“双塔”，但两幢楼的楼主和建筑公司都不同，只是碰巧相似罢了。

那屋顶出现了一名穿着短袖汗衫和长到膝盖短裤的女人。披肩长发梳成了马尾辫，戴着读卖巨人棒球队的队帽，手里拿着一根木制的球棒。

“早安。”椎名向女人打着招呼，两幢楼之间距离并不远，要是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中的警探的话，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跃身越过去。但事实上，要这样做，不但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能否成功也十分难说。

八点半女郎出现在屋顶是在两个月前，最初见到她的时候，真的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突然看到一个年轻女孩专心致志地挥动着棒球棍，大部分人都会感到奇怪吧！女孩肯定也意识到了稔他们的存在，但她好像毫不在乎似的，一个劲儿地挥舞着球棒。那很不沉稳的腰部，看上去就知道她从来没打过棒球和垒球，而且从她那糟糕，甚至可以说是笨拙的姿势上，完全可以看出她简直没有一丁点儿的运动细胞。看着看着，椎名和稔就忍不住地想笑出声来。

过了五天，八点半女郎依然看不出有一点儿进步，“真是让人看不下去了。”椎名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后，便大声地招呼了一声，“小姐，胳膊肘再夹紧呀，胳膊肘，这儿……”

八点半女郎流露出惊讶的表情，但是很顺从地听取了椎名指导。

“是，是，就是这样。喂，峰崎，你也指导指导她！”

稔从未打过棒球。但他也有自己喜欢的球队，也经常在电视里观战，对棒球只限于爱好。不过他绝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与年轻姑娘搭讪的机会白白错过。

“把头抬起来。收下巴，是的，就这样！感觉很不错。”

第二天，椎名把一根金属棒球棍带到公司。“这是我们家孩子以前用过的。”他红着脸解释道，“现在他已经是高中生了，进了足球俱乐部，就不再用这东西了，所以我把它带来了。”

他想干什么，不用问也知道。他把棒球棍带来是想给八点半女郎做示范。

从这以后，椎名和稔都很热心地对八点半女郎做着击球动作的指导，她的球技也随之渐渐有了长进。

“挥得有模有样了，她。”

“啊，是呀！”

“邀请她一起去击球中心玩吧，怎么样？”

猛然听到椎名这样让人意外的建议，稔被烟呛得咳嗽起来。

到现在为止，他们与八点半女郎的交往仅限于指导击球，从来没有涉及过她的私人生活，就连她练习击球的原因也不知道。即使有对话，也仅仅是有关天气和季节方面的问候而已。

“让我去邀请她吗？”

“干吗这么震惊呀?”

“还是椎名先生自己去邀请她吧!”

“你说什么呢?这样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邀请她吧,行吗?”

行吗?听到这样的问话,真让人感觉为难呀!

“坂冈女士都结婚了,你也要努力呀!”

“我对她可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你在骗谁呀?”椎名哼着鼻子笑起来,“你用手机把她拍下来了吧,而且是拍的是录像。”

“那……那个嘛,是为了确认她的击球姿势。”

“你就别强词夺理了。”

说对了,的确是强词夺理。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一直保存着,而且反反复复地看个没完?说呀,说呀,到底是为什么?说呀!”

“话说回来,你怎么会知道的?”

椎名没有马上回答,“腰再低一些!”他像棒球教练一样高声喝道。

“是!”八点半女郎干脆有力地回答道。

“当然知道喽!”椎名嘿嘿嘿地笑了起来,“你工作的时候那样专注地看着手机。我想,啊!这家伙肯定又在上班时开小差,所以从背后偷偷地瞄了一眼。”

回到营业部工作。

“峰崎!”小野寺喊道。坐在斜对面的椎名轻声地说:“你看,来

了吧，来了吧！”

“是，我在这儿呢！”

“我知道你在。”小野寺从座上站起来，手指了指窗旁一角的隔离板，“我们去那里聊吧！”

隔离板的那头有一个接待人数不多的客户时用的商谈小圆桌，稔很顺从地跟在小野寺后面走了进去。

“椎名是不是已经跟你说了什么？”

小野寺长得剽悍魁梧。他本人经常说自己好像一生下来就是超大婴儿。在高中、大学又参加了橄榄球队，所以就长得更加魁梧了。

光坐在桌前，他就有绝对的震慑力。一想到将要成为这种人直接管理的部下，稔就感觉有些透不过气来。

“您说的是调动的事吗？”

“是呀！正式的调令要到九月份才会下来，但从今天起希望你就能接手坂冈的工作。”

“今……您说的是从今天开始吗？”

“嗯！是这样的。”

“说得那么轻巧，怎么也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呢？”稔想。

小野寺站起来，从隔离板上探出头去：“坂冈，你回来了没有？”

声音大得整个楼层都可以听得到，但没人回答。

“她还没有回来！”营业一课不知是谁回答了一句。

“她在外出留言白板上写上去哪儿了吗？”

"什么也没写!"

小野寺咋着舌头。

稔知道,坂冈总是不在外出留言白板上写去哪儿和大致回公司的时间,经常可以看到她为此和小野寺争吵。

"真拿她没办法。那家伙到这时候仍不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他像是自言自语,但声音大得谁都听得见。他让手下的一名职员,给坂冈的手机打电话。

小野寺坐回座位,说:"不管工作能力有多强,破坏公司规矩都不能被原谅,是吧?"

这次他不是在自言自语,而是像在征求稔的意见。但稔没有作出像样的回应,而是模棱两可地点点头,附和着说:"啊。"

"在坂冈回来之前,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小野寺抱着胳膊,向稔探着身子问。

"啊,是呀,要说有,我是有些想说的。"

"是什么呀?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听说在调动的时候,也就是人事调动时,是要征求本人意愿的。"

小野寺的表情变得难看起来。"干什么?你刚才不是说有什么话尽管说吗?"稔想。

"怎么?你不愿意吗?不愿意在我手下工作吗?"

的确是不愿意,但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更重要的

理由。

“涩谷这个地方的业务是公司业务中最重要的部分。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对公司来说是不是有失妥当?”

“这么说，你是感觉责任重大?”

“啊，有点儿。”

“明白，我明白，”小野寺像自言自语一样，反复说，“明白，我十分理解你的心情。”

“理解？……你理解了什么呀!”稔想。

“十年前作为公司的希望之星进入我们公司，可惜没碰上一个好的领导。被埋没了的你，心情一直郁郁不欢。”

“我才没有郁郁不欢呢!”稔在心里默默说。

“我也有相同的经历，所以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峰崎，千万不要闹小情绪，也不要畏缩，如果这样的话，自己先把自己打垮了。”

“啊!”

“所以从这一点儿看来，此次调动对你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抓住这个机遇，还是扼杀这个机遇，都在于你自己了。作为上司的我，希望你能把握好这次机会。还有，峰崎……”小野寺面对面望着稔，由于身体魁梧，眼睛也很大，当这双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人的时候，样子真的特别吓人，“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

“千万别相信我!”稔真想这样大叫着逃开。

但小野寺一直没把视线移开，真让人为难呀！正在这时，越过小野寺的肩头，稔看到了一个熟人。八点半女郎出现在旁边小楼的同一楼层的窗口。与早上完全不同，她穿着长袖白衬衫和深蓝色的短裙，十分普通的白领小姐的打扮，她好像也看到了稔，做了一个击球的动作。

"怎么啦？"

为了让小野寺不要回头，稔想也没想，就回答说："我会努力的！"

"什么？"

八点半女郎做着椎名教她的铃木一郎选手最拿手的挥棒姿势。

"我会努力的，所以请多多关照。"

"终于有干劲了吗？"小野寺用力地拍着稔的肩膀。真痛死人了！"我对你可是充满期待的，你呀，只要想干，就一定能干成，国立大学毕业的，肯定不会是傻瓜。"

小野寺的鼻子突然抽吸起来。

"你，刚才在哪儿抽烟了吧！"

"是的，抽了一支。"

"峰崎呀，抽烟可是一种很严重的毛病，它是由尼古丁依赖症等疾患而引起。"

隔离板那头好像有人咳嗽起来，听上去好像是椎名。

"患者，也就是抽烟者，需要积极地进行禁烟治疗。这不是什

么难事，想抽的时候，要想缓解想抽烟的冲动，就在心里在默默数数就行。”

“要数到什么时候？”

“什么？”

“要数到什么才会不想抽？”

并不是想嘲笑挖苦，而是真想知道。

“这个嘛，”小野寺的目光在空中漂浮着，“数到你不想吸为止。”

“就像睡不着的时候数羊那样吗？”

“是的。”

他说的真的有用吗？

“然后，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

“啊。”

“别接近抽烟的人！”

这回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呀！

隔离板那边的咳嗽声越来越厉害了。果然是椎名。

“总之，坂冈不回来的话，详细的事情没法谈。你稍等一下吧！”

“啊。”

“你就不能更加干脆地回答我吗？不是‘啊’，而说‘是’，说‘是！’”

“是！”

“是，就是这样，万里长征始于足下，要从小事做起呀！”

“只说了一句‘是！’就被表扬一番了。我可已经三十二岁了耶。”稔想。

稔忽然感觉自己很悲惨。越过小野寺的肩头望出去，八点半女郎已经没有了人影。

“喂！和坂冈联系上了没有？”

小野寺坐在那里，喊了起来。

“刚联络上。说是傍晚四点过后回公司。”

“峰崎，你四点会在公司吗？”

“啊！大概在。”回话又回到了老样子，但没有挨骂。

“跟坂冈说，让她四点必须回公司。”

“是必须四点回公司吗？”隔离板那头传来确认的声音，接着又有了回音，“坂冈说她也许会五点才能回到公司。”

一脸忍无可忍的表情，小野寺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伸出手去：“把手机给我！”

如果这样，一开始就自己打电话不就行了吗？

“喂？是坂冈吗？是我！”不知是谁的手机，小野寺拿在手里的电话挂着一个蘑菇形的漫画明星，“是，是这样……为了移交工作的事情，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拖得那么晚？什么？突然把你叫去？是有什么麻烦了吗？不是吗？那就好。你确认没关系吗？什么？好吧！我明白了。还有，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在外出留言白板上写上你回公司的时间。是……是这样！”

刚才还那样怒气冲冲，但通电话时的口气却显得异常温和。甚至可以说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

“那就拜托你了。”

小野寺挂断电话后说：“六点碰头。”

“不是说五点吗？”

“她说五点有可能回不来。”

小野寺好像难忍胸中的怒火，正因为此，他说话的语气中充满了火气。稔感觉他好像正迁怒于自己，所以有些悻悻然。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是坂冈顶撞的你，不是吗？”这样想着。“明白了！”稔点了点头，“我手头还有些工作，就先回自己的座位了。”

“还有一件事！这事也与坂冈有些关系。”小野寺咳嗽了一声说：“就由你担任坂冈送别会的干事吧！”

坂冈六点过后还是没回公司。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小野寺大发雷霆，一把抓起自己桌上的电话机，“喂，有谁能告诉我一下坂冈的手机号码？”

手下的一个人看着自己的手机报出了坂冈的手机号码，小野寺马上拨了号。

“喂！是我！什么？是我呀，小野寺！什么？问我是谁？你装什么蒜？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他怒吼着。可不一会儿，他忽然开始道歉起来：“对……对不起，是我打错了！”

"混账东西！你干吗告诉我错误的电话号码。"挂上电话后，小野寺涨红着脸发火。周围人都拼命地忍着不笑出声来。椎名等人一个劲地拧着自己的左手。正在此时，另一张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你好！这里是富万食品。你等一下。小野寺课长，一号线，是坂冈的电话。"

小野寺拿起刚才砸过的电话。

"喂？是我！"刚才打错电话的怒气忽然烟消云散，听起来像是在拼命地克制，"现在可已经是六点十五了！是吗？……太辛苦你了！……这样说，也是没有办法……你等等，我现在就转给他听，"小野望着在旁边部门工作的稔说，"峰崎，是坂冈的电话。"

"你好！"

电话那头没有传来回应。只有十分喧闹翻滚的音乐声。不知道坂冈是在哪儿打的电话？但那里传来的音乐肯定是店铺音乐。

"哎呀！真对不起。是峰崎君吗？"

"啊，是呀！"

"我今天没有时间回公司了，真对不起，你能不能到这里来？"

"让人等了那么久，还要喊我过去？"稔想。

"你让我去哪里？"

"什么？"坂冈反问道，"对不起，我听不清，你能不能大声地再说一遍？这里店铺的音乐实在是太吵了！"

"你——让我——去——哪里呀？"

就算是在楼顶上指导八点半女郎击球都没有用过这么大

声音。

“涩谷的‘运动短裤’。我的老顾客。我在店里呢。你从门口直接进来。来了后，我把这里的老板介绍给你。然后，我们就在这里谈。地址你问一下公司的其他人吧！行吗？”

“啊，也许可以吧。”

总不见得说“不行！”

“什么？我听不到！”

“明白了！”

“快一点儿，半小时之内必须赶到。拜托了！”

坂冈那头还没等这里回答，就挂断了电话。让人等，把人唤过去，居然还要让人快一点儿，真服了她了。

而且还是去涩谷。

稔放下电话。“坂冈，她怎么说？”小野寺问道。

“她说自己现在在涩谷，让我马上过去。”

“真是一个自说自话的女人！”事已至此，你就没有必要这样愤怒了，“涩谷的哪儿？”

“运动短裤。”

“运动……运动短裤？”这回椎名有了反应。“要不要，我带你去？”

第二章

教室里的同学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了。这么说，有些像鬼怪小说或恐怖片吧，但并非如此。

这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

稔毕业的小学位于涩谷的中心地带。本来学生人数就不多。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级，每个班级不满二十五个学生。

再加上因父母的原因转校的孩子很多，特别是那些把家里的土地卖给大公司搬往郊外居住的人很多。稔念六年级时，一个年级就只剩下一个班级了。

于是，在班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女孩儿，只要她知道谁要转学，就会拉着那位同学的手，哭着再三恳求："请别走！留在这里的吧！"

那女孩叫藤堂胡桃，藤堂酒店老板的女儿。

就算是这样做，也只是白费劲，到头来人家还是转校了。于是，胡桃就会一下子翻脸，说："那个人是叛徒！"

“再这样下去，这块地方就会变得杳无人烟了。学校也会没有的。”接着她又大哭起来。

真不知她为什么那么狂热执拗地坚信这一点。这让老师和全班同学都深感困惑。

父母告诉稔要搬去父亲老家时，正好是六年级暑假结束的时候。对父母“年内就得搬家”决定，稔提出了强烈地抗议，说希望在这里读到毕业。

结果，虽然全家在十二月末就从涩谷搬了出来，但稔和母亲两个人在近处租借一间简易公寓生活了三个月，只有父亲先回了老家。进入第三个学期，稔在上学途中亲眼目睹了自己曾居住的家被推倒拆毁，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击。那天放学回家，那里已经被夷为了平地。

第二天，酒店老板的女儿问他：“峰崎君，你的家是怎么了呀？”

“重建新家呢？”稔为自己居然能脱口而出地说谎而感到吃惊。

“那么说，‘新峰崎面包房’将要诞生了？”

“是吗？！”

“太让人高兴了！”胡桃很快地就向同学们散布了有关“新峰崎面包房”的消息。

稔吓呆了。

同班同学毕业后大多数都会升入同一所中学。到那时，大家发现稔不在，就会知道“新峰崎面包房”其实是一个弥天大谎。

“算了吧！到时候反正我也不在了，所以就随它去吧！”稔坚持

说了三个月的谎。

毕业后的第二天，他就去了父亲的老家。这简直就是一次逃亡。以后的近二十年里，涩谷对稔来说就成了鬼门关。

大学和就职的宴会，只要是在涩谷举办，稔都不会参加。

虽然乘电车有时会经过涩谷，或在涩谷换车，但他从未走出车站在涩谷的道路上行走过。

走上社会后的第二年，他交上了女朋友。稔只对她说过这事。

“小学时代的阴影一直留到现在？”

女友笑得前昂后俯。

“走在涩谷街头，万一意外遇到认识的人，一定会被臭骂一顿，所以我很害怕……”

稔很严肃地说。

女友笑得更厉害了。

“这样的小事，其他人肯定都已经不记得了。你真够傻的。”

女友曾经想硬把稔拉去涩谷，结果两人大吵了一场。当然，最后分手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真没想到，今天居然会那样轻易地踏入那个鬼门关。

下了山手线，出了八公口就是蛛网状的多重交叉路口。人流如梭，多得让稔感觉有些吃不消。

久违了差不多二十年的风景，并没有引起稔丝毫的怀旧情绪。也许是经常能在电视或电影中看到的关系吧，也可能风景有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的缘故。

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稔的目光不由得落在了眼前大楼上的巨型电视屏幕上。通常这里会不停地播放的最新音乐、最新电影、即时新闻等其他最新消息。

他注意到右手方是“三千里药品”。建筑虽然已经翻建了，但店铺还在老地方。

“这可是我的强项。”从公司出来前，椎名在纸上很熟悉地画出了涩谷车站到“运动短裤”的路线。这位上司经常会在大家面前露一手他那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特长，“从文化村穿过去，会比走道玄坂更近。”

信号灯变绿了。人流开始涌动起来，想站也站不住。稔向前方的“涩谷西村”的方向快步走去，看到左手的“丸南”，这个店原来还在那儿呢！

经过109百货后，步伐就加快了。已经六点四十分了。

有幢写着蓝底白字“1”的大楼，以前就知道这里是家百货店，没想到是这个名字。

看到东急百货总店了。这里就是文化村了吧！稔从涩谷搬出去时，这里还未建成。

进入元山町后不久，有幢贴着各种电影海报的大楼。稔想，离车站这么远，会有谁专程来这里看电影？

住在涩谷的时候，从未到这里来过。也曾想过没事来这里遛跶遛跶，但都被老师和父母所禁止。

“涩谷真不是养育孩子的地方。”

母亲不止一次这样抱怨过。虽然这样，涩谷要是有什么新店开张，她一定会欢心雀跃地带着稔去光顾。如果文化村早些建成的话，母亲肯定会拖着稔去的。

“欢迎光临！”

看到出迎的女孩，稔不由得想晕倒。

虽然已经从椎名那里有所耳闻，但没想到居然会到这个程度。

这种程度，是指女孩们的大胸脯。

而且每个女孩都穿着好似小了一号的T恤，胸部好像要撑破衣服跳出来一样。应着店名，她们下身穿着紧紧地裹着大腿的运动短裤。

“现在不凑巧正好客满。你一个人的话，从现在起估计要等两三个小时。”

其中一个女孩这样说。别着微型话筒的她微微低下身子，抬起头望着稔。只要视线一低，就好像可以看到她胸部的乳沟。

“有人在里面等我。”

“能告诉我她的名字吗？我们会进行店内广播。”

“啊。那个……店里有没有一个孤身一人的女性？”

不说名字的话，这样讲应该更容易找到。那个女孩和气地微笑着，拿起话筒说：“孤身一人女士，请问店内有没有孤身一人女士？”从收银口到出口的十字脚椅子上坐满了排队等候的人群。稔

进来的时候，就看到店外也排成了长龙。全部都是男人，有普通的公司职员，也有居宅男模样的男人，还有把头发染得花里胡哨的小混混，也有看上去玩围棋或将棋更合适的大爷般年龄的人混杂其中，稔听到他们开玩笑似的说："这是给自己临死前的礼物。"

"明白了。请问客人，等你的人是不是富万食品的坂冈小姐？"

"是的，就是她。"

"请跟我来吧！"

稔跟着她进了店。

从地下一层的入口走进去后，又走下了不少阶梯。最让稔吃惊的是店内比想像中还要宽敞，大约有两百多个餐桌旁坐满了人。

比音乐更大声的是每个餐桌情绪高涨的喧笑声。

"运动短裤"不是元山町的色情商店，而是杂样铁板烧店。

性格曲线暴露无遗的 T 恤和运动短裤是女孩们的制服。这些女孩只不过是普通的店员，绝对不会坐到客人身边，和客人之间的对话也仅限于点菜。但就算这样，男人们还是纷至沓来。

"那儿可是男人梦想的世界。我真想一辈子都呆在那儿！"

以前，在楼顶吸烟时，椎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真是梦想的世界呀。今晚，我总算是做了一场至今都没有做过的美梦。"稔想。

引路的女孩穿过店堂，再次登上了阶梯。稔想问："这是要去哪儿呀？"但店铺音乐震耳欲聋，根本不可能对话。

“就在这里。”阶梯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空间，那里有两扇厚重的大门。但令人意外的是，女孩很轻易地就把门打开了。

向里面望去，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房间里全是粉红色，刺目得让眼睛有些发疼。

“这里是……”

“这里是贵宾室。”

杂样铁板烧还有贵宾室？可真是有一套呀！

贵宾室里有几张桌子，但数量不多。没有人？不！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坐在角落位子上的坂冈。她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穿着和平常一样朴素，像个来此巡查店里有无不当之处的监察员似的，看到稔后，她轻轻抬起右手：“你迟到了十分钟。”

“对不起，”一边道歉，稔一边在心里发着牢骚，“从阿佐谷到这里，三十分钟根本不够。”

从这头到坂冈身边还有一段距离，得走过去。这里和富万食品的接待大厅一样大。不！有可能比富万食品的接待大厅还要大一些。

“不好意思，把你叫过来，”坂冈看来也稍微有一点儿愧疚之意，“并不是我忘了今天要碰头的约定，但只要我说到自己要离开公司，每个老客户都会拼命地挽留一番，结果在各处都拖延了时间，才会变成这样。本来今天要走七家店的，到这里才是第五家。”

坂冈的措辞和口气，听上去总有些像在自夸。

“啊。”

“别光站着，坐下来吧！”

稔在离坂冈两人远的沙发上坐下。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这沙发坐上去极不舒服。

“你想喝点什么吗？”

领他进来的女孩弯下腰问。稔的目光总不知不觉地望向她的乳沟，于是连忙低头避开，这回映入眼帘的又是她的大腿。下回得问问椎名那种不动声色地观察女人的方式。

“啊，是呀！那么就请来一杯乌龙茶吧！”

女孩用微型话筒通知道：“贵宾室，一杯乌龙茶！”然后说了声：“恕我失礼，我要离开了。”便走了出去。

“很喜欢吗？”坂冈轻声地问。

“什么？什么喜欢？”

“大波波。”

稔知道指的不是鸡尾酒，也非南洋水果。

“不！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刚才可是直怔怔地看着哟。”

“很自然地就看到了。”

坂冈点了点头：“这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呀。”

被她指责谎说得不是那么聪明。

“话说回来，这个房间真不能让人踏实，品味太差了。”

“啊。”

“我对老板说普通席位的音乐声实在太吵了，他就把我带到这

里来了。”

“啊。”

“刚才老板还在这里。刚才说去一下事务所,应该马上会回来的。”

“啊。”

“啊!啊!啊!”坂冈学着稔回应的样子:“你怎么只能用这种没有干劲的说话方式回答呀!”

没精神,没干劲,今天尽挨别人批评了。

乌龙茶刚才由另一位女孩送了过来。这次,稔尽量不去看她的胸部和大腿。

“峰崎君是什么时候进公司的?”

“算上今年,已经十年了。”

“十年?!”有这么让人吃惊的吗?“最初没进营业部吗?”

“最早进的是物流部,五年前才调到的营业部。”

“你在营业部已经待了五年了吗?”并非开玩笑,而是很认真的口气。“虽然不是同一课,但是在同一个部门,并且是背对背坐着,不至于你这么吃惊吧?”稔想。没想到,她居然还问,“那么说,你已经过了三十岁了?”

“今年三十二岁。”

“真的看不出,以为你要年轻一些。”

“谢谢你这么说。”

“这可不是赞扬你，男人过了三十岁，要是看上去还是比实际年龄年轻，应该感觉羞耻。”

这话说得可真过分。

“啊。”

“峰崎君为什么会进我们公司？”

变成了单方面地诘问的语气。

“要问为什么，我也回答不出来。”

诸如“在家庭餐厅里打工的时候，与其他人谈到了‘食’的话题时，深感到食品文化的有趣”等等在十年前招聘面试时说的话，稔已经不想再说。相信坂冈肯定也不想听。

“想起来了！”坂冈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说，“峰崎君是大学生吧，是国立大学毕业的吧！”

原来是这事儿，这可是稔现在最不想提及的事情。

“该不会是东京大学吧！”

“是学艺大学。”认罪坦白的时候也许就是这种心情吧。峰崎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回答道。最后居然连自己的专业也一起坦白了出来。

“在国立大学学教育，为什么会到食品批发公司上班？”

十年前，父母也问过稔同样的问题。

坂冈还在逼问着。看样子，不得不说些什么了？

“人生呀，总是多彩多姿的。”

“你在说什么呀？”坂冈流露出目瞪口呆的表情。稔有些后悔，

早知道不说这话就好了，可是说出去的话已经收不回来了。

“如果说开玩笑的话，这话实在肉麻得让人汗毛凛立，要是认真地回答的话，说话的人一定是傻瓜。”

原来这句话怎么说都是不行呀。

没办法，稔只能说了实话。

“我毕业就职那一年，大学毕业就职率只有百分之七十，不，也许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左右，也就是正逢我们通常说的‘就职冰河期’。”同时对于自己在大学里的成绩也实在糟糕得离谱这一点儿，他就省去而没有说出来。“说实话，当时只要是能找到一个工作，哪里都行。也就是说，我失去十年青春，成为时代牺牲品。”

“牺牲品？你说的是自己吗？”坂冈皱起了眉头，“那你的被害者意识是不是太强了一些？喂，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想说自己根本不适合做食品批发的营业工作，你想做更加合适自己的工作？但是由于‘就职冰河期’让你无法如愿？只能凑合着做目前这份工作？你想说，事到如今这一切都是时代的过错，自己就一点儿责任也没有？”

稔想争辩，但又一时想不出反驳的话。

“让你们久等了，真对不起。”

正在此时，贵宾室里走进了一个男人。皮肤被晒得黝黑的他，穿着粉红色的衬衫，粉红色的西装，粉红色的长裤，粉红色的鞋子。他就是“运动短裤”的老板。

坂冈向老板介绍了峰崎。

“请多多关照。”

递过来的名片居然也是粉红色的。

“哎呀！你真的是要辞职吗？小千明呀！”

小千明？

“是因为要结婚吗？”

“是呀，是这样的。我告诉过你吗？”

“新郎是南方家庭的有马部长吧？”

“你知道得可真多。”坂冈的表情有些不太好看了。

“我可是什么都知道。我的信息网可厉害啦。可真是的，整个餐食业界都被震惊了。如果千明和同龄男人结婚的话，我们也就死心了。但是你和有马先生结婚，不是吗？那家伙多大了？”

“今年五十岁了。”

“五十岁，和我只相差十二岁，不是吗？”那个粉红老伯绝对不会是三十八，但说是六十二岁的话，又看上去太年轻了。“哎呀，我可听到全国三千万名千明的粉丝叹息和咬牙切齿的声音呀！”

想起来了。那是坂冈的名字，坂冈千明。

“不想婚后再回来继续工作吗？”

“大概不会了吧！”

“回来吧！婚后工作不好吗？啊，要不这样吧！不回富万食品也行，小千明呀，你自己搞个食品批发公司吧！资金的话，我不要你利息，也不用担保人就借给你。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会出钱

的，怎么样？干不干？”

“这可实在让人为难呀，”坂冈苦笑着说，“不过，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哎呀！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干呢？我可是认真的。你要是有独立成立公司的想法，随时和我联络，一定哟，一定得联系我。”

粉红老伯一边说，一边拧着身子。

难道今后得和这样的人一起合作吗？

稔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是个很有趣的老头，不是吗？”

走出“运动短裤”后，坂冈说。她指的当然是那个粉红老伯。

“啊。”

“但你可得小心些，他会很轻易地砍去你百分之二十的价，所以送给他那里的价格表，从一开始就得把价格报得高一些，不然的话，事后就会很惨，你得注意一些。”

“喔，啊！”

这么重要的事情，可真不希望你在马路上告诉我。

“但付钱，他倒是蛮爽快的。还有，在他面前千万别提到狗。”

“他很讨厌狗吗？”

“正好相反，他自己养了一条狗，溺爱得不行。一说起狗来就没完。你至少得听他说上两个小时的狗经。”

“我绝对不会在他面前提到狗。”

“还有……”

“还有什么?”

“这个送给你!”

这是临出“运动短裤”前,老板送的礼物。印着“HOT PANTS”字样的手提包。乍一看,就像超市的环保购物包一样。里面放着一套店里女服务员穿的T恤和运动短裤。“穿上这个,取悦一下你的有马吧!”送给她时,粉红老伯酸溜溜地说。

“老板也送了我一套。”

“有两套也没关系嘛。”

“你自己不穿吗?”

稔被她超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我又没有让你穿给我看,你可千万别对我发脾气。”稔想。

“那,那个……”稔用安抚她的口气说,“要不,还是接着聊聊接手你工作的事情吧!”

坂冈的表情终于缓和了下来。

“是呀!峰崎君,你的肚子饿了吗?”

经她这样一说,肚子还真是有些饿了。已经过了七点了。

“啊。有点儿饿了。”

“去我经常去的店吧。今天我请客!”

坂冈在涩谷做了近十年的食品批发推销工作。她说要去她常去的店里吃饭,无论是谁都会认为是去一家十分美味的餐厅,但实在是没想到……

“薄皮汉堡的印度烤鸡汉堡套餐。饮料的话，要爽健美茶。峰崎君，你要吃什么？要什么都可以，千万别客气。”

总不该会是麦当劳吧？麦当劳！？

“和你一样就行。”

“那么两份薄皮汉堡的印度烤鸡汉堡套餐。”坂冈微笑地冲着营业员说。“喝的东西也一样吗？”

“啊。”

坂冈让稔端着放有两份印度烤鸡汉堡套餐的托盘，走上二楼。

店里比想像中还要拥挤。坂冈找了两个靠窗的座位，两人并排坐下。座位后面有一群女子高中学生模样的女孩交换着看看手机上拍摄的照片，叽叽喳喳地笑闹着。

“你经常来这里吗？”

稔尽量不让自己说的话听上去像是在嘲笑。

“我觉得你好像是在讽刺我，这该不会是我的错觉吧？”坂冈一边拿起汉堡，一边回答道。还是被她听出来了。

“麦当劳的话，从元山町到这里的途中还有两家呢。”

现在两人就餐的麦当劳是在涩谷的交叉点附近。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吃最安心了。”

“我以前也经常来这里。”

“以前？你指的是什么时候？”

“二十年前的事了。”

"咦?"咬着汉堡,坂冈望着稔。"你这是什么意思?"她的目光好像在这样问。

"一直到小学毕业,我一直居住在涩谷。"

"涩谷的哪里? 富谷? 代代木上原? 该不会是松涛吧?"

稔说出了住址。

"那不是最佳地段吗? 你住的是公寓楼吗?"

"是独立小楼。"

听到这里,坂冈又大吃了一惊:"那么说,峰崎君可是富家少爷呀?"

什么富家少爷呀。

"不是,不是这样的,我只是面包房老板的儿子。"

小小的两层木结构的小楼。一层是只有十坪大小的"峰崎面包房"。由父亲和祖父经营管理着。祖父其实是母亲的父亲,看中了父亲的手艺,便让他入赘当上门女婿。

"我中学的时候,家里搬去了父亲的老家。现在父母依然在那里生活。"

"为什么要搬家?"

"什么为什么? 父母当然是有他们的理由啦。"

"绝对不离开涩谷。"留下这句话的祖父在昭和年间就去世了。父母在祖父去世的一周年前后就把土地卖了,然后搬去了北陆的父亲的老家。

"那么说,你们家卖土地得到了不少钱吧?"

知道坂冈没有恶意，她肯定不知道其中的实情，但就算是这样，稔也有些冒火："没的事！"他只是短短地回答了一句。

"那么说来，你应该对涩谷这块土地很熟悉吧？"

"啊。"回答得很没自信。

坂冈递给稔一张她所负责的客户店铺和公司的一览表。A4大小的四枚纸上写得满满的，不光是公司名，地址、联络电话、负责人姓名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这是坂冈小姐您自己做的吗？"稔这样问后，坂冈回答道："除了我还有谁能做这些？"

"坂冈小姐，你现在到底负责多少家客户呀？"

"大概两百家吧！"很干脆的回答。说实话，这回答真的让稔吓得一哆嗦，"但平时经常联系的大概只有七八十家，在这张表上用双重圆圈画上了。只画了一个圆圈的，一般只要一个月联系一次，问问他们有什么需求就够了，画上三角的只要用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络一下就好了。"

"还有几家画着大叉呢。"

"依我个人的猜想，这些店大概会在半年间里关门大吉，所以有可能会收不到钱，所以和他们做生意要分外小心些。"

"啊，这个能给我吗？"

"那当然，就是因为要给你，所以昨天才连夜赶出来打印好的。最原始的详细数据下回再给你！"

稔看了几遍客户一览表，忍不住喃喃道："这，太不容易了。"

"没有其他人事候选了。"坂冈翘起了嘴巴，"峰崎君，你必须得

接手这项工作。”

“啊，是呀！”

“我说峰崎君，你可得好好干呀。喂！你现在到底在想什么？是想起了‘运动短裤’的女孩们的乳沟，还是想起了她们的大腿？”

“没，我可没有。”

坂冈坐直了身子，用教训人的语气说：“你这个家伙，我不管你是不是那失去十年青春的时代牺牲品，不好好干工作的话，就会让公司和顾客陷入困境，所以拜托你好好努力。”

“啊。”稔回答道，但心里完全没有自信。

“明天早上，九点半在总武线的千驮谷车站的检票处集合。”

“九点半集合的话，就没有时间去公司报到了！”

“到公司报到完全是浪费时间，直接去车站。”

看来，明天早上见不到八点半女郎了。

“喂，你到底听到没有？”

“啊。”

回到国分寺的简易公寓。漆黑的房间里，留言电话的红色指示灯不停地闪动着。不打手机，而往这个家里打电话的，只有一人。

按灭了留言指示灯后，机械女声告之是今天下午六点三十三分来的电话，接着传出了意料之中的母亲的声音。

“无论多晚都没关系，请往家里来个电话，有件事想请你做。”

稔松开领带，打开屋里的电灯，拿机确认了一下时间。已经过了十点，通常母亲八点钟就睡了，但今天如果等不到他的电话，她肯定不会入眠。

电话铃响了不到三下，母亲就接了电话。

“是稔君吗？”

在这头还未报出姓名前，母亲就急切地问道。稔在高中和大学时代曾经强烈地抗议过母亲在自己的名字后加上“君”称呼。踏上社会后才觉得根本没有指望能改变母亲，也就只好放弃了。

“啊，什么事呀？到底有什么请我帮忙的事？”

“我希望你能去一下涩谷，给你爷爷上一下坟。”

涩谷在呼唤我。

稔不由自主地这样想。

第三章

到了千驮谷车站的检票处，坂冈已经在那里了，和往常一样穿得极为朴素。稔一直在怀疑，她是否还穿着求职活动时买的西服套装。

“太晚了，峰崎。”

“对不起。”嘴上虽然道着歉，但心里却在想，不正好是九点半吗？

“你心里是不是在想‘不正好嘛’，是吗？”

“没，没有。”

“到指定地点应该比约定的提前十分钟。最近电车经常晚点，如果是汽车的话，就更要提前出发啦。”

“对不起！”又得道歉。

“这个，是今天要去走访的客户。”放在透明文件夹里的地图复印件，上面有用紫色的荧光笔画着的标记，分别写着①到⑦的数字。“加上昨天没去的客户，一共七家。从千驮谷到涩谷之间共有

三家,然后我们徒步到惠比寿的途中,共有四家。”

“坂冈小姐,你……”

“什么?”

“工作干得可真认真呀!”

原本想说些拍马屁的话,但坂冈却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想要提高工作效率,这些都是必要的事前准备呀。”

“啊。”

“峰崎君,不知道该不该问……”

“什么?”

“你没有伪造学历吧??”不是开玩笑,坂冈是认真的。被人这样问,真的很不好受。

“当然没有啦。”

“教育专业的话,一般应该在哪儿就职?”

“一般情况下,会成为学校的老师。”

“峰崎君没有去当老师,还真是对了。”

“大家都这么说。”

一般这样回答的话,大家都是会笑出声来。但坂冈却用极其同情的目光望着稔,这使稔更加难受起来。

“我们还是先去拜访客户吧!”

坂冈打开了太阳伞。

气温大概已经超过摄氏三十度。直射的阳光还不至于让人受



不了，但空气中的燥热却令人窒息。

坂冈能吃得消吗？

“如果真像椎名说的那样，她已经怀有身孕的话，在这样酷暑的天气里，撑着太阳伞从千驮谷走到涩谷，然后再步行到惠比寿，这样一天不停地走，她身体吃得消吗？”稔这样想。

前往明治大道的路上，坂冈突然停下脚步，很端庄地行了一个礼。“这是在干什么呀？”稔这样想着，发现前方是一家神社。

“你别管我，”抬起头时，坂冈好像带着怒气般地说，“我无法若无其事地走过神社和佛坛。再小的神社和寺庙，我都会像这样行礼的。”

“啊，”真是个奇怪的习惯，“是在祈求什么事吗？”这样问的时候，稔在想，也许她在祈求肚子里的宝宝平安吧。

“只是习惯而已。我小时候是祖母带大的，这个习惯是受了她的影响。有时也会想算了，别这样做了，但已经养成了习惯，不由自主地就会这样做。”

“啊。”

“东京这地方，神社和寺庙出人意料地多。涩谷这里也是一样。”

“是这样吗？”

“是呀，开车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做。”

“一边开车吗？这样做不危险吗？”

“也只是打个招呼而已。但有时万一发现自己忘记行礼了的

话，第二天也一定会回来道个歉。”

这可不是一般的习惯了，简直是根深蒂固的习性了。

来到明治大道后，左拐。

“我们要不要到对马路去？”

“第一家客户可在马路的这一边。”

“但是马路这边阳光直射得太厉害了，你不热吗？”

“这点事儿算什么？根本没关系？”

嘴又翘起来了。真是要命，人家可是关心你呀！

“峰崎君，做营业可是必须要流汗的呀。特别是夏天不流一滴汗，带着一张感觉很凉爽的脸跑到客户那里可不行。要大汗淋漓才能博取客户的同情。”好像以为是我自己要贪图凉爽似的。“汗流满面地走进客户的店铺和公司说，哎呀，今天可真热呀。这样的话，客户们就会想，啤酒也许还要再多备一箱才好，或者想酸味酒不准备多一些可不行。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订单。”

“是这样吗？”

“当然喽！走吧！”

上午走访了三家客户。

一位是在涩谷和世田谷开了五家日本餐厅的老板，一位是拉面店的店主以及一位法国料理店的厨师长兼老板。三个人的个性不同，年龄跨度也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但每个人一听说坂冈要辞职后的反应几乎都是一致的。先是惊得哑口无言，然后就轻轻

笑着否认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或者说:"你就别吹牛吧!"等坂冈再三解释,并告诉他们自己要结婚了后,这三个人的反应稍微有些区别。日本餐厅的老板再三恳求说:"求求你,千万不要辞职,好不好?"拉面店的店主则冲稔大发雷霆,说:"你们富万食品是不是想把我们店搞垮吧?"法国料理店的厨师兼老板则为将要离去的千明小姐唱起了法国民歌尚松,唱完后低声地抽泣起来。

也就是说,大家都乱了阵脚。

虽然不像"运动短裤"的老板那样奇怪,但都是十分有个性的告别。也许坂冈这样的人对涩谷这块地方的人们特别有吸引力吧。一想到将要成为她的后任,稔就感觉到不知所措,心神惶恐。

法国料理店的老板请两人在饭馆里吃完饭后,坂冈和稔沿着明治大道向涩谷车站方向走去。

走在宫下公园前的高架步行桥上时,坂冈突然停下了脚步:"对不起!"好像是从哪里来了电话,坂冈取出手机放在耳边。

"喂? 你好,一直都承蒙您的关照。是,……不! 没关系,你不用介意。……是……是……"

好像是客户来的电话,得花不少时间,但这时也不方便在此地抽烟,因为涩谷道路上也全面禁烟。

"是……是……"坂冈用肩膀和下巴夹住手机,从包里取出了工作手册,可真是利索的家伙呀。稔不得不佩服。"啊! 你稍等一下,现在我就记下来。"

坂冈抬起眼睛望着稔,右手的食指向下在身前来回画圈。她

到底想干什么呀？稔不明其意。“怎么啦?”稔问道。

“你转过去，把背借给我用用。”坂冈轻声地说。这话好像被对方听到了。“不是，我在同身旁的人说话。”坂冈道歉道。

稔照坂冈说的那样转过身去，感觉坂冈好像把工作手册放在他的背上。

“把腰弯下去。”

“把我当作桌子使啦。”稔想。

“是，请讲吧！……西红柿罐头三罐，美味鸡精一升装五瓶，矶荒盐一千克装三袋，干面二十袋。对不起，干面要什么种类的？……啊，是这样……是……是，明白了，我就去办。”

坂冈的声音让人意外地响亮。稔发现有不少路人不断偷偷地侧目向这里看。也用不着站在步行桥上谈工作吧。五点过后，阳光已经不像原先那么强烈，但空气依然燥热异常。

“你等一下。”

在与步行桥差不多同样高度的地方，山手线在驰骋着。铁轨另一边的电力博物馆和从前一样，丝毫没有什么变化。以前曾经和朋友一起骑着自行车来过这里，也曾被父母带着来过，小学时也曾经到这里上过课，但到底那是什么课程呀？是理科呢？还是社会？

“是呀。我现在在外面。……近处有电车驶过……是，是山手线。什么？……啊，是，是这样，谢谢您！您订购的商品什么时候送到您那里好呢？……明天吗？那样的话，我亲自送过去好了，顺

便将接手我工作同事也一起带去拜访您。”

“接手我工作的人？那是在指我吗？但明天可是星期六，休息日呀！”稔想。

“承蒙您照顾我们的生意，还请您今后多多关照了。”

电话结束后，稔刚想直起身子，就听坂冈尖声叫道：“你再等等，我这里还没好呢。”。

真是要命，她好像又开始往哪里挂电话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涩谷唱片塔”，那家店好像很久以前就在那里了。稔想起，以前班上有个同学，在别人狂热地追捧国内艺人和“乌贼天”等乐队的时候（稔对谁都没有透露过，当时他是森高千里的粉丝）就喜欢听西方的音乐，而且喜欢买进口的唱片，那时还是听音乐还是以唱片为主。那个家伙叫什么来着？

对了，好像叫雨君。

是个学习成绩极差，但英语歌曲却从不离口的男孩。

当时自己是被雨君带着去“唱片塔”的。但为什么会去，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不是个大型商店，而是个狭窄的小店，只有公寓楼的一套房间那样的大小。记得雨君在店员面前一点儿也不怕生，反而和店员们很亲热地说着话。在学校里笨头笨脑的家伙，在这里却神气活现，一个接着一个地吐出稔完全听不懂的英语单词，好像没有比这更让这家伙愉悦的事情了。

这个家伙和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我们的世界太不相同了。

稔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喂，我是营业一课的坂冈。现在有一个紧急的订单，能替我准备一下吗？……啊……不是……是我亲自送过去。是……像以前一样放在门卫的房间里就好了……什么？明天大和田小姐在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去事务所吧！……是，怎么样？我口头报给你听怎么样？西红柿罐头三罐，美味鸡精一升装五瓶，矶荒盐一千克装二袋，……”

“是三袋哟。”稔更正道。

“咦？真糟糕。啊！对不起，矶荒盐一千克装应该是三袋，接下来还有……”

接着，坂冈准确无误地报完了订购的商品。

“好了。峰崎君！”

稔终于可以站直身子了。“明天，我也要上班吗？”

“全听到了？”

“全听到了！”

“你就在我背上说话，我能听不到吗？”稔想。

“反正你休息天，也没有什么事可干，不是吗？”

“啊，是呀！”

事实上，母亲让我必须去给祖父扫墓。

峰崎家的墓地在涩谷，离原先居住的地方不远。每年父母在

盂兰盆节和祖父的忌日时都会去参拜。稔自从离开涩谷后，一次也没有去过。因为涩谷是他的鬼门关，父母曾多次约他同去，但他总以生病或私塾的暑期集中补习班为由逃避。考入大学后，即使来到东京居住，他也会用参加演讲活动或者打工忙为理由回绝。等他踏上社会，父母也不再积极邀他一起扫墓了，即使他们来到涩谷扫墓，也不会再与稔联络了。

但昨晚电话中，母亲又重新提及了此事。

前不久，母亲不小心闪了腰，现在连站起来都很困难，所以今年盂兰盆节扫墓的事就只能作罢了。算了，等下次父亲的忌日再去吧。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前天晚上母亲梦见祖父一脸悲伤地站在她的枕边。

“所以说，稔君，希望你能去扫一下墓，这样的话，祖父一定会很高兴的。一定会的。”

如果是在接手主管涩谷业务工作前的话，稔肯定会毅然拒绝母亲的，但这次稔却答应了下来。祖父或许也是看准了这个时机出现的吧！稔这样想。

“明天两点在立川配送中心集合吧！”

“刚才的电话是打给配送中心的吗？不是物流部吗？”

“每次都通过物流部，太花时间了。”

“看来宫本部长又要闯到营业部来了。”

“哈哈哈。”坂冈用干枯的声音笑起来，一点儿也没女人味，“那次，你也在场呀。峰崎君。”

物流部的宫本部长闯进营业部是一年前的事情。他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冲着坂冈大发雷霆。

“就因为你自说自话地发货，使出入货品的数量都对不上了，接二连三地带来不少麻烦。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公司，希望你在工作时能考虑到公司的全局。”

宫本说的话都占在理上。

坂冈当时并没有特别吃惊，只是态度很诚恳地点着头说：“是的，是的。”但在宫本发威的时候，她却又接听了手机，“对不起，宫本部长，是客户的电话，只能接了，我们公司的信条可是顾客至上呀！”

“宫本先生那人，就是喜欢那样。”坂冈评价道。

“喜欢哪样？”

“就是喜欢那样在大家的面前发威。而且是对象总是那个部门或课里最能干的家伙，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威严似的。”

原来是这样。宫本是稔调来营业部以前的直属上司，坂冈的评论确实是一言中的。但这样做就能维持自己的威严吗？在大家眼里，宫本部长不过是一个啰嗦得让人讨厌的老头。

“从配送中心领取的货品，我都会用电子邮件如数通知物流部的，不要紧的。”

“还有……”

“还有什么呀？”坂冈语气听上去有些不耐烦起来。

“你刚才向配送中心口头传达客户的订单内容，这样会出问题的。”

“这是因为……”坂冈想反驳，但表情很快僵硬了下来，沉默不语。也许是想起了刚才把矾荒盐的数量报错，稔替她纠正过来的事情，觉得无可争辩吧。

“我也会给配送中心发一份电子邮件，以作确认的。”她说。

“最好不要忘了给客户也传一份订货的电子邮件或传真，才好。”

坂冈关上了工作手册，直怔怔地瞪着稔。

“怎么啦？”

“真是有些让人意外。”

“什么意思？”

“峰崎君好像比我想像中要能干呀，我还以为你是个笨头笨脑的傻瓜呢！曾经想这种人也能从国立大学毕业吗？”

“啊，是吗？”

笨头笨脑的傻瓜吗？这不仅仅处于被否定的层次，而是被蔑视了。

“还有你说话的语气也太娘娘腔了，让人不舒服。”

这是什么意思？娘娘腔？

“你一直用这种语调说话吗？你这样的说话腔调，女朋友不反感吗？”

“我没有女朋友，所以不晓得。”

“啊？是吗？没有女朋友吗？”

“啊，是的。”

“但昨天，你可拿了两套‘运动短裤’的制服呀！”

“其中一套分明是你硬塞给我的。”稔刚要想这样反驳时，坂冈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是的，我是。……是呀，谢谢。不会超过二十分钟，我们就到你那里了。”

好像是接下来要访问的客户。稔拿出在千驮谷车站拿到的地图复印件确认，标上“④”的店就在惠比寿车站附近。

“啊？是……是这样吗？我明白了。”

坂冈把手机放回包里：“让我们晚三十分钟去。我们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要不要去哪里休息一下？”

“开小差吗？”

“放松一下，放松。去我一直去的地方，好吗？”

“麦当劳？我可不想去那儿。”

“不是，不是。是那儿。”

坂冈指着电力博物馆。

进入电力博物馆后，“你好！”坂冈很熟地向接待小姐打招呼。

“真是好久不见呀！”接待小姐很亲密地微笑着。

“最近，来这附近的机会很少。他是我的同事，喂，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我叫峰崎。”稔犹豫着是不是递名片。

“你和那个男朋友还谈着吗?”坂冈很冒失地问接待小姐,“就是那个……在西班牙斜坡上‘五右卫门’里被我撞上的那个。”

说到西班牙斜坡的“五右卫门”,稔心里升起一股怀念之情。小学五年级还不知道是六年级时的暑假,他和几个同班同学相伴着去过一次以后,就经常去那儿。

“啊,是的,我们还交往呢。”

“这样的话那就真太遗憾了。这个男人,现在正在找女朋友呢!有没有带电女?”

说什么呀?带电女?

“喜欢什么样的女性呀?”

招待小姐不加考虑地问道,没想到坂冈自说自话地马上回答:“大波波的。”

“大……大波波?”

“昨天我说过不是了。”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呢?”

真没想到会在电力博物馆的接待处被问到自己喜欢女性的类型,真是令人尴尬,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可回避。

“只要健康就行了。”稔这样回答。坂冈马上插嘴说:“你难道是娶不到老婆的乡下光棍?算了,不是带电女也行,只要有好女孩儿就介绍给他吧。但今天,这个男人可不是来找女朋友的。现在温浴空着吗?”

“我问问看。”

接待小姐拿起电话，往不知道何处打起了电话。

“那是什么？温浴？”稔问坂冈。

“碳酸锗温浴。”

得到这样的回答，稔就更不明白了。

“这样说吧！有一个水桶一般的容器，里面装满了热水，还不断地往外涌水泡，把手和脚伸进去，然后就会出许多汗，感觉特别舒服。”

总算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她说的温浴就是热水浴的意思呀。

“这里还有这样的东西呀！”

“没有，我来干吗？虽然不是免费的，但是和其他地方相比便宜很多。”

“让你久等了。”接待小姐放下电话，展开笑颜，“热水浴现在正好有空位，你马上就去吗？坂冈小姐。”

“是的，我马上就去。”

“我……那个……”

看着转身就走的坂冈，稔有些发慌。

“怎么啦？”

“我该怎么办呢？从哪里进去呀？”

“温浴只对女性开放。你不能进去。是这样吧？”坂冈向接待小姐确认道。

“是呀，十分抱歉。”

“二十分钟，我就出来了。在这段时间里，你参观一下博物馆吧。这里正上映宠物小精灵皮卡丘的短片呢！”

“是立体三维的动画片。五分钟后就上映，是十五分钟的短片。在时间上也正好合适。”

连接待处的小姐也竭力推荐，而且看上去十分认真。

“看上去，我就这么像是喜欢宠物小精灵皮卡丘的人吗？”稔想。

“不了。那个……”

“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这里有没有可以抽烟的地方？”

“真是对不起，电力博物馆内没有可以抽烟地方。”接待小姐这样说。这个年龄还去看皮卡丘实在太寒碜了。不过听说是立体三维的动画片，稔还是有些心动的。

坂冈乘电梯直接前往三楼的热水浴，稔沿着阶梯而上去每一层的展览区参观，一直爬到了最顶层。

三楼是专为女性开放的热水浴和闻香咖啡厅，四楼是电力化发展进程的展示，从在接待处取到的导游图上看，这里好像还有料理教室。

五楼以上是有着电气知识介绍的儿童游乐区，稔也想混在里面游戏一番，但又很介意孩子们的家长的目光，所以只能作罢。

也许是因为现在正在放暑假的缘故吧，这里到处是孩子。既有打打闹闹到处奔跑被母亲责骂的孩子，也有专心致志地看着展示品认真地记着笔记的孩子。

“我小时候可属于后者呀。”稔苦笑着想。

曾经有一段时间被大家称为“书呆子”。在二十年前这是“落伍”的代名词。但被这样叫，稔却暗地里有些高兴。他为能被大家公认为“爱学习”而暗自高兴。

全部展品也只能是远远地观望了一眼而已，稔最后来到了七楼的休息室。

这里简单地摆放了几台自动饮料贩卖机和几张桌子。让人意外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稔买了罐咖啡，在椅子旁坐了下来。

久久地望着导游图发愣，他注意到导游图上写着电力博物馆创建于 1984 年。以前骑着自行车来这里的时候，原来电力博物店还是刚刚建成不久呀。

接着，又有其他的记忆浮了上来。

这休息室原先好像是一间录像编辑工作室。

祖父是一个喜欢赶潮流的人，以前在涩谷的家里有一台摄像机。记得祖父经常拿着拍摄好的录像带来这里编辑，稔也曾经跟着来过几次。

祖父拍的录像带现在放在哪里呢？问一下母亲，她一定知道。

坐电车去惠比寿。

说这话的是坂冈。稔一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坂冈好像是并不是这么想的。

“如果是以前，我会徒步走过去，但今天这么热，我也不得不弃械投降了。”

“原来你一开始是想步行着去惠比寿的?”稔想。

站在山手线涩谷站的站台上，电车马上就来了。

“对了，那个……”乘上电车，稔想起了自己担任的送别会干事的事。他把这事和坂冈说了。

“谁的送别会?”

“当然是坂冈小姐你的啦。”

“真的吗？真烦人，我已经说过不用了！”

“是吗?”

“前一个星期的营业会议结束后我就说了。怎么？当时峰崎君不在吗?”

营业会议每个星期一早上举行。“我那天直接去调布的客户那里了，没有参加会议。”

“噢，是这样呀。那天会议结束后，我说了辞职的事，就这样，有人提出要举办送别会。你知道，我本来就不太参加什么忘年会和新年会的，就算是参加，也只是露一个小时的面就回家了。”坂冈说。

“的确是这样，但你让我怎么办?”稔想。

“但，这次是你的送别会呀！”

“所以说不用了嘛，”坂冈翘起了嘴巴，“又不能缺席，也不能早退。”

唉，真是这样。

“所以我就在会上说了，大家为了我就不用特地抽出时间办什么送别会了。但那俏皮野寺像个发倔脾气的小孩儿一样，说你不能搞特殊化，怎么说了，我也不想当场和他吵架，所以就这样沉默下来。以后，这事很久没人提起，我以为就此不办了呢，所以松了一口气。峰崎君，你去和小野寺课长说一下吧！”

“说什么？”

“说我不想让公司给我办什么送别会。”

“为什么要去说？”

“你不是干事吗？”

“干事只不过是为举办聚会而做杂事的人呀！如果你想拒绝的话，自己去说吧！”

“我在那天的会议上已经回绝了嘛。”

到底说服哪一方面会更加简单一些呢？稔这样衡量着。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看来想说服两方面都非易事。

真是要命！

到了惠比寿车站下车。站台播放着《第三个男人》的主题歌，为什么偏偏放这首歌？稔感觉有些困惑。

“从这里走，”坂冈招着手，稔赶紧跟上，“你可别成迷路小

孩呀!”

“我才不会迷路呢。”连这样的回嘴的精力都没有,稔真是有些惊惶失措了。

有多少年没来惠比寿了?稔也记不清了。从站台登上楼梯,从检票处右拐,经过两旁有不少店铺的通道后,这次又是长得不得了的下行电动扶梯。

“一楼也有检票处,但我喜欢走这条长长的自动扶梯,所以专门从楼上的检票处出来。”

“啊。”

“峰崎君有没有这种体验?”

“什么体验?”

“虽然只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好像非得要去做才行。如果做了,心里就会有一种小小的满足感。”

“好像没有。”

“你再想想看?”

坂冈仰面望着稔。本来她就比稔矮十几公分,先踏上了下行自动扶梯的关系吧,她显得更加矮小了。

“真的没有!”

突然,坂冈用力掐了一把稔的右臂。

“痛。”

“痛?你在说什么呀?这样淡然的语气,难道你是机器人吗?啊!……真让人生气。”

“你喜欢生气，我也没有办法。”稔想。

走下了自动扶梯，总算是出了车站。稔跟在坂冈的身后左拐，向前走着。

和山手线平行的是一条很陡的斜坡。坂冈走上了斜坡。

这时稔突然想起了椎名的话。

“在腰部这个部分，裙子的皱褶和以前不一样。这是腹部增大的证据。已经差不多三四个月了。”

“怎么了？”

在斜坡上，坂冈突然停住脚步，瞪着稔。

“什么怎么了？”

“你盯着看了，刚才。”

“什……什么？”

稔想装傻都不可能了。

“你刚才盯着我肚子看了。”

看来真得让椎名教教怎样才能装作若无其事地观察人。

“那是发福。”

“什么？”

“未婚夫经常带我外出吃好吃的东西，一下子胖了五公斤。我可没有怀孕呀！”

原来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要戒烟呢？”

“我男朋友讨厌人吸烟。”

“那我就放心了。”稔脱口而出。

“放心？放心什么？”

“不……那个，我在想你怀有身孕，在这样的骄阳炎日下走这么远的路，要不要紧呀？”

“难道……峰崎君，”坂冈瞪大了眼睛，“你该不是在为我担心吧？”

“啊，有些。”

“真让人意外呀！”

“意外什么？”

“我没想到像峰崎君这样的人，还会为别人着想。”

“啊。是吗？”

“这样的话，如果再努力一把，就会有女人喜欢你了。”

“噢？真的会像你说的那样吗？”稔想。

在惠比寿的客户，没有遇到有人像上午那样恳求、发怒和大唱尚松。但每个客户都为坂冈即将离职而感到万分的遗憾。这样的遗憾都是发自真心的，这一点稔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而且和坂冈一起拜访客户，稔才了解她的工作是如何得优秀出色，顾客对她的信赖之深是如何得非比寻常。

在驹泽大道旁边的个人经营的咖啡店里，菜单上有半数以上的菜肴都是来自坂冈提出的建议，就连将要推出的秋季新品菜肴也来征求她的意见。“这样的话，会不会更好？”坂冈也说了自己对

此的诸多想法。

这也可算是富万食品的工作范畴吧。推出新菜肴的话，就会按照新菜肴订购相应的食材。

但在另一家店居然询问坂冈做广告宣传单的问题：怎么做才好？到哪儿做才好？还有一家店想把店里碗碟器皿都换成新的，问她现在外面流行什么式样？他们都把向坂冈咨询业务之外的问题，看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对于这些，坂冈从来不说“我不知道”之类的话，只是“嗯，嗯，嗯”地点着头，给予客户适当的建议。就算是当场回答不了，也会说：“我下个星期给你答复吧！”

“今天到这里算是结束了。”

从最后一家店出来，坂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伸了一下懒腰。

“比想像中要早结束呀！”现在正好七点不到，“峰崎君，你还回公司吗？”

“啊。我正是这样打算的。”

“真不好意思，我可要直接回家了，你替我向小野寺课长打声招呼吧。”

“啊！”

“我在附近买一些东西。明天下午两点，在立川配送中心见。迟到当然不行，刚巧准时也不能被允许。就这样吧！拜拜！”

站在惠比寿车站的站台上，稳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接手坂冈那家伙的工作，对我来说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呀。我必须设法逃出这个进公司十年以来最大的困境。对现在我来说，从各方面看涩谷都是一个‘鬼门关’。”

“‘我确实是无法胜任总管涩谷业务的工作。’我就这样回绝这份工作吧！在这之前，应该再找一个人商量商量，但有谁可以商量呢？”

这么想着，眼前浮现了“嘿嘿嘿”坏笑着的椎名课长的脸。

稔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我怎么会对小野寺课长脱口说出‘我会尽量努力的，请多多关照’这样的话呢？”稔懊恼地想道。

理由是明摆着的。

稔拿出手机，打开手机里的数据文件包，然后选择了影音文件，保存的影音文件只有一个——八点半女郎挥棍练习的录像。

正是因为她。

当时，如果没有越过小野寺的肩膀看到她，自己肯定不会说出“我会尽量努力的”这样的话的。

稔开始启动影音文件。

录像中她用右手碰了碰帽檐，摆出挥棒的姿势，但她两腿内侧分开得不够大，球棍也握得很不稳，这样挥棒的话，身体就会摇摆不稳，说不定会向后跌倒。

就这样结束了，只有短短十五秒。

电车还没来，稔再次启动了录像，从头再看了一遍。

稔在便利店买了饭团和三明治回到公司。

"哎呀！辛苦了，真是辛苦了！"一进公司，还未走到座位上，小野寺就站在他跟前，挡住了他的去路："今天一整天，都是和坂冈在一起吗？"

"啊，是的。"

"交接工作进得还算顺利吧？"

是不是顺利，真的还很难说。其实这么着急地赶回来，就是为了想拒绝接手坂冈的工作。"和椎名商量大概也没有什么用，就直截了当地和小野寺说了吧！"刚才，他下过这样的决心。

但是……

在从山手线换乘总武线后的拥挤的车厢里，他反复地观看了八点半女郎的挥棒录像。看着看着，稔的想法就产生了变化。

虽说想法发生了变化，但接手坂冈的工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基本想法没有变。变的是，是什么都不做就放弃呢？还是试着努力做做看？

"是吗？你真是不负众望呀！"

了解了稔最后的想法，小野寺开心地拍着稔的双肩，重重地。"跟你说了，这样很痛。"稔在心里说。

"我相信你绝对能行。对了，坂冈呢？"

"她说她直接回家了。"

"什么？"小野寺皱起了眉头。"是吗？是这样吗？这样的话，

为什么不给我打一个电话呢？估计，她肯定又是把存有顾客情报的手提电脑带回家去了。”

小野寺嘴里唠叨个不停，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椎名不在。估计不是到屋顶去了，就是去了厕所。

椎名经常跑去厕所，挑里面空间最大的单间，关上门在里面睡觉。事实上，有一次稔上厕所时，听到他如雷般的鼾声。

稔坐到座位上，打开电脑。把饭团外面的塑料包装纸撕掉，裹上了海苔，突然感觉后面有人。回头一看，有两位做杂务工作的女孩儿站在身后。两人都穿着苔绿色、颜色旧旧的制服。“为什么我们公司就不能进一些稍微漂亮一点儿的女孩呢。”稔当真这样想。这些女孩儿也许也会想：“为什么我们公司就不能录用一些像样的男人呢？”

两人都应该是去年或前年进公司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对了，山口和竹田。

“找我有事吗？”

“峰崎君，你这次担任坂冈小姐的送别会的干事吧？”

戴着眼镜、长得像图书管理员的女孩叫山口。

“嗯，是这样，怎么啦？”

“我们俩也想参加送别会。能带上我们吗？”

身材魁梧的这一位叫竹田。

“可以呀。”稔向小野寺望去。看到小野寺正在打电话，“时间和场所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但坂冈小姐这个月就要走了呀，这么笃定，能行吗？”

“马……马上就要定下来了。”对稔的回答，两个女孩儿看上去好像极不满意。真是要命。

“你们俩是坂冈的好朋友吗？”

“当然不是，”竹田身材高大魁梧，但舌头好像是短了一截似的，说话娇生娇气的，“我们是坂冈的粉丝。”

“粉丝？”

“我们并没有和坂冈小姐说过很多话，”山口用电视台的时事评论员般的语气说，“作为我们公司的前辈，作为一个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敬她。”

“是吗？”

“你也知道，我们公司明显地男尊女卑。”

竹田毫无顾忌地说。

这声音也太大了！“你们看，小野寺课长正朝这边看呐。你们也稍略注意一下影响吧！”稔心里说。

“好像并非如此。”稔故意提高声音说。

但竹田马上接过话头说：“公司里提拔的尽是男人，虽然他们在工作上毫无建树。”

她是故意提高了声音说的，还是本来就嗓门大呀？

“我认为，在这样的公司里，坂冈小姐是在为了提高我们女性的地位而努力着。”山田很认真地说。

果真如此吗？尽管她的确工作很努力，但说是为了提高女性

的地位，未免太牵强了。不过稔并不愿意反驳。

“时间和地点定下来后，我会在公司内部用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大家的。”

“一定得通知我们呀！”

“那就拜托了。”

山口和竹田很有礼貌地向稔行了礼，很快走开了。这时，椎名正好出现，看到与他擦肩而过的这两位女同事，“嗨！”地向两人打了声招呼，但两人好像根本没有看到他一样。

工作上没有建树，但得到了公司提拔的代表人物。她们就是这样看待椎名的。

第四章

稔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十分钟到达了立川配送中心。

进入事务所后，坂冈已经在那里了，正和一个临时工模样的中年妇女说着话。

“婚礼什么时候举行？”

“十一月。”

“在哪里举办呀？”

“涩谷的一家宾馆。”

坂冈向稔这儿望来。中年妇女背对着入口，所以没有注意到有人来，继续提问着。

“会穿上婚纱吗？”

“这么大年纪了，穿婚纱太让人难为情了。”

“你在说什么呀，”中年妇女一掌打在坂冈的膝盖上，“千明小姐才三十几岁，不是吗？多年轻呀。这样真好。以前，我一直以为你一心工作，对结婚和男人都不感兴趣呢。我真的好担心呀，真

的。"突然说话声戛然而止。稔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仔细一看，中年妇女的双肩颤抖起来："真的太好了！"

坂冈好像早就有准备似的，递给她一块手帕。

"谢谢你。真是不好意思呀！说这么喜庆的话题，居然还哭了起来。"

"没关系的，真的，我很感谢你。"

"一定要幸福地生活呀，"中年妇女擦着眼泪说，"像你这样的人，应该最有权利得到幸福。"

他们把从事务所取出的货品装好，刚坐入轻型小卡车，刚才那个中年妇女就追了出来。

"啊！你稍等一下。"

坂冈对坐在驾驶座上的稔说，然后摇下了车窗。

"这个！请收下！"中年女人递过来一个礼包。"刚才尽顾着流眼泪了，竟把这个给忘了。"

"别这样，请你不要这样客气！"

"不，"中年妇女摇着头，"真的没有多少钱。不过是略表一点儿心意而已。你就收下吧！"

"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轻型卡车启动后，后视镜里映着不停挥着手的中年妇女。

"你走到哪儿都那么有人气呀！"不是嘲讽，稔是真的很吃惊。

"你很羡慕吧？"

窗还没关上，坂冈的长发被吹得很乱。

"啊，有些。"

"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在羡慕我。"

"我真是很羡慕，我就绝对是做不到这样的。"

"其实说难也不难，谁都会有想向别人倾诉的时候，这时就沉默地当个听众就好。"

原来是这样！

"大和田小姐，她……"

"什么，你说的是谁？"

"就是刚才你看到的那个事务所的中年女同事呀。"

"噢。"

"她和我住在家乡的母亲同龄。"

坂冈用十分感伤的语气说。

"啊。"

"峰崎君，"坂冈叹了一口气，说，"你难道就不能用更有感情的语气回话吗？自动饮料售货机都比你亲切些。"

"昨天还说我是机器，现在又被降了一级，变成了自动饮料售货机啦。"稔想。

"对不起。"

以前相处的女朋友也曾这样说过。她说，你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和你在一起待久了会感觉很寂寞的。

"你这样的性格，居然还能做这多年的营业工作。"

“啊。是呀，凑合着干呗。”

回答这话时，坂冈突然伸过手来，一下子紧紧地抓住了稔的左手手腕。车正要向左拐，稔也正向左转着方向盘，被她这么一抓，轻型小卡车差一点撞上对面马路上停着等信号灯变绿的车辆。稔只得用右手好不容易才调转了方向盘，轻型小卡车顿时左右摇晃了起来，前后车辆都齐声鸣响了喇叭。“找死吗？真混蛋。”有这样的怒骂传了过来。

“你，你在干什么?！这实在太危险了。”

稔的声音激动起来。放开稔的手，坂冈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

“你不是也能表达自己的感情吗？”

“现在不是能不能表达问题！”

“你在干什么??!!”坂冈学着稔的样子，咧着嘴哈哈大笑起来，“鼻孔都张得那么大，真的好滑稽。”

“你这样胡闹，搞不好我们都会死掉的。”

“那可不行，在结婚前，被人误认为和峰崎君一起殉情，我可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稔心里说。

从立川到涩谷大约花了两个小时。

小货车停在了宫下公园的地下停车场后，稔把货物都装上了小推车。客户的饭店在涩谷车站的东口附近，从这里运货过去，只能用小推车。推车这个活，当然成了稔的任务。

“你可得推得汗流浃背呀，”坂冈开玩笑地说，“这样，客户才会喜欢你。”

现在正值夏天最热的时节，不消她说，稔已经汗流如注了。坂冈撑着太阳伞在前面走着。

“咯噔，咯噔，咯噔。”小推车发出很大的声响。“怎么啦？这个声音为何会让我感觉如此熟悉亲切，好像在很早很早以前，住涩谷的少年时代，这声音就一直萦绕在耳边。”稔想“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在宫益坂下的十字路口等待绿灯时，银座线的电车从高架铁道上飞驶而过。地铁车站居然高踞在建筑物的三层。在以前，这可是能与麦比乌斯带相媲美的神奇景象。朋友们都说，涩谷车站周围一带是一个洼地，但对稔来说这个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次当他看到从建筑物中出现一辆电车时，都会联想起从秘密基地飞出的一颗火箭，心里就会充满了一种神奇的兴奋感。

“当然，现在再看到这些时，已经没有儿时那种兴奋了，但是总有一种别样的感情充溢在心中。这就是所谓的乡愁吧！”稔这样想。

“已经变绿灯了。”听到坂冈这样说。

“对……对不起！”

走到银座线铁路下面，可以看到涩谷车站和东急文化会馆之间的高架通道。

“怎么？还在那儿？”稔情不自禁地喃喃道。

“什么？什么还在那儿？”坂冈问。

“文化会馆已经被拆除了，但那通道还在。”

“那是因为那条通道一直连到文化会馆的后面，所以不能拆除呀！”

“后面？”

“文化会馆的后面。现在应该称文化会馆的遗址的后面了吧。从这条通道一直可以走到文化会馆的后街。”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指的是书店那一块儿吧？”稔想，大概那个书店现在还在那里吧，所以顺口说了出来。

“现在我们要去的西餐厅也在那一块儿。”

“是西餐厅吗？该不会是那家名为K2的餐厅吧？”

“是呀。你猜得真准！”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过那里。”

“啊！是呀，我想起来了。峰崎君是在涩谷长大的呀！”

真的没有了。

围着那圈白色围栏的文化会馆的遗址映入眼帘。稔一瞬间感到有些愤慨。其实，文化会馆被拆除的事情，稔早就知道了，他忘记到底是在报纸，还是在网页上读到这条新闻的。但那时一点儿也不感觉愤慨。早在二十年前念小学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脏兮兮的极为陈旧的建筑物，被拆除是理所当然的。而且，现在愤慨也没

有什么用。

右面是涩谷车站东口的交通环岛，左面是围栏，两人向前走着。

“啊！糟了！”在半路上，坂冈突然停下了脚步，冲着涩谷车站的方向鞠了一躬。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就是那个，以前一直做的，”抬起头来，坂冈一脸不高兴地回答道，“就是那个。”

“哪个呀？”

“我不是说过会对路过的神社和寺庙行礼请安吗？”

“你是说这个呀？但这里哪儿有神社呀？”

“在那儿，”坂冈指着东急百货店楼顶说，“有的，在那个楼顶上有个神社。”

“那里可没有那样的东西！”

在稔的记忆中，那里并没有神社。

“以前为了转换心情，去了那里的屋顶。也是很偶然中看到的。从那以后，每次从涩谷车站前走过，都会行个礼……顺便再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

“在那儿，”坂冈这回手指向右边指去，像塔一般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东急蓝塔饭店。”

“那儿，又怎么啦？”

“在那儿举办婚礼。”

“谁的婚礼在那里举办呀?”

得不到坂冈的回答,稔转头向她望去。

一看可了不得!和送我“运动短裤”制服时一样极可怕的表情。

“怎……怎……又怎么啦?”

“还有谁的,当然是我的啦!”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顺着文化会馆外墙走,左拐。

“峰崎君,”坂冈很快恢复了正常,“你在涩谷长大,一定常去文化会馆楼顶的天文科学馆吧?”

“啊,去过几次。”

并非是自己对天文行星有什么兴趣,主要是这里与电力博物馆一样,也属于学校课程的一个部分,父母也曾带着稔来过。

“我也好想进去看看,很向往那里。但现在是没可能了。”

“天文科学馆在东京都内还有好几个呢。”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想去这里的天文科学馆。”

“噢。”

“倒是经常去文化会馆的电影院。对了!从车站可以看到靠左边有一个咖啡店,在涩谷有这么一个安静的适合独自想心事的咖啡店真好。店员们都上了年纪,但精神十分矍铄,很有风度。”

“你说的是西村水果冰吧吧?”店名一下子就想起来了,但稔一点儿也觉不得那里很安静,也忘了店员们是不是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这主要是因为坂冈去那儿的时候,是文化会馆倒闭的时候,是三四年前的事,与稔被父母领着去那里吃东西的时候相差了十几年。

“西村不是在道玄坂的路口吗?”

“那是总店。”

“是吗?总店,我倒是从来没有去过。”

K2 的店门前挂着“营业准备中”的小牌子。“你在这里等一会儿。”坂冈自己却喊了一声“你好”,便径自走了进去。

不到一分钟,坂冈从门里露出脸来:“你把带来的东西拿进来吧!”

店里一片昏暗。尤其是习惯了刚才室外强烈阳光的眼睛,愈加感觉这里的黑暗。

“很暗吧?我马上就开灯。”里面厨房里好像有人在往外看,响起了几声“叭嗒,叭嗒”的电灯开关声后,屋顶的灯都亮了起来。“食品材料就放在收银柜的下面吧!”

这样说着,那人再次钻进了厨房。那是记忆深处中的声音,低沉抑郁的男中音。

食品材料放在他指定的位子,小推车也折好收拢起来。坂冈已经在近门口的四人桌前坐下,稔也走过去坐在她的旁边。这个

座位正巧是自己小时候经常坐的位置。稔没有理睬坂冈,而是径自地环视起屋内来。山间小屋式的装潢一点儿也没变,餐桌上铺着的粉红和白色格子花纹桌布和透明的厚桌垫,也和以前一模一样。

"和小时候没什么变化吧?"

"啊,这里的卷心菜叶包肉很好吃。"

"那可是以前,最近最好吃的可是蛋皮饭。为了让这里也订购我们公司的产品,我向店里推荐了这个新菜肴。"看上去是很得意的神情,"《东京一周》和《Hanako》杂志上都介绍了这里的蛋皮饭。"

"喔。"

"就只是'喔'呀!我说峰崎君,"坂冈皱起了眉头,"人家好不容易才这样自我表扬一回,你这样的反应可有些太差劲了。"

"果然,你在自我吹嘘呀!"稔心里想。

"同样的感叹词,这时不用'喔',而要是用'啊'、'哇'、'哎呀'之类会不会更好呢?我不是一定求你赞赏我,但你至少也可以稍微感慨惊叹一下吧?"

"'啊'、'哇'、'哎呀'!"

"不理你了!"坂冈扭过脸去,真的不理稔了。

"哎呀,真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西餐厅的店主手里端着一个托盘出现了,"这么热的天气,真是辛苦你们了。"

"你也辛苦了,还特地腾出时间来见我们。"

“我可听说了，千明小姐，”店主将托盘上的两杯冰水放在桌子上，还放了一个玻璃烟缸，“听说你要辞职了?”

让别人抢先说了这些事，坂冈的脸颊飞起一片绯红。

“啊！是呀，你的消息可真灵通呀！你是从哪里听说的?”

“昨天晚上，‘运动短裤’的老板到我这里来了，唉声叹气了好一阵子才回去的。”

接着，坂冈向他介绍了峰崎。

“他，以前可在涩谷居住过。”

“该不会是……”店主看了看稔的名片，“你该不会是峰崎面包屋家的少爷吧?”

“啊！是呀!”一下子就被识破了身份。

“我要失礼了，”店主轻声地说了一声后，从白衣胸前口袋里取出一包 Hope 的烟盒和 Zippo 的打火机，这都是以前一直用到现在的，“对了，千明小姐，你也来一支吧!”

“我戒了。”

“啊?是这样吗?是怀孕了吗?”

“不是，”坂冈和颜悦色地回答道，“我未婚夫不喜欢我抽烟。”

“少爷，你呢?你要不要也来一支?”

“没关系吗?在这里吸烟?”稔指着贴在墙上的“店里禁止吸烟”的纸寻问道。

“那是指营业的时间。”店主苦笑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烟刚叨到嘴边，就听到“咔哒”一声，点上火的 Zippo 打火机凑递了过来。

“不，不好意思呀。”

“听说是回了峰崎面包房的第二代传人的老家？”

“是呀！”

又是“咔哒”一声。给稔点上烟后，店主把 Zippo 打火机的盖子盖上。

“是在那里继续开‘峰崎面包房’吗？”

“不，是的。”稔回答有些含糊。

真让人有些难堪呀。如果可以，稔想回避不谈这个话题。但店主瞪着大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看来不说些什么是不行了。

“没有继续做面包店的生意。”

回答的语气意外地有些莽撞。看到主人尴尬难堪的表情后，稔马上又道歉：“真对不起。”

“少爷家那里也不容易吧？这也可想而知呀！祖父去世后，过了没多久就离开了涩谷吧？”

父母变卖了祖父的土地。“是呀。”

“已经二十年了吧，”店主搔着头皮，“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也是必然的。不过真没想到，时隔二十年的今天，我会和长大了的少爷在这里一起抽烟呀。”

父亲回了老家后，经人介绍在当地的一家食品公司工作。“峰崎面包房”就经营了一代人。祖父做的面包的味道真的很棒，父亲

的手艺远远不及他。

祖父原本打算让稔来继承家业。在他读小学的时候，就曾让他到面包房帮着打下手。

“他祖父烤的面包可是天下极品呀!”店主对坂冈说，“我们店里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卖过他们家的面包。”

“是这样吗?”坂冈微笑着点头，“这可真是不可思议的缘分呀。真是没想到，现在他的孙子居然将来要负责你们店的业务。”

“说到这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虽然只抽了几口烟，烟只烧了一点点儿，店主就把自己手里的烟在烟灰缸里掐灭了，“我们店下个月就打算关门了。”

“啊?”

“什么?”

稔和坂冈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叹。

“一直努力地坚持到现在。说实话，现在客人越来越少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这样，蛋包饭还是很受欢迎的，杂志上刊登我们店介绍的那段时候，有一段时间客人还排起了长队。这全是仰仗千明小姐呀，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主人把脸埋在手掌里。“但我实在是太累了。想把这家店卖了，然后去深山里过隐居的生活。”

出了店，一直到停车场，坂冈一直紧抿着嘴唇，一言不发，连遮阳伞也忘了打，低着头，一路脚步飞快。推着空无一物的小推车，稔紧紧地跟在她后面。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到了宫下公园的地下停车场，坐进了轻型小卡车，坂冈终于开口了。

“真让人失落呀!”

“你说什么?”

“客户倒闭，是我们干这行经常发生的事情，特别涩谷这块地方，店铺像走马灯似的替旧换新，所以这不是什么让人吃惊的新鲜事。只要店主说店开不下去了，我就肯定会说:‘真的吗? 那真是太可惜了。但上个星期进货的食材费，还请不要忘记支付，拜托了。这事和你们店的经营根本是两回事，我们也是做生意，所以请你多多关照了。’就用这种方式解决事情。”

坂冈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即便是这样，依然有人没付款就逃了，我也因此遭受了不少责难，但今天，我却怎么都无法把这话说出口。”

“那个人的话，应该没什么关系的。即使不说，今天的人货款，他也一定会付清的。”

“其实前一次的货款，他还没有付呢，”坂冈又叹了一口气，“本来想今天见了面直接说的，没想到自己居然说不出口。”

坂冈像是自责般地用手打了一下额头。

“真是让人失落呀，从各方面上来说都让人沮丧。我根本没想到他会关店。”

“总共多少钱?”

“你是指什么?”

“前次和这次加在一起，他总共欠了多少钱？”

“共十八万五千八百元日币。”

“要不要我现在去跟他说？”

坂冈抬起头，目不转睛地打量着稔。

“你这是怎么啦？”

“什么怎么啦？”

“好像很有干劲的样子！”

“这与干劲无关，这是工作。不是吗？工作！”

“没关系，我辞职前会把这件事搞定的。”

“但是……”

“真的没关系，快开车吧。”

稔把钥匙插进了车锁孔里，发动了引擎：“真的没关系？你确定？”

“嗯！如果我真搞不定的话，再请你帮忙吧！”

“明白了。”

“但是……”坂冈呵呵呵地笑起来，“从你嘴里蹦出‘工作’这样的字眼，真是没想到呀！”

的确是说出了“工作”这个词，但比工作更重要的是，稔受不了K2西餐厅老板因为十八万五千八百元日币，就被人看成赖账不还的人。

坂冈的笑声依然不停。

“这件事值得你这样笑得东倒西歪的吗?”

“不是,我是想起了其他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

“峰崎君果然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呀。西餐厅的老板都管叫你少爷、少爷。”

“这件事是这样的,那位大叔,见到男孩子都叫少爷,见到女孩子都喊小姐。”

“这样说,在那大叔的眼里,你还是一个小男孩呀!”

虽然不想承认,但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对了,这个,得交给你。”

坂冈从包里取出了一个透明的文件夹,文件夹里有一份地图的复印件。与昨天不一样,粉红色的荧光笔写的数字一直标到13。

有十三家客户呀。

“星期一要去的客户的地图。因为主要集中在代代木周边地区,所以请在七点十分在总武线代代木车站集合。早是早了一点点儿。”

可不是一点点儿,是实在太早了!如果要七点赶到集合地点的话,六点多就得从家里出发了。

“第一家客户约在七点半见面。他只在早上会议前有一些时间。”

“明白了。”

这样的话,星期一也见不到八点半女郎了。

第五章

星期天一早，稔就被电话铃吵醒。透过薄薄的窗帘，稔知道外面天刚蒙蒙亮。他看了看手机，确认了一下时间，才四点半。怎么回事？实在是太早了。

取下话筒，冷不丁地传来母亲的声音。

“稔君，你还没去吧？”

“没去哪儿呀？”

“你装什么糊涂呀，当然说的是扫墓喽。”

“是呀，还没去。”

“果然不出我所料。”

“不是没办法吗？昨天上班了。”

“稔君的公司不是一周休息两天吗？”

“今天，我就去。”

“绝对得去呀！刚才又出现了。”

“什么，你说什么又出现了？”

“你祖父呀!”

又来了。

“他用很幽怨的眼神低头望着我,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

既不恐怖,也没有眷恋,被自己的女儿想成这个样子,祖父怎么能升天成佛呀!

“那就拜托你了。”

母亲自顾自地挂上了电话。

从井之头线的涩谷车站下车的时候,已经都过了下午一点。虽然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但星期天白天的涩谷,人山人海,骈肩累迹,还是让早已熟悉了上班高峰时拥挤的稔有些发晕。

来“鬼门关”涩谷已经是连续四天了。今天是星期天居然也到这里来。这么一来也就豁出去了,一不做,二不休,今天扫墓前干脆先绕到二处“鬼门关”中的“鬼门关”去转一圈。

首先去了以前居住过的地方。从涩谷车站下来,从高速公路的高架下面穿过去,凭着记忆行走着。

涩谷的斜坡很多。大夏天暴晒在强烈的阳光下,爬坡的时候感到很吃力疲倦。很难想像,小学的时候,自己曾经骑着自行车整天在这块地方穿来转去。

而且还迷路了。不!其实是曾经到达了以前家的旧址,但又无法确信就是这块地方。为了进行确认,他又走了一圈,结果竟然走不回去了。

在附近徘徊了很久,终于发现同学家的酒店。酒店在一幢大楼的底层,已经变成了便利店,但店名依然和以前一样,叫"藤堂酒店"。

二十年前,这里是木结构的店铺兼住宅的二层小楼。面街的墙壁上挂着用铜板刻制的招牌。昏暗的店铺整日被阴冷的空气包裹着。以前和父母一起来过这里,自己也曾经一个人来过这里。除了酒类以外,酒店里还经营着味噌酱和酱油,此外还卖一些粗点心。

藤堂胡桃。那个好胜而又爱哭鼻子的家伙,那个圆滚滚的胖女孩儿。

接着,又想起了她曾经说过的话。

"叛徒。"

虽然在火辣辣的阳光下,稔却感到了背上掠过一丝寒意,连忙快步从面目全非的"藤堂酒店"门前走过。

总算是回到了原先家的旧址。稔仰首望着在"峰崎面包房"旧址上建起的公寓大楼,实在感觉心头不爽,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对写着"奠基"字样的石头上踢上一脚再说。

接着要去的是母校。

灰色的围墙围绕着与记忆中没有丝毫改变的学校。这一切映入眼帘的时候,比乡愁更加强烈的是一种兴奋感充满了心头。找到了!他简直有些想大喊出声。

沿着围墙走向正门。依然无法相信，二十年前，自己就是沿着这条路走去学校的。

好像是在五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眼看就要迟到了，他踩着一只装啤酒瓶的合成树脂箱子，从学校的后面翻过围墙进入学校。围墙里面是养兔的小木屋，然后再从小木屋的屋顶跳到校园的地面上。那样做，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那个合成树脂的箱子好像是一直被放在学校和电线杆之间。不是稔专用的，很多同学都用它来翻墙入校。

这样大胆的违纪行为应该没持续多久，后来不知怎么被老师发现了，好像还被很严厉地批评了一顿。但是详细的情形已经记不清了。

现在，围墙里不知道为什么很热闹。

很快就看到了学校的大门。

热闹的原因找到了。学校的操场上有人在踢足球。穿着足球服的孩子们来回奔跑着追赶着足球，操场周围有家长在一旁卖力地助威。

来到了大门口，但校门关着，竖着“外人不得入内”的牌子。

暂且先用手机把校园拍下来吧！原本就这么离去也可以，但凑趣地观望了一会儿孩子们的足球比赛，居然被渐渐吸引住了。

激烈的比赛胜负难分。两方都有进球的可能。虽然不至于为哪一方手心里捏着一把汗，但也是看着津津有味。在哪一方射门失误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啊～”的叹息声。

“喂！我说你！”

突然大门口一个女人手叉着腰站在他的面前。年龄看上去大概和稔差不多。

粉红色的开领短袖衬衫，头上系着一块印花大手帕。人虽不高，但好像经常去体育练习场锻炼那样很结实，属于那种肌肉型的女人。

“你是在叫我吗？”

“是的，我就是叫你，”她露出和蔼可亲，但满眼警惕，“你认识比赛球队中的哪一个孩子吗？”

“不，啊……不认识。”

她好像也不是因为他在一旁热切助威，就确认他和谁认识的样子。稔马上意识到是自己身上的服装出了问题。上身穿着鲤鱼戏水的夏威夷衬衫，下身穿着一条穿得很旧，两只膝盖上破着洞的牛仔裤，手里拿着帆布登山包。这都是自己大学时代最喜欢的东西。虽然自己一个劲地自豪地标榜自己“用东西时很小心，从不暴殄天物”，但以前交往的女友就是因为他什么东西也不舍得扔，而和他一刀两断的。

不管怎样，自己这一身打扮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正经人。

“刚才你用手机照相了吧？”

“那……那是这么回事，我在拍校园。”

虽然说的是大实话，但稔还是因内心不安，回答的时候小心翼翼，为此他觉得很难为情。

"拍校园？为什么要这么拍校园？"

"我，我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

这也是一句大实话，却心虚得好像说了谎。

"那么说，你就住在附近？"

完全是审问犯人的口气，稔用很恭敬的口气回答道，"我现在住在国分寺。"

"你是哪年毕业的？"

"那个……噢……那个八年，不对，应该是八九年吧？"

"我问的不是公历，是年号，是昭和？还是平成？"

"昭……昭和。应该昭和六十三年。"

"你该不会，你该不会是峰崎面包房的……"这么说着，她的表情缓和了下来。

"我是峰崎。峰崎稔。"

"不会吧？真讨厌。你说的是真的吗？"

女人像受惊一样跳了起来。看到这样举动，稔马上就猜到了她是谁。

完了。最不想见到的人，就这样简单地见面了。

但是又无路可逃。

"你猜猜我是谁？"

"藤堂酒店的……"

是胡桃。比以前瘦了许多，所以没认出来。

说不定她现在的体重比小时候还要轻。

“你还记得我呀！真是让人感动。毕业后，稔君就离开了涩谷吧。”

她说了“离开涩谷”这句话。也许是说者无意，听着有心，稔总感觉是遭受了谴责，惊慌得不知所措。

胡桃一定在升入中学的时候，也大骂过我是“叛徒”吧！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样问，真让人有些尴尬，暂且就直说了吧：“去扫墓，正巧路过。”

“墓地是在附近吗？”

稔报出了寺庙的名字。

“原来是这样呀，快！快进来吧！”

胡桃把大门开得足足有一米多宽。

“不了，我就走。”

“急着去扫墓吗？”

“说着急，也不是太着急。”

“所以说嘛，你难道不想到学校里面去看看吗？”

胡桃半强制地把稔拉进了学校。

算了，反正是豁出去了。

“刚才真是对不起，把你当作了坏蛋。”

果然是把我当作了坏蛋呀！算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最近这类拐骗小孩的新闻经常被报道，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稔勉强地露出笑容。

“是呀！你想这里可是涩谷，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这块地方溜来逛去。作为家长，难免会提防这担心那的。”

“你有孩子了呀！”

“是呀，她正在赛场上呢，”胡桃向运动场边奔去，“留～美～，快！快！快！就这样，射门～！！！”

稔跟着胡桃后面跑起来，发现运动场上有一个梳着长长马尾辫，带球进攻的孩子。跑近一看，才发现那孩子是个女孩儿。

“喂，喂，相信自己，”胡桃在操场边助威，稔就站在他身边，“别慌张，别慌张，慌张可是比赛之大忌呀！”

胡桃的另一边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在留美冲破防守的时候，用力地点着头，低声地喊着：“好，不错，真棒！”

留美很快带球冲到了禁区边缘。不仅是胡桃，周围人的助威声高涨了起来，连稔也不知不觉地为留美呐喊起来。

趁着守门员抢球出了禁区之际，留美飞脚起射。

“真不错，真不错，你这家伙干得真不错呀！”

胡桃用胳膊夹住留美的脑袋，握着拳头在女儿的头顶不停地转动。一点儿也看不出她是在表扬孩子，但这也许就是胡桃的爱的表现方式吧！

“喂，留美，真的很棒是吧？他爸！”

“是呀！表现得非常不错，留美。”

那个被称为“她爸”的男人，就是和胡桃站在一起为留美助威

的高个子男人。看到他那温和的笑容，稔马上认出了他是谁。

“痛死了，妈妈！”留美抗议道。

比赛结束了。两个球队加在一起总归也只进了一个球，是留美踢进的。

“妈妈太高兴了，真是太高兴了。”

胡桃的眼睛里闪出了泪光。一点儿也没长进，和以前一样喜欢哭鼻子。

“快放手！妈妈，大家看着呢，多让人难为情呀！”

这样说着，留美像泥鳅一样迅速挣脱了母亲的怀抱，跑进了穿着同样球衣的孩子堆里去了。

胡桃擦着眼角的泪水，咋了咋舌头，然后对稔说：“今年已经七岁了。”

“噢。”

“前不久，还自己冲上来要人抱。现在我不过去，她根本就不会近我的身边。作为父母，真是感觉失落呀！”

是不是这样？独身的稔想。他努力回忆自己以前是不是也曾像留美这样拒绝对父母亲近，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你是稔吧？”

留美的父亲，胡桃的丈夫模样的男人问道。

“你是雨君吧？”

雨宫司，到现在稔还记得他的旧姓。他就是带着稔去逛进口唱片店的雨君。

“稔，他怎么会在这里？”雨君问胡桃。

“说是去扫墓正巧路过。是吧？峰崎君？”

“嗯，啊。”

“扫墓？”

“那……那个，是扫我祖父的墓。”

“是‘峰崎面包房’的老爷爷吗？真的让人怀念呀！”正说着，胡桃的眼里又泛起了泪光。“我真的好喜欢吃‘峰崎面包房’的面包呀。特别是法式纺锤形面包，在买的时候，当场就给涂上奶油花生酱，或者夹上甜豆沙。”

“啊。”

以前曾经被支使着干这活，回想起来，并不是一件让人很愉快的事情。因为有人会抱怨说：“再涂一点儿嘛。刚才那个小孩涂的东西要比我多很多。”说这句话的人倒不是胡桃和雨君，而是比稔高一年级的小团伙里面的有一个特别难缠的家伙。在学校里，只要一遇到这个家伙，稔就会遭他的欺侮。

“妈妈，”留美在孩子堆里，冲着这里喊，“我还能在这里再玩一会儿吗？”

“你去玩吧！但不许吵架。”胡桃回答女儿后，问峰崎：“峰崎君，你有时间吗？好不容易遇上了，就再说会儿话吧？”

“啊，是呀！”

“你不要紧吗？不是说要去扫墓吗？”雨君有些担心地问。

“也不是特别急着赶去，今天去了就行了。”

相信祖父大白天应该不会再显灵吧?

"走吧!"胡桃说着,向教学楼走去。

和外观一样,教学楼里面与以前也没什么两样。进门处摆放着的换鞋柜和踏脚木板,也依然如旧。"快!请进吧!"

胡桃率先踩上踏脚木板,从换鞋柜里取出了拖鞋,两只一对地摆放在地上。绿色的拖鞋上用金字横印着校名。

"鞋子就放在换鞋柜里好了。"

换鞋柜看上去有些小,但放鞋还是绰绰有余的。踩在踏脚木板上,踏脚板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久违的声音!

"我们多久没见面了吧?你从来不参加同学的聚会呀!"

走在前面的胡桃回过头来说话。

"毕业后,我这是第一次来这里。"

"那就是说,已经有二十年了。"

"嗯,应该是这样。"

"母校的最后一天,你也没来吧。峰崎君。"

"母校的最后一天?"

"举行最后的毕业仪式的时候,有许多同学都到场了,大家还一起去喝了酒。"

"最后的毕业仪式?那是怎么回事?"

"咦?峰崎君,你难道一点儿也不知道?"

胡桃和雨君都同时停下了脚步。

“稔，这个学校在去年三月被停办了!”雨君用平静的语气说，“准确地说，这附近的三个学校被停办了。在停办前应该给所有的毕业生都寄了明信片通知的。瞧！那个……”雨君说了一个著名艺人的名字，“他也来了，他可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呀!”

在稔念小学的时候，这个把自己那双忧郁的双眼皮眼睛视如珍宝的男演员，曾出演过走红的电视连续剧。最近，他只在一些两小时电视剧或旅游节目里露面，年龄大概比稔要大二十几岁。

“那人作为现场报道员出场的停校纪录片也在电视里播了，你没看吗?”

“啊，没看。”

“大概因为这个节目是深夜播放的缘故吧。我录了下来，下次借给你。”

“不用！那东西不看也没关系，”胡桃拦住雨君的话头，“那家伙老是一张我们母校的代表人的脸。我特别讨厌他!”

“但胡桃，你不是也向人家要了签名?”

“那不过是社交礼节而已。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我也在旁边看着来着。那家伙听导演一喊‘正式开拍’，马上就流下眼泪来，说什么‘真没想到，这会是母校的最后一次毕业式。’完全是演戏，把人都当作了傻瓜。”

“也正是靠他，学校内景、外景，甚至从空中拍摄的录像才得以保留下来，这不是很好吗?”雨君苦笑着说。

“这也倒是……啊！就是这儿。”

胡桃一边打着招呼"大家辛苦啦"一边打开了教室的拉门。

"你也辛苦啦!"教室里也有人回应着。

教室与以前没什么变化,黑板还在,后面的书包架(当时大家是这么称呼的,正式的名称稔也不知道)也都在。

"这里是足球队员家长的休息室,"雨君微笑着说,"比赛结束后,大家就留在这里闲扯聊天,好像已经成了惯例,这也算是一种地区交流吧。"

坐在教室里的家长们的年龄大多在二十岁后期到四十岁左右,也有看上去像祖父母辈的人,分成几堆在那里谈笑风生。其中,还有几个四五岁的孩子,奔跑着发出银铃般的笑声,这是孤身一人的稔很少见到的情景。大概因为学生桌椅太矮太低,大家都前屈着上身坐着。

"我们去窗边坐怎么样?"胡桃说着,抱起了一张桌子。"还是让我来吧!"雨君很自然地接了过去,拿到窗口下放好。他们关系不错的样子,说俗一些,就是恩恩爱爱。不管怎么说,看上去两个相处得不错。

"这张椅子,我用一下行吗?"胡桃向正在聊天的一个人借了几张闲置着的椅子。得到同意后,她把椅子搬了过来。搬好桌椅后,雨君又从讲台上便携式保冷箱里取来了瓶装茶。真是善解人意。稔却是束手束脚的,在一旁发着怔。

三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下。窗外,孩子们在操场上踢着足球。

没有比赛时那样紧张，自始至终，都是欢声鹊起，好像十分开心的样子。

“你一点儿也没改变呀！峰崎君。”

“什么？”

“很酷的样子。那时还没‘酷’这种说法，但和阴郁还不太一样。啊！对了，应该说是很冷峻。”

不管被说“酷”，还是被说“冷峻”，都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我不记得有人这么说过我。”

稔用不开心的语气回答道。

“那是女同学之间谈论的话，”胡桃像小女孩一样“呵呵呵”地笑起来，“峰崎，你当时在女同学中可是很受欢迎呀。”

“什么？”

“有那些女孩对你这种冷峻的感觉很着迷。”

“真的吗，”雨君递了一瓶茶给稔，望着妻子说，“那我呢？我那当时怎么样？”

“雨君的话……啊！雨君嘛……还行吧！那时一幅少年老成的模样，很另类的感觉。六年级就开始弹低音吉他了吧。”

“是小学五年开始的。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已经加入我哥哥组织的乐队了。”

“噢？是吗？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稔说，雨君那时一直逛进口唱片店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呀！

“我当时也不知道，说实在的，当时他根本不在我的眼睛里。”

“不在我的眼睛里。”这句话已经很久没听到了。

“你的意思说，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引起女同学们的注意吗？”

“这也不是挺好的？现在你有这么漂亮的妻子，这么可爱的孩子。”

“孩子的确是可爱，但是妻子是否漂不漂亮，就不好说了……”话只说了一半，就听雨君大喊了一声，“痛死了！”理由不说也明白，胡桃狠狠地掐了一下雨君的手指。

“你再说一遍？”

“漂亮！我老婆也非常漂亮。我实在是太幸福了！”

在独身一人的稔来看，雨君的确是十分幸福。

“既然他从来不在你的眼睛里，你们怎么会走在一起的呢？”

一般情况下，稔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坂冈和南方家族的大叔是怎么会恋爱的，他就一点儿也没兴趣。但在小学时彼此没有感觉，二十年后却结为夫妻，建立了家庭，倒实在让稔感觉好奇。

“现在我依然是看不上他。说实话，他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真是太过分了，”雨君嘀咕道，“是你先提出让我和你交朋友的，不是吗？”

“但在这之前，可是雨君突然在路边拦住我，邀请我一起去吃饭的，不是吗？”

“什么拦住你呀！不过是偶然遇上，就顺口说想请你吃饭罢

了。我也没想到,你会答应呀。"

"那你为什么带我去那么高级的饭店吃饭?"

"那是因为你说想去那个店的。"

这时,稔发现周围人开始不停地偷偷地偷看着这对正忙着口角的夫妇。真是要命。

"那……那事儿,不是都已经过去很久嘛。"稔说。

"不行,得说清楚!"

"就是,得说清楚!"

在这个问题上,两人倒是达成了空前的统一。你们这两位同学呀。

周围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两人终于发现自己成了众目关注的中心,一下子绯红了脸。

"归根结底,我们俩……"忍着笑,胡桃喝了一口瓶装茶说,"我们俩不过是卖剩了的本地产品,勉强凑合在一起罢了。"

本地产品,这样的话,也是很久没听人说起了。

三人久久地眺望着操场上戏闹着的孩子们的身影。

"我真的好害怕。"

胡桃突然这么说,和刚才的开朗的语气判若两人。

"害怕?"

"虽然依然有人住在这里,也有人新搬进来。孩子们的足球队也只能勉强维持。"

“留美所在的足球队是町内会的，”雨君在一旁解释道，“胡桃是发起人之一。今天比赛的对手是广尾小学的足球队。除了组织足球队以外，她还热心操办传统祭典和郊游等各种活动。”

“总觉得不这样活跃地方交流的话，这里的住民就会越来越少。不光是母校会停办，到最后甚至连住宅区都会消失。到时候，涩谷就是人群往来行走的地方而已。想到这些，我害怕得无法自己。”

胡桃的嘴唇颤抖着，眼角处又闪现了泪光，好像真的沉浸在莫名恐惧之中。

二十年前，她也说过同样的话，但现在听上去更加有真实感。

“对不起，我怎么说起了这个话题。这些事已经和峰崎君没有任何关系了。”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稔有些着急起来，“我以后几乎天天都会到涩谷来的呀！”

稔讲起了自己在食品批发公司的工作，从九月份起要担当涩谷一带的业务之事。

“实际上，我前天就走了几家公司，”他有意避开了 K2 的事，“大前天也走访一家客户，是元山町的‘运动短裤’。”

“运动短裤?!”雨君的音量不由自主地提高了，马上又用咳嗽掩饰着，道歉道：“对不起，对不起！”

“你怎么一下变得这样心神不宁?”胡桃睨视着丈夫。

“我可没有心神不宁。稔，你说我有心神不宁吗?”

一目了然，他就是心神不宁了。“啊？没……没有特别的心神不宁……”稔为他开脱道。

胡桃依然用冷眼乜斜着丈夫：“峰崎君，今天要不去我家坐坐？晚上我请你吃饭。”胡桃盛情邀请稔。

突然被邀请，稔感到不知所措。扫墓后，的确没什么事儿，但是就这样闯入一个幸福家庭，多少有些不太合适，稔有些退缩。

“不了，下次有机会再去吧！”

“但是，虽然这么说，下次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机会再见面呢？”

胡桃的口气变得执拗蛮横起来。

“我会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的。”

“明白了！”雨君拿出了手机，按下了稔所报的电话号码。

在一旁的胡桃很唐突地问：“峰崎君，你结婚了吗？”

“没！还没有呐。”

“那女朋友呢？”

“啊……那个嘛……”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想起了八点半女郎。今天是星期天，她现在在干什么呢？

“现在还没有。”

接下来，胡桃连珠炮般地发问。

“一个人住吗？”“啊……是的。”“现在住在哪里？”“国分寺。”“房租多少钱？”“八万三千块日币。”“几个房间？”“二室一厅。”

“峰崎君，要不你索性搬来涩谷住吧！”

“什么？”

“房租要是两位数的话，在这附近的房地产公司好好找的话，应该可以租到同样大小的房间。”

房租两位数，意思就是十几万了吧！现在八万三千元的房租，日子已经过得紧巴巴的了。

“喂，就这么定下来吧！”

胡桃很认真地盯着稔看，稔一下子被她的气势压蔫了。“那个嘛……啊……这个……”支支吾吾起来。

叛徒！小学时代的她现在就出现在眼前。“回来的话，就饶了你！”她是否是这个意思？

“喂，胡桃，”雨君这时伸出了援手，“稔现在也有自己的生活，总不能你一提出这要求，人家就爽快地说：‘好吧，我明白了。’就此答应搬来涩谷居住吧？你说是吧？稔？”

“嗯，是呀！”稔回答道。

“这一点我也明白，但是……”

胡桃噘起了嘴，鼓起了两腮，把目光投向窗外的操场。就在这一瞬间，她“啊”地大喊了一声：“这个孩子也真是的。”

稔也望向操场。雨君和其他家长也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移向操场。

数名孩子纠缠在一起。不用问，他们并不是在踢足球，也不是

在戏闹，而是真的打起架来。其中打得最勇猛的就是留美，她正把一个男孩压在身底下，狠狠地教训着他。

“跟她说好不要吵架的，她就是不听，怎么叮嘱也没用。每回一表扬她，结果就是这样，真是捧不起的刘阿斗。”

胡桃站起来，打开窗，从窗口跳了出去。

“都给我住手！留～～美～～”

在半路上，胡桃脱下拖鞋，举在手中，飞快地冲入打架的孩子中去。

雨君一动不动地望着妻子。

“没关系吗？”

“什么，你是指她这个样子呀，”雨君微笑着问稔，“你不是刚才还说我家那位真的很漂亮吗？”

胡桃用拖鞋打着女儿的头，周围的孩子都吓傻了，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胡桃君以前就是这个样子吗？”

顺口在胡桃的名字后面亲切地加上了“君”的称呼，但雨君好像一点儿也不介意。

“是变成这样，是留美出生之后，也就是说她成为母亲以后。”

教室里的家长们开始了最后的整理工作。

“哎呀！都已经这个时候了，”雨君看着手机说，“这里四点钟清场。四点前全体人员必须要出校门。我们走吧！”

“这人是谁？”

在校门前，留美好奇地抬头望着稔，脸颊上还挂着哭过的泪痕。

“应该礼貌地问，您是哪一位？不是吗？”胡桃抚着女儿的头发说。

“您是哪一位？”

稔说出姓名后，又解释道：“我是你父母的老朋友了。以前，我也在这个学校读过书。”

“噢？我爸爸妈妈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样子？你指的是什么？”

“他们都说小时候并没有什么接触，这是真的吗？”

“是的，这倒是真的。”

接着，留美凝视着稔的脸。

“叔叔，你也在附近住吗？”

“小学的时候搬家了。”

“拿了很多钱吧？”

“你在说什么？”

“搬家时一定是把土地卖了吧？所以赚了很多钱，不是吗？”

“不！不是这样的。”

“你是一个把生养自己的土地都出卖了的叛徒。”

留美的声音尖了起来，直刺稔的胸口。

“留美，不许说这种傻话。”

尽管被母亲斥喝住了，但留美依然嘴不饶人。

“妈妈不是也总这么说，从这个地方离开的人都这样的？”

留美用小孩子特有的恶作剧的眼神，再次抬头望着稔。

到寺庙的时候，已经过了四点半。在林立的墓碑前，稔额头渗出了一层冷汗。到底祖父的坟在哪里呀？回想起来，自己也只来过这里两次，一次是安放遗骨的时候，一次是祖父去世一周年的忌日。

陵园并不大，但一块块地确认墓碑的话，坟墓的数量又显得太多了。想过试着找一找，但感觉太花时间，就放弃了。

真是要命。

知道肯定会挨骂，但稔还是取出了手机，往家中挂了电话。

电话响了十几下，父母都没有接电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把手机塞回牛仔裤的裤兜里，稔杵在那里发呆。“说起来，我虽说是来扫墓的，但什么东西都没带，连鲜花和香火都忘记了。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真是失败呀！”稔想。

“稔。”

好像听到有人在喊自己。

稔情不自禁地升起了一个荒诞的想法，该不会是祖父的幽灵又出现了吧？但并非这么回事。

“喂，我在这儿！”

不是祖父的声音。祖父的声音更加沙哑。这声音却很轻快明朗。

“爸爸!”

父亲的身影被林立的墓碑和祈福木牌蔽挡住了,他好像正在向稔这边跑来。正想着是不是该过去,父亲就已经出现在眼前了。

“喂!”

父亲穿着淡紫色的半袖汗衫和粗棉布短裤,胳膊肘下面夹着一只小包,左手提着印有寺庙名的木桶。平顶短发和神采奕奕的面容,脸色出奇地红润。

“你怎么在这儿?”

“我给祖父上坟来了。”

“你不说我也知道。”

从父亲身上散发着扑鼻的酒味,脸色红润原来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呀。看来大白天的,他心情就很不错呀!

“我妈闪了腰,今年不是说不来扫墓了吗?”

“原本是这么打算的,你妈不是也给你打过电话说过这事?说你祖父在你母亲的枕头边上显灵了。”

“爸,你也看到了?”

“这种事,我压根就不相信。该死的,”父亲往左臂上拍了一巴掌,“这里蚊子可真多,我们去外面说吧!”

“我还没去坟前叩过头。”

“不用了,我不是已经上过坟了吗?”

“那怎么行?我都已经到这里了。”稔想。

“不管如何,我还是去叩一下头吧!”

“那，我在寺庙外等着你！”

稔连忙拦住父亲。

“喂，我说爸你等等！”

“怎么啦？”父亲这样问着，举掌拍在稔的右臂上。父亲张开手给稔看。掌心当中有只被拍烂了的蚊子和一摊鲜血，“在这里待久了，可会很惨的。”

“爸，你告诉我，祖父的墓在哪儿？”

“啊？你在说什么？”

父亲一边埋怨着，一边把稔带到祖父的坟前，然后又问：“过一会儿，要不要和我一起去解解暑？”解暑，也就是去喝酒。接着，父亲转身脚步蹒跚地走了出去。这不会是已经喝醉了吧？以往他可是一个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人。

稔想起亲戚们曾一直指责父亲游手好闲、不学无术。

从高速道路的高架下穿过，向涩谷车站方向走去，终于来到了车站前的一家烤鸡串店，从换气扇中冒出腾腾的油烟。

“就在这里，行吗？”父亲边说着，边拉开了烤鸡串店的木门。“欢迎光临！”从里面传出了铿锵有力的喊声。稔跟在父亲后面走进店里。

在长型柜台前并肩坐下后，父亲立刻点了两杯生啤：“你能喝吧？”

“嗯，能喝些。”

“今天早上很早就闹着说，又显灵了，又显灵了。你妈不是也给你打电话了吗？”

父亲开口说话。稔明白他是接着在墓地时曾说过的话题，毫无启承，未免让人感觉唐突。但稔并不在意，父亲这样的说话方式他早已习惯了。搞得不好，父亲突然会接着三天前讲过的话题来说事。

“那可是大清早四点半呀！”

“就是呀！我已经训过她了。说，稔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生活，总不能听了你那些混话，就立即答应说‘明白了，我马上就去’吧？于是，她哭哭啼啼地把二十年前的事都翻出来说了一遍，说当时要是不卖土地就好了。都已经这样了，说它有什么用呢？真是的。辛苦你了！”

最后那句“辛苦你了”是对着端啤酒上来的店员说的。父亲环视着店里墙壁上贴着的手写菜单，点了几种烤鸡肉串。

“稔，你也点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吧！”

“不用了，先这些吧！”

“你还是那么淡漠的男人呀！但太没欲望了，也不太好吧？”

接着，父亲一口气喝完了杯中的酒，

“我被你母亲唠叨得烦了，就说要不我去跑一趟吧！开着车就直奔这里。”

“你开车来的？！”

“现在正值盂兰盆节。进东京的道路很畅通，差不多六个小时

就到这里了。在元山町的一家商务宾馆要了一间客房，睡了一觉以后才去上坟。准备今天住一个晚上，明天再回去。如果这样，你祖父还要出来闹腾的话，就不管我的事了。”

在烤鸡肉串上来之前，父亲已经干掉了一杯啤酒。“你过得怎么样？”

稔说了自己成为公司里涩谷区的业务担当，以及今天去了老房子旧址和母校的事。

“因工作的关系，我还去了 K2。”

“哼，”父亲嗤之以鼻，“那 K2 的老家伙一直看不起我，说我烤的面包根本没法吃，还说他一吃就知道，只有你祖父烤的面包才是真正的峰崎面包。他们店里有一段时间也曾进货卖过我们家的面包。”

“这事，K2 的店主告诉过我。”

“那些面包全是我做的，但对外都称是你祖父烤的。那个老家伙到最后仍一无所知，还对我说：‘你呀，也该努力做出这样的面包。’一脸顶真的表情，让人忍不住想笑出来。”

“那店好像马上要倒闭了。”

“能经营到现在，已经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了。”父亲恶言以对，“但是说回来，我的手艺的确不如你祖父。我十六岁来到东京，换了不少工作，最后不得已才进了面包房当了面包师，仅此而已。并不是特别渴望做这行才走这条路的。虽然成为了面包房的上门女婿，成为了店铺的继承人，但我实在是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呀。你

祖父对我期望太高了，直到最后都为此痛苦不堪。”

以往的开朗消失了，只剩下一脸疲惫的表情。

“说实话，你祖父骤然去世的时候，我心底某处好像突然松了一口气。还好及时把那块土地妥善地处理掉了。你祖父本来说绝对不能离开这块土地，但那样的话，光土地的税金就够人受的，根本没办法把它留下来。哎呀，说这些话，你祖父不会在我面前显灵吧？”

望着无力惨笑的父亲，稔觉得他是不是对自己的人生很失望？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没办法再去努力改变什么。这样想着，他突然问自己，我呢？我对自己的人生满意了吗？

“去了以前居住过的地方，有什么感觉？”

“你指的是什么感觉呢？”

“有没有感觉留恋，或者感慨万千？”

“这种感觉倒是没有。也许是因为那儿变得太不一样了吧！”

父亲把一杯生啤喝干了，又向店员要了一杯。

“你要不要也再来一杯？”

“啊。”

父亲抽起烟来，稔也抽了一支。

“不能戒烟吗？”

“嗯，戒不了。”

“那么说，你离结婚还早着呢。”

“你这是说的哪儿跟哪儿呀?”

“要是下决定成家的话,男人就会戒烟。”吞云吐雾的父亲说,“曾几何时,这成了这个世界的规律。”

“是呀!”何止是男人,女人也一样。稔想起了坂冈。

稔说要把父亲送回商务宾馆,但父亲说:“不用了,就在途中告别吧!”

“曾经打算和你妈住那个酒店的。”

“是吗?”

“那个酒店开张以后,我和你妈每年来就一直住在这里来着。这酒店太豪华了,对我来说,住着反而有些不自在,但你妈很开心。从客房的窗口俯视涩谷,你妈就会说,这里已经不是我的故乡了。尽管说得是这种丧气的话,但在酒店顶层餐厅里吃饭时,她突然会很温顺乖巧地说,能在这么奢华的酒店,吃到这么美味的晚餐,都是靠你呀。你是不是也觉得反常?明年的话,我们也许会住对面新建的那家规模更大的酒店。”

“你说的是东急蓝塔饭店?”

“你母亲说想住那家饭店。今年本来想住那儿来着,但都客满了。算了,不管怎样,反正你妈今年也来不了了。”

穿过道玄坂,父亲走进了一条小路。“真是不能让人安宁的街道呀!”父亲开心地笑着。刚才疲惫的表情荡然无存,闪亮的目光不仅是因为映着满街灿烂的华灯,而是透露着一种渴望跳跃的兴奋感。

“现在，我可是老师了！”父亲脸上浮现出笑容。“今年四月起，在市民活动中心办起了面包教室。参加老人会活动时，我偶然提到自己曾经经营过面包店，就被怂恿着开了这个教室。很多年轻人都来参加。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向我请教：‘老师，这样做行吗？’我就会手把手地教她。”

父亲说这话时，色迷迷的。

这可不是懊悔自己虚度光阴的男人的表情，而分明是在讴歌自己的人生。

有时会后悔，有时又会讴歌，父亲就是这样不停反复地变换着自己生活中的角色吧。

“到底还是喜欢它呀！”父亲出其不意地说。

“喜欢什么？”

“涩谷。虽然有许多地方都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它依然是让我感觉贴肤的亲切。仿佛又回到二十岁的青春年代。”

走过了文化村大道。

“就到这里吧！”

“啊，你一路小心。”

“你就放心吧。对了，有一件事……”

父亲抓住正要离去的稔的手臂。

“什么？有什么事？”

“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忘了问你。那个……我有一个特别想去的地方。”

“我也是最近才来涩谷的，所以对这一带也不是太熟。”

“如果你知道的话，就告诉我吧，不知道的话，我也可以向路人打听。”

“你到底是想去哪儿呀？”

父亲脸上居然浮现出像二十岁小伙子般的微笑。

“运动短裤！”

真是要命！

和父亲告别后，在顺文化村大道而下的途中，稔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恋文小路消失了。

不！大概是在很久以前就没有了，但稔无法确信。曾经挂着写有“恋文小路从这里走进”牌子的药店已经拆了，在它旁边的餐厅和游戏房也无影无踪。从那头穿过去，走进与道玄坂相对的THE PRIME大厦后门的话，那里本来有一条小道，狭窄得像楼间小道一般。

现在已经没有了，恋文小路的痕迹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

稔在这条小道上曾经有过自己的初吻。说是初吻，不如是说是第一次被强吻。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别的班级里的女孩把他叫到了学校后面养兔的小木屋前，递给他一封信，说这是朋友托她转交给他的。稔正要打开，那女孩很生气地说：你真不懂礼貌，这种信必须拿回家

再读。她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使稔只能遵从。

信上只写了让他第二天某时在109商店大门口等，连落款也没有。

到了点，稔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出了家门。昨天的那个女孩已经在109商店门口等着了。稔的脑子一下子有些混乱，那女孩昨天给他信时分明说是朋友托她递信的，原来写信的人就是她本人呀！女孩一把拉住他的手，让他跟她走，当时他并不认为她会把他带到写信的女孩那里去。他们从“元祖鲸”的餐厅前走过，女孩一把将他拽进了恋文小路。在小路的一隅站住，突然强行地吻住了他的唇。

后来怎么样了？是她先走了呢，还是自己逃走了呢？稔已经完全忘记了。但两人之间好像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稔就连那女孩的名字都忘记了。在接吻后不久，她好像马上就转学离开了涩谷。

唯一留下鲜明记忆的只是，女孩强吻他时，将舌尖伸进了他的嘴里，而且带着一股不顾一切的鲁莽劲。

她到底是从哪里学到这种接吻方法的呢？

第六章

稔觉得自己实在是干劲十足。

以往都是从国分寺车站上车的，今天却特地步行到了武藏小金井车站，从那里坐始发电车，到代代木车站时才六点四十分。就算是工作狂坂冈也不可能提前半个小时到车站吧！

太棒了。稔心中想，在原地向着到来的坂冈摆出一幅胜利姿态也未免不可，但一直站在这里看上去又显得太傻了。稔发现马路对面有一家咖啡店，便走了过去，心里盘算着，就在那里待上十五分钟也行，坐在可以看到车站的临窗位置上，那么就算坂冈到了也没关系。

但咖啡店还没开门。

稔发现离车站稍远处有家麦当劳。

就去那儿吧。

进了麦当劳，稔在柜台边点了咖啡。

真是不可思议，一点儿也不觉得困，也许是因为太兴奋的缘故

吧。想想吧，总算比坂冈早到了一回。“如果看到我比她早到，那个家伙会是一副怎样的表情呀？一定会感觉很窝心吧？就想让你窝心一下！你窝心去吧！坂冈。”

稔心情舒畅地哼起了森高千里的歌曲“GET SMILE”(《摆出笑脸》)，寻找着座位。

正在这时，他在店里发现了一个熟人。

是坂冈。她见到稔很冷漠地打了声招呼：“早上好！”

“你在这儿干什么？”这回窝心的是稔自己了。

“问我在干什么，”坂冈面前的笔记本打开着，“当然是在工作喽。”

“但是，和客户约好的时间不是七点十分吗？提前十分钟也应该是七点呀，现在才六点四十分嘛。”

“不！已经是四十五分了，”坂冈很冷静地回答后，又开始击键工作，“你就在我对面坐吧！”

稔很不情愿地坐了下来。

“坂冈，你这个人……”

“怎么啦？”

“性格真够糟糕的。”

“经常被人这么说。”

“没想过要改正吗？”

“改正了，就不现在的我了。”

一边说话，坂冈一边手脚不停地工作着，“峰崎君，昨天怎么

过的?"

"去了母校。去年那个小学被停办了。"

"峰崎君是在涩谷长大的嘛。该不会是那个学校吧!"坂冈报出了稔母校的名字。

"正是!"

"最后的毕业式在电视里播出了,我看了那个节目。深夜的纪实节目,由一个早就过了气的男演员主持。是吗?那个小学是峰崎君的母校呀?昨天是有同学聚会之类的活动吗?"

"没有,是在上坟去的途中顺便绕过去的。"

"上坟?"

"我们家的祖坟,在涩谷。"

"噢,是这样。"

"在墓地里,偶然地遇到了父亲,一起去喝了酒。"

"是吗,"坂冈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凝望着稔,"好像过得很有意义呀!"

"坂冈昨天都干了些什么?"

"工作!"坂冈轻描淡写地说:"但还有一项工作来不及完成,所以只能现在赶着做。"

"是什么工作呀?"

"那家惠比寿的餐厅不是让我替他们考虑一下新菜单吗?我正在写烹饪法呢。"

"星期天,不用和你丈夫约会吗?怎么说呢?那次你硬塞给我

的那套‘运动短裤’的制服要不要还给你?”

“他还不是我丈夫呢。”

一边说着,坂冈眼睛朝上狠狠地白了一眼稔。“你也用不着拿这么凶恶的眼神看着我吧?”稔心中想。

进入那幢大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前台边的墙壁上镶嵌着的巨型鱼缸,鱼缸里优雅地游着五彩缤纷的热带鱼。

前台后面没有人。七点钟,接待小姐当然还没有上班。坂冈轻车熟路地走过水缸和前台之间的走廊,乘上走廊尽头的电梯。稔急急地跟在她后面。

“坂冈小姐。”

“怎么啦?”

“这里不是南方家族吗?”

“是呀!”

“难道我们接下来要见的人是坂冈小姐的未婚夫?”

“不用说什么‘难道’,我们接下来要见的人就是他。”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能通融一下呢?不用我们大清老早地就跑来洽谈业务吧?”

“就因为是自己人,所以更不能通融和偏袒了。这就是他的长处。”

稔一点儿也没觉得这是什么长处。

“铛!”地一声电梯门打开了。

“呀!真是辛苦你们了。”

有马冲着未婚妻和稔微笑着。

以前在食品博展会上见过几次面，老觉得他长得像谁。今天总算想起来了。

唐老鸭！脸、声音，就连走路的样子都像。但他一点儿也没有架子，是一只十分客气的唐老鸭。

“真不好意思，把你们这么早地就叫过来。”

“啊，是呀，”稔正好想打哈欠，所以一不小心就吐露了真言，马上更正说，“不！没关系的。”

“坐吧，请坐吧！”

那里放着不少圆桌子，分别用隔板分割着。被有马引着坐下后，发现窗外是模仿纽约某摩天楼而建的大厦，而大楼的后面是新宿车站。

“我们见过面，但还没交换过名片吧？”

有马已经把自己的名片拿在手中，稔手忙脚乱地掏名片。在一旁的坂冈轻声地抱怨着：“真是笨死了！名片应该事先准备好，放在立刻就可以取出来的地方才行。”

“对，对不起。”

这倒不是在未婚夫面前逞强，以前在其他客户面前，稔也被坂冈这样训斥了好几次。

“别这么凶嘛，千明，”有马先生说，看上去这场景是越来越好玩了，“你自己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时，不是连名片也忘了带吗？”

"在工作的场合，请不要直呼其名。"

"为什么？现在就算想改口，也改不掉了呀。"

"虽说是这样……"

"这样吧，我对新负责人峰崎君也直呼其名吧！喂，稔君。"

"唉？是！"

坂冈乜斜着稔。"做什么？你就算现在想瞪谁，也不应该瞪着我呀？"稔在心里说。

"总之，"坂冈打开了包，从里面取出了几份资料，"我们先谈公事吧！"

"是，是，明白了，"有马微笑着马上回答道，"那么说，你已经为我们考虑好冬天火锅地策划了？"

"是的，那当然。"

"是吗？昨天晚上我上床睡觉以后，你一直劈里啪啦地摆弄着电脑到很晚。呀，真是让人敬佩呀！"

"家里的事情，请别在工作场合聊。"

"别这么生气，不行吗？喂，稔君，你和她在一起觉得怎么样？千明是不是也动不动地就发脾气？"

"啊。那么说，你们俩已经同居了。"稔顺口提出了很不得体的问题。

"嗯，是呀！喂，千明，你可别用这么可怕的眼神瞪着人家稔君。不过，你生气的表情，真的是魅力十足呀！"

"这才叫情人眼里出西施。"稔心里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稔君，千明最初来我们公司时是这样一番情景。她自己打来电话预约，那时是我接待了她。没想到她一开口劈头盖脸的就是一句：‘今天我是来训斥你们的！’一幅气势汹汹的模样。我被她弄得丈二和尚摸不到头，只能张着嘴怔在那里，接着她又说：‘到现在为止，你们南方家族的经营方针可谓是漏洞百出。’然后，慢吞吞地取出一本写生簿……”

“是写生簿吗？”

“尽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坂冈想止住有马先生的话头，但有马轻声地反驳说：“这可不是什么废话。”有马继续对稔说，“你知道吗？有一个笑星，模仿着其他艺人的特点，然后说‘那样做可不行。’等台词，接着再让别人看自己画的画，你知道那个笑星吗？坂冈完全是那个家伙的‘山寨版’。以‘想去这样的南方家族’为主题，画了‘服务到位无微不至’、‘在包厢里可以求婚’，还有‘单身女性来这儿也十分安全’、‘带孩子来也会笑脸相迎’、‘对太吵闹的客户进行劝告’等主题的漫画，画得十分棒。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千明在高中时曾梦想成为漫画家。”

“最后以‘各地区还有符合地方特色的菜肴’结束，她合上写生簿后，又接二连三地拿出了各种菜肴的照片。千明，你当时提供了多少的新菜肴品种呀？”

“多少呢？我也记不清了。”

“大概光照片就有二十多张，除此这之外还附带了三十种的烹

调方法。她说,如果你愿意从我们富万食品进货的话,就可以做出这么多种新品菜肴。只要你们肯和我们公司合作,今天所提案的新品菜单,我可以无偿提供,免收咨询费,请你多多关照了。真是很吸引人的方案演说呀。那些菜单都是她自己思考,亲手制作,自己摄影的,是吗?千明?"

"是的,是的,是这样。"

"怎么又噘起嘴了?哎呀!你噘着嘴的侧影真是太漂亮了。"

这次,涌上稔心头是一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但是最后你公司连一个新品菜肴方案都没有使用,不是吗?"

"可我们不是进了你们公司的货吗?对于那些新菜谱,我个人觉得很不错,但是被其他部门否定了。总算这是一个开始,是我们公司和富万食品公司合作的开始,也是我和你交往的开始,真是一个很幸福很幸福的喜剧结尾呀!"

有马"嘎嘎嘎"地笑起来,笑的声音也像极了唐老鸭。

"千明的营销,不是那种拼命地游说:'富万食品的东西怎样怎样好?请买一些吧,买一些吧。'而是先给人一种急客户公司所急,忧客户公司所忧的感觉,首先为客户的利益着想,希望客户能有一个全新改革,然后才会说我们公司有这样那样的产品,你试用一下怎么样?稔君,你已经去过'运动短裤'了吧?"

怎么回事?突然又提到了"运动短裤"?好像每个男人都喜欢提到"运动短裤"。

"啊……是呀,上个星期四去过了。"

“那‘运动短裤’以前只是一家一家并不起眼大阪杂样铁板烧店，开在餐厅聚集的杂居小楼里，而且经营的半死不活，千明去了那家店做营销，做了一次‘真想去这样的大阪杂样铁板烧店’的方案演说。‘服务员胸围都是D大号以上，穿着紧绷绷的汗衫和运动短裤’，结果，那里的老板听取了她的意见，使‘运动短裤’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店铺也搬到了现在那个地方。”

“这是真的吗？”

稔这回是真的大吃一惊。

“这个嘛，只能说碰上好运，抓住了机会。老板听信了我的花言巧语而已。”坂冈的眉头越皱越紧，表情也越来越不愉快。“那种陈年粮烂谷子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们还是讲讲今后的事情吧？”

“怎么是陈年粮烂谷子的事？不过是五六年前的事嘛？”

坂冈嗤之以鼻，说出了这样的话：“对于涩谷来说，五六年前就像和石器时代一样是遥远得不能再遥远的过去。”

上午是在代代木车站周围拜访客户。除了南方家族之外，还走访了另一家大型餐饮连锁企业，另外还有三家个人经营的店铺，一共走访了五家客户。第五家客户是咖喱店，这里从万富食品进的是麦谷。为了满足客户特殊的需要，坂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觅到了货源。

“那时真是多亏了坂冈，要是当时没有找到麦谷的话，有可能


HOT
PANTS

这个店也开不了张，真的很感谢坂冈小姐呀，可是你辞职之后干什么呢？”

“做个好妻子。”坂冈红着脸说。

“哎呀，是吗？那也就是说，在工作和爱情之间，你选择了爱情。”

“所有的人都感觉意外。”

咖喱店的老板娘平静地摇了摇头。在飘溢着奇妙香味的店堂里，她的这个动作充满了神秘感：“我一点儿也不感觉意外。我一直相信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坂冈小姐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为了爱而活着的女人。”

中午饭就在咖喱店里吃的，由老板娘请客，那大麦饭真的很香很好吃。

下午在参宫桥车站前又拜访了一个客户后，接着坐了一站小田急线的电车来到代代木八幡，在车站附近走访了有两家客户。然后没乘小田急电车，就一路步行到代代木上原，途中有一家客人，到了那儿，离和客户约定的时间还差三十分钟。

坂冈走进附近的一家麦当劳，继续早上未完成的工作，也就是策划咖啡店的新菜谱。但打开电脑后，她尽抱着胳膊，绞尽脑汁地思考着，没有击打键盘。

“峰崎君，你别事不关己地看着我，下个月开始，这就是你的工作了，给我出出主意吧。”

“但是，我……那个……从来还没考虑过这些事。”

“谁都有第一次，我也不例外。拿到南方家族的菜谱和建议全部都是我临时抱佛脚拼凑出来的。”

“拼凑出来的？”

“就是把公司的食品材料拿回家，用抽签的办法决定食品的组合，适当地蒸一下，煮一下，炒一下。所以南方家族没有启用我的新菜谱，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真的是松了一口气。”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当然是真的，那时，我真的很投入。当时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营销部，但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虽然只要走访一下前任留下的客户，也能得过且过地混下去，但我还是想在工作中做出自己的特色。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拓展新的领域，特别是要让那些有名的公司成为我最大的客户，我给所有的居酒屋连锁店、家庭式连锁餐厅的总公司都打了电话请求见面，只有南方家族愿意给我时间。那是绝对不能错失的良机，为此，我绞尽脑汁想出了那个方案演说。”

“坂冈，你这个人……”

“我怎么啦？”

“真的十分厉害呀！”

“不！做得还很不到位。峰崎君，你表扬人，语气却丝毫没有表达出内心的情感。算了，就这样也比以前进步了不少，我暂且就接受你的表扬吧！对了，有关新菜单，你有什么想法？”

“你这样突然问上来，让我怎么回答？”

“最近有没有吃过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好东西？”

“就在昨天……”

“那是什么？是什么？”

“在 24 小时便利店买的豆粉糕团。”

本以为她听了后会失望，但没想到坂冈居然对这个话题有了兴趣。

“你很喜欢吃豆粉糕团吗？”

“原先并没想要买，但大豆粉糕团正好放在结账柜台旁，我糊里糊涂地买了，带回家吃了。也许是很久没吃的关系吧，觉得特别好吃。”

“大豆粉糕团，大豆粉糕团，大豆粉，大豆粉，糕团，糕团。嗯，好像可以交差了。”

“能完成任务吗？”

坂冈一边打着电脑，一边说：“拼凑一下吧！”

这时，放在桌上的坂冈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喂，你好。啊！……是，是，我知道了。两个小时以后，我再给你电话……明白了。”

应该是来催新菜单的电话吧。稔这样认为。

“我给忘了。”

挂上电话后，坂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到底是什么事？”

“广告宣传单的事。”

被她这么一说，稔想起星期五有一家餐厅曾经说要广告宣传单，问在哪里做比较好。

“说是最好今天就告诉他。这可怎么办呢？”

“可刚才坂冈小姐在电话中可是答应了人家两个小时后给答复的呀！”

“在对方要求的时间内做出解答，我这是在有意给自己施加压力呢。”

“两个小时后，你能做出答复吗？”

“我心里也没谱，但会尽量做到的。”

这么说着，坂冈再次进入了工作状态。

“那个，我……”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曾经给杂志什么做过平面设计，要不我去问问她？但是已经很久都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是否联系得上。”

实际上，比朋友的关系还要更深一些。稔和她曾谈过很长一段时间恋爱。虽然已经多年没联系了，但稔仍保留着她的电话号码。

坂冈停下手头的工作，抬起头，说：“行！这次算我欠你的情。”

“我到店门外去打电话吧。”

“你顺便把包也带上吧，有可能就直接去见客户了。我手头的

工作也快结束了。”

会不会对方设置了来电阻截呢？会不会虽然不至于设置来电阻截，但一看到是自己的电话号码就不接，直接切断电话呢？稔在忐忑不安中，硬着头皮拨通了电话。

“喂？”

哎呀，她居然接电话了。

“很……很久不见。纯。”

过去的昵称脱口而出。对方也没表示出特别的反感，只是冷冷地问了一句：“找我什么事？”

“啊……嗯……啊……”

“你在说什么？”

“不是，那个……我没想到你会接电话。”

“那你为什么还要打电话来？”

是呀，说得也是。

“是这么回事，”稔也事情说了一遍，“你以前不是做过保险公司的广告宣传单吗？”

“那可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是吗？我们分手已经有十年之久了。”稔说。

“这种事情，在谷歌等网上搜一搜，不全都知道了？”

“但顾客那方面要得特别着急。”

嘴上这么说，但稔心里也明白这种借口根本不成立，额头不由

自主地渗出一层汗来。

“算了，还是我告诉你吧。你想做什么样的广告宣传单?”

“什么……什么样的?”

对方重重叹了一口气。

“要做多大的尺寸，怎么样的形式，印刷色彩要几色，共印刷多少份，用于什么用途，预算又是多少？这样，我才能知道你想做什么样的广告宣传单呀!”

“啊……是呀。这个……这个嘛，我也不清楚。”

电话那头又传来重重的叹息声。

“你自己也不知道，让我如何给你介绍制作公司呢？是介绍正规的印刷厂好呢？还是专门的广告单设计公司？在大路旁的名片印刷店也承接这样的业务。”

“全都告诉我吧。”

“全都告诉我吧？有你这么请人帮忙吗?”

“请你告诉我吧，拜托你了!”

稔把手机用头夹在肩膀上，从包里取出了效率手册，那姿势和坂冈星期五接电话时的姿势一模一样，原来即使不是那么灵巧，同样也可以做到。

电话那头，一共报了五个公司以及他们的联系电话。连平面设计都负责的公司是这家，又快又便宜的是那家，还有这家的价钱虽然贵了一点儿，但做出的东西很漂亮等等。每家公司的介绍都各具特色。稔把效率手册放回包里后，说了一声:“这次算我欠你

的情。”

“不用领我的情，也行！”

真是个无情无意的家伙。就这样，挂断电话也可以，但稔还是多事地问了声：“你现在在干什么？”

“在和以前的男朋友打电话。”

“我不是问这个，你还在干设计师这一行吗？”

“曾经自己成立了个公司，轰轰烈烈地大干了一场，但最终还是干不去了，现在又回到了原来的事务所混饭吃。”

当时她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的新闻，稔曾在专业设计杂志上看到过。感觉杂志上的她比记忆中的更加靓丽，更加精干。

电话那头好像有人在喊她的名字。是个男人的声音。

“小宫小姐现在正在和前男友通电话。”一个年轻的女人回答道。

“男……男朋友？”男人的惨叫声好像在离纯很近的地方响起。

“对不起，我得挂了。”

她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

“在你百忙中打扰你，真不好意思。”

“涩谷对你来说还是鬼门关吗？”

“已经不是了。”

“最近在代官山举办我的个人展览会，你能来吗？”

“啊……不……”

“对不起，你还是不用来了。”

电话被挂断后，稔望着手机久久地发呆。已经没有了恋爱时的感觉。两人好离好散地分了手，稔也很快有了别的女人。但和后面那个女人只维持了三个月。

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放不下的感觉了。

稔打开了手机，开始播放八点半女郎的那段录像。

“办得怎么样？”坂冈从麦当劳里走了出来，稔慌忙地将录像关上。“圆满完成任务。”稔回答道。

“那么，我现在告诉你客户的电话号码，你直接打电话过去告诉他。”

坂冈一边走一边报出客户的电话号码。稔用拇指往手机里输入电话号码，然后按了保存键：“坂冈小姐知道这家店想做怎样的广告宣传单吗？你有没有具体地问过他们？”

“具体的？你指的是什么？”

“要做多大的尺寸，以什么形式做，印刷需要几色？总共要印多少份？用于什么用途？大概的预算是多少？”

坂冈的眉毛稍微抽动了一下。

“我没有问得这么详细。”

“针对不同的要求，介绍的公司也不相同。”

大马路对面的交通指示灯正好亮着红灯，坂冈和稔都停下了脚步。

“这些你直接问顾客吧！估计他们也没想得这么清楚。如果

他们没考虑到这么深的话，你就帮他们做做参谋。”

“明白了。”

绿灯亮了。稔边走边按下刚才保存好的电话号码，把手机在耳边。对方的电话铃响了，得把效率手册取出来，一边走，稔一边把手机用肩膀和头部夹住。打开包时，对方接了电话。

“蒙承您的关照，我是富万食品公司的峰崎。……是的，……前几天去拜访过你的，坂冈的后任……是的。”

效率手册，效率手册……好，找到了。正愁手提包怎么拿呢，坂冈伸出了手。“不好意思！”稔不发声地道了谢。

“是的，刚才接到了坂冈的电话……是的，是这样……她对我说了广告宣传单的事情。是……是呀！我想先请教一下，您想做什么样的广告宣传单呢？”

从代代木上原到笹塚，一共走访了三家个人经营的小店，一家洋式居酒屋，一家创作性和式料理店，一家批萨专卖店。离开京王线笹塚车站，经过甲州街道，就走入了一条商店街。

这里有米店、鱼店、酒店、鞋店、洋货店、蔬果店、电器店、寿司店、中华料理店、猪排店、还有手工烤饼店，应有尽有。个人经营小店在狭窄的小路两旁鳞次栉比地一字排开，连锁店很协调地混杂其中，丝毫也没有影响小街的风情。

“涩谷依然还保留着这样的地方呀。”

“什么？保留着什么？”

走在前面的坂冈头也没回地问。

“我说的是像这样的商店街。”

“我们走到现在，不是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商店街，上次去的千驮谷也是这样。”

“说得也是……”

“同样，甲州街道沿途，幡谷那边也是。涩谷像这样的地方有很多，广尾那块儿也是同样。下回，你自己上网确认一下就知道了。商店街的网页多如牛毛。每家小店都在努力地干着呢！”

坂冈终于走进一家蛋糕店。“坂冈小姐，这里是……”

“这里的蛋糕很好吃。”

原来不过是顾客呀。仔细一想，不！不用想也应该知道，今天要走访的十三家客户都已经见过面了。

“今天，我也直接回家了。想买些这里的蛋糕回去吃。峰崎君，你怎么也跟来了？”

“不！我可没有跟着你，”这么说着，稔被玻璃柜台里的各种蛋糕吸引住了，“哪个比较好吃呢？”

“你也想买吗？”

“拿回公司当晚饭吃。”

“你可真是个怪人。”

“我可没坂冈那么怪。”

“我可是正常人。喂，对不起。”坂冈叫过店员，要了香蕉挞，绿森林奶油蛋糕，然后又说：“再来这个！”她又添了一个笹塚番薯蛋

糕。一共装了三块甜点。

“怎么买这么多？是带回家和有马先生一起吃吗？

“他可不喜欢吃甜东西。”

“那么说，这些全部是你一个人吃？”

稔这么说，坂冈又露出了以前那种可怕的表情，狠狠地瞪着稔。“你为什么老是这样瞪着我？”稔想。

“对不起，我也要一个香蕉挞。啊，请你替我另外装起来，钱也分别算。”

“不好！差一点忘了给你。给你这个，”坂冈很快又恢复了常态，从包里取出了夹在文件夹里的地图复印件，“明天要走访客人的线路图。”

稔接过后，试着问：“坂冈小姐，这是你在家里做的吗？”

“嗯！是呀。怎么啦？”

“很累人吧？”

“每天都必须要做的功课，麻烦是麻烦了一些，但不至于到累人的程度。”

“你已经做到多久的了？”

“什么多久的了？只做到刚才给你那份明天的线路图。”

“那么后天的日程，我来做行吗？”

“你来做？”

“是呀，两个星期后，我不是就得独自操作了吗？因此，有些工作还是早一些让我熟悉一下才好。”

这时店员插嘴说:“能先付钱吗?”

付完钱后,坂冈说:“既然你这么说,这工作要不就交给你做吧!”

“真的可以吗?”

“事先,我们得先在一起就这项工作,讨论一下才好。”

“椎名先生,你在做什么?”

回到公司已经过了九点,小野寺已经回家了。稀罕的是椎名居然还留在公司里加班。

“我手下有一个人,调令还没正式下来,就屁颠屁颠地跑到其他课去工作了。我正在为这个家伙擦屁股呢。”

“你说的那个人是我吗?”

“不是你,还会是谁?”

“但一口应允小野寺课长和坂冈的人,不正是你椎名先生本人吗?”

“我是答应了。但我原以为你是个干活不太灵光的笨蛋属下,而且干的活也不多,可没想到一打开你的文件夹一看,你负责的工作还真多。喂,你这个家伙,真干了那么多活吗?是不是一半的顾客是你自己凭空捏造出来的?是不是呀?告诉我是不是呀?”

“我才不会凭空捏造客户名单呢?我工作可忙碌了。”

“哼!真是倒霉!”椎名坐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真烦死人了。今天我去人事部申请要人,说我们部里缺人手,实在是忙不过

来，让他们帮忙调一个人过来。谁知人事部无情地拒绝了我，让我们坚持到明年公司进新人时再说。就算是进了新人，还要从头开始培养，至少一年里他根本无法独自操作。这也就是说，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我们部的这种状态将持续下去。哎呀，真是烦死人了！”

“你现在在做什么？要不要我帮忙？”

“这可不是什么帮忙，这些事本身就是你的工作。”

“真是对不起！”

“算了吧。总之……”椎名手指朝上指了指，“先去抽支烟吧！”

原以为夜晚的屋顶会很黑，但并非这样。

或许是因为街上华灯灿烂，屋顶上亮得可以看清对方的五官。

“到了晚上还这么热。”椎名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

“但比白天可要凉快多了。”

“你这家伙可是一整天都外面跑业务呀。和坂冈女士一起走了不少路吧？”

“星期五从千驮谷走到惠比寿，今天在代代木一带转。”

“很早以前，坂冈女士就说过：‘业务是靠一双脚走出来的。’喂！你装什么酷？学刑警吗？”

椎名自己抽烟的样子，才像电视连续剧中的警探呢。

“啊，对了，这么一说倒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事呀？”

“坂冈小姐压根就没有怀孕。”

“你在说什么？喂，你这小子，不会直接向她本人证实了吧？”

“啊，我直接问她了。”

“你这家伙真变态。”

两个人久久地沉默着，肩并着肩抽着烟。

“怎么样？你感觉自己能干好吗？”

“你指什么？”

“负责涩谷业务的工作。如果不行的话，我替你对人事部说说去，再把你调回来。这也不是什么办不到的事。”

“我想试着做做看。”

“这样太不像你了吧？！”

“你在说什么呀？”

“想试着做做看？！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得用那种差不多就是没干劲的说法，用那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比如‘哈’‘啊’之类的很暧昧的说法。你不这样说，我会抽风的。是不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才使你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绝对不是天气太热的原因。

正在此时，旁边小楼的屋顶上出现了一个晃动的人影。

虽然看不清五官，但椎名和稔都知道是她。

“晚上好！”八点半女郎大声地打招呼，她手里虽然没有拿着棒球棍，但好像拿着什么东西，但因为天太黑，根本看不清楚。

“怎么回事？夜里能见过到你，真是太稀奇了。”椎名问道。也许是突然提高了声音，他被烟雾呛到，声音有些哽咽含糊。

“从公司的窗口看到你们两位，就赶紧跑了上来。”

八点半女郎说话的声音和平时早晨时完全不一样，该不会是喝了酒了吧？看上去，她走起路来脚下也有点飘飘然的。

“还在工作吗?”椎名接着又问，这回他没被烟呛着。

“是呀！明天开始我向公司请了长假，准备回家乡看看。今天得把工作都做完。”

“优里，你该不会是喝了酒吧?”

怎么回事？刚才椎名先生竟然管八点半女郎叫优里。

“哎呀，露馅了？我可只喝了一罐啤酒。今年中元节别人送给公司的礼物中剩下的啤酒。公司现在就我一个人在加班，一边工作着，一边喝了一口，接下来……”她举起了双手，手里好像拿着像罐头一样的东西，“把好东西拿出来让大家分享！准备好了吗？现在就扔过去。首先送出的是一罐朝日生啤。”

“喂，不会吧?”椎名吓了一跳。

“人家好像是要扔过来呀。”稔回答道，一边用嘴咬着烟，一边向前走去。

“一，二，三!”啤酒罐飞向空中，在两幢小楼之间翻了几个滚，稔用双手接住。

“接得好！峰崎先生，干得真漂亮，接下来，椎名先生准备好了吗？我扔过去了!”

“啊？也有我的份呀?”

“那当然，接下来的是檀伶小姐代言的三得利金麦啤酒，接

好了!!!”

椎名脚步踉跄地跑了起来,烟也扔了,还跌了一跤,啤酒差一点儿就掉在地上,但总算是用右手接住了。

“别灰心,下次加油!”对面楼顶上的八点半女郎欢跳起来。

“可不是下次加油呀! 优里!”椎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举起了金麦,“我可接住喽!”

“又这么称呼了,管她叫‘优里’。不对,刚才八点半女郎叫了我和椎名的名字,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彼此自我介绍过呢?”稔想。

“真厉害,椎名先生,太让人敬佩了!”

“哪里,哪里。”椎名还真的认为自己很棒似的,接着他得意忘形地拉开了啤酒罐。啤酒泡沫从易拉罐里喷了出来,飞散了一地。

“哇!”

在空中如此打转,这种结果是早应该预想到。

“哈哈哈,别灰心,别灰心。椎名先生。”

八点半女郎很有朝气地笑着,笑声清亮而灿烂。

“哈哈哈,不灰心,不灰心。”

“椎名先生!”稔捅了一下上司的肩膀。

“嗯? 怎么啦?”

“名字。”

“你说什么名字?”椎名大口地享受着金麦啤酒。真拿他这个

人没办法。

“你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的?”

“那肯定是我问了她喽。”

“什么时间问的呀?”

“怎么啦?你干吗发火嘛。”

“我可没有光火呀。”

“你是不是发火,真的很难让人准确判断。永远是同样的一副表情。喂,你多少也该有些其他表情吧?如果你实在做不到的话,就做四块分别写着‘喜’、‘怒’、‘哀’、‘乐’四个字的牌子,高兴的时候,把‘喜’拿出来,生气的时候就出示‘怒’的牌子。这样的话,我也就好理解你的心情了。”

这是在说些什么呀?

“怎么啦?”八点半女郎问。

“对了,优里。我们公司的峰崎好像是生气了。正如我中午对你说过的那样,这个家伙是个缺乏表情的人,所以无法明确地了解他现在的心情。但有一点儿是明确的,在他不在的时候,我和优里你私下里关系亲近,他就觉得很不高兴。”

“中午?”

“啊,对了!椎名先生,谢谢你中午请客我吃饭!”八点半女郎致谢道。

“你们一起吃午饭啦?”

“嗯,是呀!你知道吗?优里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地质调查公

司，叫 HORIMAS 株式会社。她没有这方面的资格证书，但一边做人助手，一边学习着，你没觉得她很了不起吗？你这家伙，是不是真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

“可千万别为这事生气呀，峰崎先生。我也会和峰崎友好相处的。”八点半女郎听见后，这样说。

“她说也会和你友好相处的，太好了，不是吗？你这家伙。”椎名又喝了一口金麦。“优里，这啤酒可不冰呀？”

“没放冰箱嘛。”

“是这样呀，那就没办法了。喝吧！哈哈哈哈。”

“对不起，我还有工作没有做完，就先行告退了。”八点半女郎从屋顶消失了。

“今优里小姐。”

椎名和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可不到五分钟，椎名就忍不住开口说话了。

“什么？”

“今天的‘今’，优美的故里的‘优里’。今优里是八点半女郎的名字。”

“你在说这个呀？”

“二十五岁。”

“你连年龄都问清楚了？”

“我才不会这样毫无礼貌地问人家女性的年龄呢，是她自己说的。”

“你为什么称呼她优里？”

“她自报姓名后，我一开始就管她叫‘今小姐’，但她说朋友们都管她叫优里，让我也这么称呼她。”

“噢。”

“所以，你也管她叫优里吧！”

“这种许可，为什么要你一个外人来给？”这样想着，稔继续着手头的工作。给后天要拜访的客户和公司发了电子邮件。打算在这工作结束后，再帮椎名做原本自己应做的工作。

“你想不想知道优里为什么每天要去练击球？”

“我并不是特别想知道。”

“你就是想知道吧？没关系，我告诉你。最近优里的公司HORIMASE组织了一支业余棒球队，为了凑数，人家把她硬拽了进去。既然加入了球队，她总想击一下球，所以便努力练习起来，真是了不起吧？加入球队后，她好像还没机会参加过任何一次比赛。要不，我们公司也组织一支业余棒球队吧？”

“啊。”

“喂，峰崎君。”

“怎么啦？你这个人有完没完呀？”

“生气了？果真是那件事生气了？我和优里小姐一起吃午饭，就让你这么生气？喂？你生气了吗？”

“我并没这事儿生气!”

“说实话,的确有一点点儿不开心。我在生气自己居然会为这一点点儿小事自己就不开心。”稔想。

又过了许久,椎名又问:“优里给你的啤酒呢?”

“放在茶水室的冰箱里的冷藏着呢? 你要喝吗?”

“我可没有向你要的意思!”

但过了十秒后,他又改变了主意:“还是想喝。”椎名这么说着,也没有征求稔的同意,就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真是要命。

椎名一会儿就回来了。

“冰箱里还有蛋糕呢。那蛋糕是谁留下的呀?”

“是我的,刚才在笹塚买的。”

“是从我们公司顾客的店买的吗?”

“不是,是坂冈小姐经常去的蛋糕店。”

“是吗? 是这样呀! 是不是你家里有谁在等着你? 蛋糕带回家作为礼物送给她?”

“那是我的晚饭。”

椎名“嘿嘿嘿”的笑声从嗓子口发出来,他喝了一口啤酒说:“你这个家伙真是个怪胎。”

被人这样说,真让人不愉快。

“如果你想吃的话,请便吧?”

“我喝着啤酒呢? 已经吃不下蛋糕了。”椎名把啤酒罐放在桌

子上，很不耐烦地回到了座位上。

“我手头的工作结束了。椎名先生你还没干完的活，就匀一些过来吧？”

“哎呀，真的吗？这样吧，把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和这个，这个也给你做了吧？”椎名很不客气地连续不断地按着鼠标，“都发到你信箱里去了，是一些简单的报价单。”

稔收到了椎名传过来的邮件，打开邮件，把邮件里的文件拷贝到自己电脑的桌面上。在操作过程中，突然发现刚才收到的不只是椎名刚刚传来的一封信，还有其他的信。以为是一封垃圾邮件，正要把它扔进垃圾箱，突然看了一眼发信人的名字，手不由得停住了。

发信人处写着今优里的名字。

准又是那个椎名大叔在玩恶作剧了。

“喂……”

“怎么啦？传过去的文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啊……不是……是那个女孩给我来了电子邮件。”

“那个女孩！什么？你有女朋友了吗？是想对我炫耀吗？”

“不是，那女孩是指……那个……今优里小姐呀！”

“电子邮件？发到你信箱里去了？”椎名盯着自己的电脑看了半天。“她怎么没给我发邮件呀？有吃午饭的时候，我给了她自己的名片。她知道我的邮箱地址，你的邮箱地址她应该不知道

的呀?”

椎名好像是真生气了。看来,并不是他的恶作剧。

稔打开了今优里的邮件。

里面写着:“刚才冒昧打扰你们,真不好意思。原谅我的唐突,突然想问一件事:峰崎先生喜欢看电影吗? 别人送了我两张电影票,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请你一起去看? 地点在涩谷。如果你愿意去的话,请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以及你的手机邮箱地址。”

“啊——”

背后响起一声惨叫。是椎名。不知何时,他站到了稔的身后。

“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她要请你看电影,而且是在涩谷? 是五点见面吗?”

吵死人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用这么从容的语气回答? 不能原谅,绝对不能原谅你! 气死我了,我要把你的蛋糕吃掉!”

说完,椎名风风火火地跑出了办公室,又过一会儿,从茶水室传出一声大喊:“真太好吃了!!! 这蛋糕!”

你这个家伙才是怪胎呢!

这样想着,稔给今优里回了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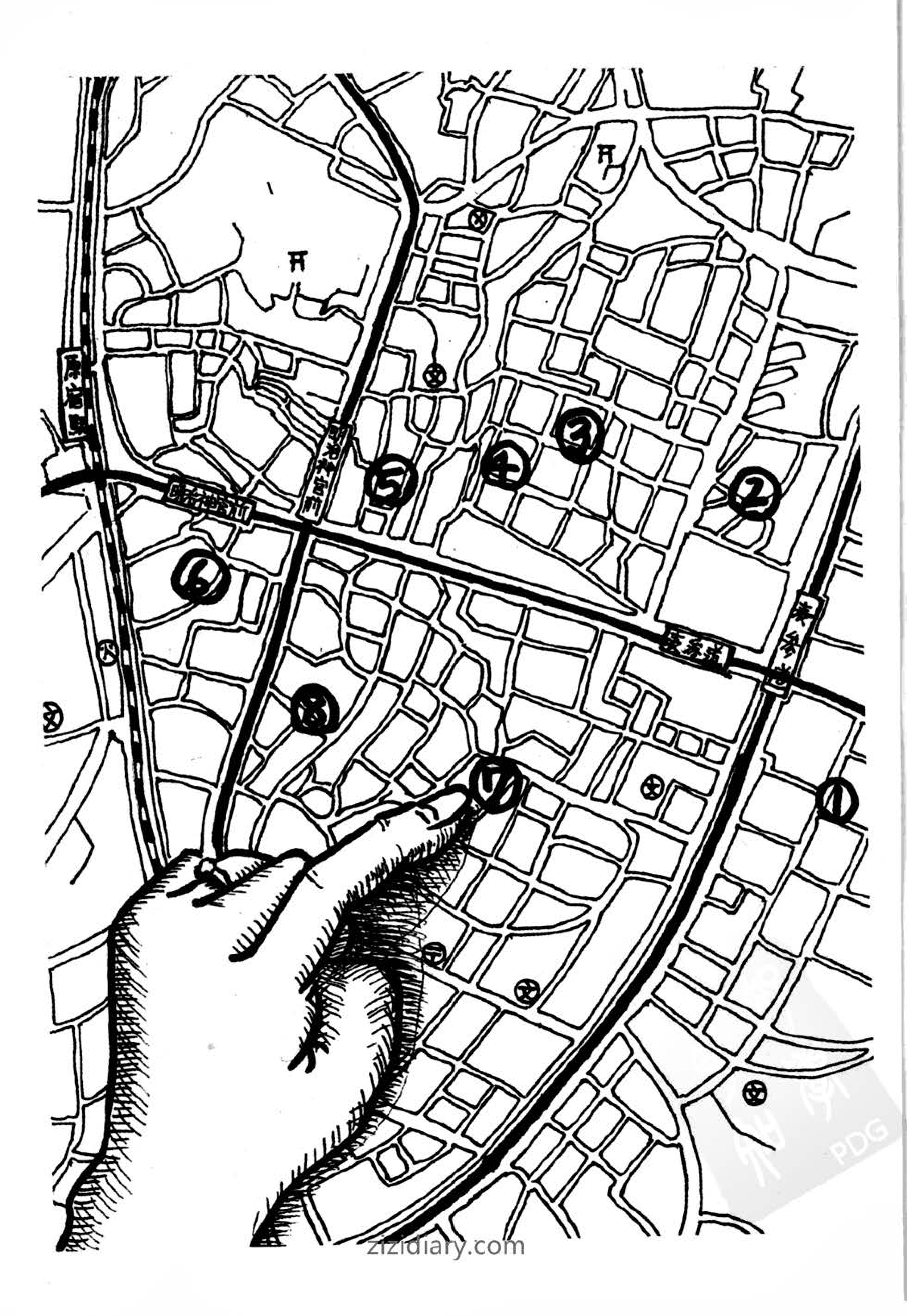
第七章

星期一是和坂冈在外拜访客户最多的一天，接下来的几天，都是每天十家客户左右。

主动要求独自制作走访客户的路线图，最后还是与坂冈共同完成的。坂冈说，我们下次去拜访从原宿到表参道的客户吧？稔先提取了这条路线上的客户名单，让坂冈确认。

“这里和这里正好那天休息，这里不用去的，这里已经倒闭了，这里肯定会要求我们上午去的，这里在客户关店后我们还需要再确认一下……”把所有要拜访的客户都确定下来后，稔按照地址在地图上画上标记，考虑如何走，才能最省时间，然后编上号码，在旁边写上时间，让坂冈过目。

“不是说过这家店必须上午去吗？重做！！”坂冈把地图退了回来。这样来回了三次，总算把事情定了下来。接下来就是给客户打电话，写邮件确认事宜了。马上想定下时间的话，最便捷的是打电话，但有些客户要求必须用邮件联系，然后才能把拜访客户的路


原宿駅
明治神宮前
表参道

线最后确认下来。

“要是我一个人做的话，只需要三分之一的时间就够了。”

坂冈一边埋怨着，一边指导着稔的工作。如果在拜访完一天的客户后再做这项工作的话，可能会搞到很晚，所以在拜访客户的空隙时，他们见缝插针地走进麦当劳商量，所有客户的预约电话和预约邮件，都是一边赶着路一边进行的。

走着走着，突然身边的坂冈就不见了。四下张望，才发现她在后面的稻荷神社门口参拜。这样的事，一天里会频繁地发生许多次。正如她以前说的那样，涩谷这一带的神社和寺庙多得出奇。

就一起拜拜吧。这样想着，稔也和坂冈一起行礼参拜。没想到每次坂冈都用很可怕的表情瞪视着他。

“请别用半开玩笑的心情敬拜神灵。”

“但……你也用不着这么生气吧。”稔想。

稔强调说：“我可是很虔诚地敬拜的。”并一直坚持着这样做，坂冈终于不再反对了。

除了拜访客户以外，还有其他的工作，接受顾客的订单、做报价单、发货、追讨货款……要做的事情真是堆积如山。

就算这样，稔还要开始制作另一份有关涩谷顾客的资料。顾客的店或公司如果有网页的话，就直接打印下来，若没有的话，就在网上搜索外界对它的评价，加以确认，同时将从坂冈那里获取的情报地做好笔录，每天要带的资料日益增多了起来，公司的笔记本

也开始带在了身边，包被撑得鼓鼓囊囊的。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五下午，坂冈突然提醒稔："你该换一个新包了，就算东西真的多得装不下了，但像你总是一直敞着包，也太不像话。"

"明天就买。"

"明天和今优里在涩谷约会。是在约会前买好呢？还是和优里一起买呢？干脆让她替自己挑选一个包吧！"稔想。

"现在就买！"坂冈指着面前的表参道购物中心说，"我替你挑选一下吧！"

"不要！"

因为这样和今优里一起选购拎包的美梦就成了泡影，稔很自然地反抗。但坂冈都已经自顾自地走进了购物中心。

"我送给未婚夫做生日礼物的拎包也是在这里买的。"

坂冈推荐的皮包价格为15万8千日元。

"太贵了。"

"但比我未婚夫的那只要便宜多了。"

"话虽这么说……"

"这可是每天要用的东西，还是要买一个好一些的。"

"房租加上这个包，我这个月的工资就全泡汤了。"

"就是因为这样，才能激励你更加努力地工作。就买这个！"

"我没带这么多现金。"

"用信用卡好了。动作快点，接下来要去的客户还等着我们

呢？再这样磨蹭下去，要迟到了。”

接着，两人走进表参道后面的小街，站在路边把旧皮包里的东西挪到了十五万八千块的皮包里。

“怎么说呢？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在一旁打下手的坂冈突然笑了起来，作了这样一个比喻，“我们这样子简直像盗窃犯偷完东西在验货。”

“难道坂冈小姐偷过东西吗？”

稔试着这样问道，心想，也许又会被坂冈用超吓人的眼神瞪视一下了吧。没想到，坂冈表情居然十分温和，她回答说：“是呀，在未上高中时，我可是个不良少女。”

“不良少女？不良到什么程度？”

“在我们家乡，我可是坏得出了名的。”

“在哪一方面？你的坏是指什么？”稔想。

“来东京后，我经常贼心不改，还经常干小偷小摸的事。”

“真的……偷过吗？”

“在涩谷的漫画专卖店里被抓住过，父母为此特地从农村赶来东京，差一点儿就把我领了回去，后来我就改过自新了。反正一个人偷东西也没什么意思，而且那个漫画店也关门了。包换好了吗？”

“是，换好了。”

把新包背在肩上。被掏空了的那个旧手提包，今天看来只能就这么拎在手里了。

“看上去还挺合适的。”

被人表扬总是令人愉快的事。

“是吗?”

“这个包比起你这个人可要神气多了。”

给人留下的这种印象,稔也无可奈何。

“我们走吧!”坂冈说。

“那个……”

“什么?”

“你以前偷的是些什么样的漫画?”

坂冈再次用凶狠异常的表情瞪视着稔。

怎么看都看不出坂冈这种怒气冲冲的表情到底有什么魅力。

星期五的最后一家客户是表参道的葡萄酒酒吧。推开木门,里面已经十分热闹了。时间已过了七点半。

“嗨,千宁(明)。”

正在吧台后面接待客人的一名酒保看到坂冈,挥着手走了过来。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年龄大概是在四十多岁左右吧。稔与其他国家的人没有什么交触,所以也无法作出准确判断。

“他是哪个国家的人呀?”稔小声地问坂冈。

“意大利人,名字叫西蒙,是这个店的老板。”

西蒙把接待客人的工作移交给了别人,张开双臂向坂冈走来,看上去像要给坂冈一个大大的拥抱。走到坂冈面前,坂冈将两只

手向前一伸，阻止了他：“停！停！西蒙。”

“噢？为什么呀，千宁(明)？”

看来，西蒙的确是想拥抱坂冈。

“你这么保守，可成为不了国际人呀！”

“我从没想成为什么国际人。”

“千宁(明)真是薄情，但对我来说，这才是东洋神秘的魅力所在。”一边说着，西蒙走到坂冈的身旁，用手臂搂住她的肩。没想到，坂冈很敏捷地躲开了。

“对不起，我真的很薄情。总之，我们还是先谈工作吧？”

“好！好！明白了，”这时，西蒙才发现稔的存在，“他是千宁(明)的未婚夫？”

“当然不是。但是你是从哪里知道我要结婚的消息的？”

“‘运动短裤’的老板给我们大家都发了邮件，我才发现自己与一场美好的婚姻失之交臂，我最爱的女人居然要和其他男人结婚了，”说着，西蒙仰天长叹，“噢，上帝呀，你为什么对我如此残酷？”

“好了，我们该谈工作了，站在这里闲聊会影响到其他客人的。”

“是呀，是呀，我明白了，”西蒙再次指着稔问，“他到底是谁？”

从西蒙的店出来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你没关系吧？峰崎君？”

怎么会没关系呢？周围的世界就好像在眼前旋转个不停。但

是稔还是回答道:“没……没关系。”

被西蒙带进包厢后坐下来谈完了工作,接着西蒙取来了葡萄酒。解释说:“这是意大利南方某地盛产的多年葡萄酒。”葡萄酒的知识,稔一丁点儿都听不明白,毫无顾忌地一口灌了下去。“看上去,你还是海量呀!”于是,西蒙又推荐了其他葡萄酒。一高兴,喝下去好几杯,最后就变成这副模样。

“那么我就直接回家了。”坂冈说。

“明白了,我回公司后,会对小野寺课长汇报的。”

“峰崎君也直接回家吧。小野寺刚才来过电话了。”

“刚才?是什么时候?”

“就是你在厕所呕吐的时候。”

稔打着酒嗝问:“你怎么知道我在厕所里吐了呢?”

“回来时,浑身上下一股呕吐过的气味,就是现在也臭得要命。”

“不……不好意思!”

“没有把人家的厕所弄脏吧?”

“这一点,你请放心,我可是把头伸进便盆里吐的。”

“这种细节,你就不用如此详细描述了吧?你走路都摇摇晃晃的,要不要扶着我的肩?”

“这怎么可以呢?你不是快要嫁人了吗?他人之妻不可欺。”

“那就最好不过了。”

“那个什么……千明小姐。啊!现在是喝了酒,壮着胆才敢叫

一声'千明小姐'的。"

"为什么要壮着胆才敢这么叫我?"

"这有什么不好吗? 千明小姐,你真的好厉害呀!"

"你在说什么呀?"

"我指的是客户,无论走到哪里,客户都会'千明'、'千明'、'千明'地叫着你,你真的是人气十足呀。就连那个西蒙也对你倾慕不已呀!"

"坚持做上七年,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个程度的。"

"我就做不到,我偶尔去客户那里,客户就会摆出一脸'你来干吗'的表情。"

"你不是偶尔去吗? 要是经常去的话,就不会这样了。"

"是呀! 就是这个道理,做了五年的营销工作,为什么如此简单的道理,我一直到现在才领悟?"稔想。

"千明小姐。"

"你别靠得我这么近。臭死了,到底你要说什么呀?"

"我呀,曾经这样想过,我做涩谷的业务负责人是根本不可能胜任的。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接手坂冈小姐的工作。说实话,我到现在依然有些忐忑不安。"

"我也同样很担心。"

"果然你也是这么想的。是呀,虽然从国立大学毕业,我却不是一个很有工作能力的人。但我不会放弃的,也许一开始,我只能做到你千明小姐现在的一半……不! 也许更加糟糕,只有三分之

一……不！四分之一……不！不！有可能只有十分之一，但我会超努力地工作，像你千明小姐一样……”

走到表参道车站，刚进了检票处，稔突然打住了话头，用右手捂住嘴。

“你怎么啦？”

“你还是先走吧！”

稔语速极快地回答道，然后寻找着标有厕所的指示牌。找到后，马上就飞奔了进去，钻入其中一个单间，把头伸进马桶。胃里东西全都喷涌而出……

“我到底在干什么呀？我?!”稔想。

走出厕所的时候，手机震动了起来。很陌生的电话号码。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客气得有些过分的声音：“请问，这里是峰崎先生的电话吗？”

“是雨君吗？”

“嗨，稔能打通你的电话真是太好了。真没想到，都长这么大了，第一次给人打电话居然还会这么紧张。”

真是这样吗？

“稔，你现在哪儿？”

“在表参道车站。”

“是在工作吗？”

“刚刚下班。”

“最后毕业式的录像带我找到了,想交给你,如果方便的话,我们找一个地方喝一杯吧?”

“就免了吧!”稔这样回答,胃还在不停地翻腾着。

“那么,一起吃晚饭,行吗?”

“我不是说免了吗?”

“实际上,我是想……”雨君好像是说了些什么,但是听不太真切。并非是手机的信号受到了什么干扰,而是对方的声音突然间变轻了许多。

“什么?你能不能大声一点儿?”

“那个……嗯!”雨君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你能带我去‘运动短裤’吗?”

真是要命!

“什么?不能马上进去?”

雨君的叫声很大,大得让在“运动短裤”门口排着队的客人都侧目观望。

“说是要等两个小时,就算是进去了,也到了终止点菜的时间,怎么办?”

“稔不是和这里的老板很熟吗?”

“我可没有说过和这里的老板很熟呀?他只是我们公司的客户,何况我是为了接任工作,才到这里见过他一次面,根本不是很熟悉。”

“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雨君好像很难为情似的笑着,“我还以为光凭你这张脸,就可以进去了呢!”

被人莫名其妙地误会了,但稔还是道歉道:“真过意不去。”

“没关系,我是我自己搞错了嘛。”说着雨君恋恋不舍地举头望着“运动短裤”的招牌。

“在入口处有卖杂货的柜台。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在那里买一套T恤送给胡桃。”

雨君的脸色难看了起来。

“你觉得开这种玩笑很好玩吗?”

为什么这么生气呀?

“唉!我这个星期就是以‘运动短裤’为动力,才拼命工作的。”

这么一说,稔才发现雨君还穿着去公司上班的西服。

“下回,我一定先替你预约好。”

“下回?下回你是指什么时候?”

突然这么唐突地被追问。为什么非得这么急?

“周末肯定很拥挤,是吗?要不这样吧,下星期四。时间就定在现在这个时间,可以吗?”

“说定了,绝对不许骗人!”

雨君的口气完全像一个小孩子。稔向雨君许诺道:“绝对不骗你。但今天怎么办?”

雨君揉着鼻子迈开了脚步,说:“这样吧!你跟我走吧。”

两个西装革履的大男人走在元山町的大路上，实在是有些情难以堪。何况只要有谈情说爱的男女和雨君擦身而过的话，他都会愤愤地吐出一句："真他妈的混蛋。"

"别这样！那个男人正瞪着我们呢。"

"有什么好怕的？这两人的欢乐夜还刚刚开始呢，他不会为这一点儿小事寻衅生事的。"

半路上路过一家神社，稔没法停下脚步，只能冲着神社微微地点头致意。

"是碰到熟人了吗？"

"没有，没什么。"

雨君走进一幢云集着各种小店的商住两用的小楼，以为他会带自己去类似卡巴莱夜总会这样的地方，谁知并非这样。

"就是这儿，"在这幢小楼里，有好几家斯那库酒吧，雨君在其中一家的门前停下脚步，"从父亲那一代就经常来这儿。"

雨君推门走了进去。"你来了，小朋友。"店里传出了一声招呼，仔细一看，在吧台后面站着与雨君母亲年纪差不多，甚至比雨君母亲年纪更大的穿着和服的女人。

"我来了。"如此回答着的雨君坐在吧台边上，这酒吧只有一张吧台和不到十张椅子。稔坐在了雨君的旁边。

角落里还有一个客人，很郁闷地喝着类似威士忌加冰水的酒类。

"很久不见！小朋友。"穿和服的女人递过毛巾。

“前天我不是也来过吗?”雨君接过毛巾回答道。

“真是这样吗?真是糟糕。我已经是个糊里糊涂的老太太了。”

“这话倒是真的。”

“你这么说真有些过分。小朋友,”和服女人大声地笑着,“一般这种场合,应该说根本没这回事。这位帅哥是你的朋友吗?”

“小学时候的同窗,”雨君简短地回答道,“老板娘,你还记得‘峰崎面包房’吗?”

“当然记得,就是在那个小学附近的面包店。”

“他是那家的孩子。”

“是吗?是峰崎家的小朋友呀!”

“啊……嗯!”

“小朋友,你还是要经常喝的那种酒吗?”

“是呀!稔,你呢?”

“酒是真的不能再喝了,”胃还在那里翻江倒海呢,“有乌龙茶之类的饮料吗?”

“在还没忘的时候,把这个给你吧!”

雨君打开皮包,取出录像带,录像带上贴着标签,上面写着“最后的毕业式”。

“真是太感谢你了。”

“是复制的,所以不用还给我了。”雨君喝的是他经常喝的那种威士忌加可乐。

“你居然喝这么古老的东西。”稔看在眼里，情不自禁地说。

“是呀，喝惯了这东西，感觉味道还蛮不错，有青春的味道。”稔正迟疑地想，这里是否能抽烟呀？没想到，老板娘已经在那儿先抽了起来，稔从西装口袋里取出香烟，“能给我一支吗？”雨君问。

“那当然，只是不知这牌子的烟，你抽吗？”

“我什么都抽，只要是能我吞云吐雾就好。我们家实行是那种‘零花钱’制度，所以我根本没钱买烟抽。我一直只能这样专门向人家讨烟抽。”说着，雨君点起了稔递过去的香烟，很享受地抽了起来。

“稔，你还是单身吧？”

“啊。”

“‘峰崎面包房’家的小朋友还是单身呀？！”老板娘插嘴说，“我也是单身，我们彼此亲近一下吧？”

“啊。”

“老板娘，你去那边吧！我们俩要好好叙叙旧。”

“哎呀，真是对不起！”

老板娘丝毫没有不愉快，十分识相地走开了。

“我突然想起来……”稔很想确认前几天的回忆是否正确，“小学的时候，你是不是带我去过进口唱片店。”

“被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么回事。当时，我带过好几个看上去和我有共同兴趣的同学去过那种地方。”

“原来是这样，并非只是带我去过。”稔想，倒不是感到有什么遗憾或失望，只是微微感觉有些没趣。

“那时，我们去的什么店呀？你还记得吗？”稔问道。

“那店现在已经不在东急汉斯旁边的唱片塔里了。搬到现在那个地方也已经有十多年了。那里原先是玩具城。”

说到玩具城，稔一点儿印象都没有，甚至觉得好像根本没去过那里。

“我们去的是东急汉斯附近的那些规模很小的店铺，还有NHK电视台那条斜坡旁的那家。”

“你说的是西斯克呀，它还原来的那个地方。”

“后来，你好像还带我去了不知何处的一幢公寓。”

“是吗？连那地方也带你去了？”

“雨君和店员说话的情形，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店员……你说的那店员估计就是我哥。真是让人怀念呀。那家店可是我音乐旅程的起跑线呀。”

这样说着，雨君眼里闪过一丝光彩。

“我可是个天才的电吉他手。”

这样唐突地自夸自己是个天才，真让稔有些不知如何接茬。雨君因为喝了威士忌加可乐，脸色通红，表情却异常认真。

“就如上次说的那样，我小学五年级开始电吉他演奏，小学六年级就进入了我哥组建的乐队，中学的时候，隐瞒着年龄，几乎每天都在下北泽、新宿、涩谷等地现场演奏。”

“真是厉害。”

“你一点儿也没变！稔。”

“你是指什么?”

“不管说什么,都是如此平平淡淡的语气。”

“对……对不起,我这个人在表达自己情感方面很笨拙。”

“表达情感还有笨拙和聪明之分?”雨君苦笑道,又接着前面的话题说,“学校的成绩糟糕透顶,经常为此和父母吵架,但还好有哥哥在一旁袒护,乐队的工作一直坚持着。但对我哥来说,他只是不希望让天才的电吉他手去别的乐队而已。”

雨君中断了话头,又向老板娘要了一杯威士忌加可乐。

“我哥的乐队在我高一的时候,在主流音乐界正式登场。”

“就是这盘 CD。”比威士忌加可乐,老板娘更早递过来的是一盘 CD。在涉谷莫埃人像前有四个男人并排站着,最左面的雨君。十六岁的雨君,一脸毫无自信的无助表情,好像在说:

“我怎么会在这里的?”

“真够厉害的!”

稔尽心竭力地让自己的说话语气充满情感,但雨君却说:“你呀,在表达情感方面,你还是需要好好练习。”

“我和我哥都在涩谷的中心地段出生成长。走上音乐这条道路后,一心认为只要努力表现自己那种正宗纯粹的涩谷风格,就能成功走红。我们一直等待着一鸣惊人的机会,可是这张唱片卖得并不好,我们还和经纪人的关系搞得很僵。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们

自己心里还是很不服气，但是外界对我们的评价是‘昙花一现的二流吉他乐队。’”

稔以前听说过雨君的乐队曾评为“极具有涩谷风格”，也听说过有人说他们是“昙花一现的吉他乐队”，但从来没听过他们的音乐。

“第二年，我哥就在一家大型出版社上了班，乐队就此解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混迹于各种乐队，也曾经自己招集过乐手，组建自己的乐队，但都不成功。连高中也没读完，我就退了学，一直到二十岁过着都是荒诞无稽的生活。正巧在那时，我在街上遇到了胡桃，就请她在一起吃了饭，开始谈起了恋爱。到那时我才幡然醒悟重新做人，去了夜间高中学习，进入了一家位于神田的翻译公司工作，然后结了婚，一直到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稔又想起了英语歌从不离口的小学时期的雨君。

“咦？我怎么说起了这个话题？”

稔也不明白雨君为什么要说这样。

“对了，那次我去学校时，正好从‘藤堂酒店’门前走过，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幢大楼。”

“是呀，十层高楼公寓，一楼的便利店由胡桃父母经营着。我们全家都在公寓的最顶层。我可得说明白，我可不是入赘女婿呀。但也不比入赘女婿好多少，在家里我也不过是《蝶螺小姐》中的益男那样唯老婆是从的家伙。我父亲退休后，就把涩谷的房子卖了。

我父母和我哥嫂夫妇一起住在所泽的两代人合住的别墅小楼里。我哥现在的事业十分成功，为了造那两代人合住的小楼，我父亲把涩谷的土地卖掉了。当时，我和胡桃的婚事也定了下来，要不是这样，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不见得和父亲以及兄嫂一家住在一起吧？"

雨君凝视着自己乐队的唱片，无限感慨地说："那时候可是我人生的最高峰呀！"雨君的光彩在稔面前渐渐黯淡了下来。

"你在说什么呀，现在也是你的人生最高峰呀！"

稔能脱口而出地说出这些安慰话，真是太难得了。

"你说的是现在吗？"

"是呀，你拥有漂亮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

"噢，原来你是指这个呀！"雨君一点儿也不为之动容的回答道，"烟还能再给我一支吗？"稔又递给了他一支烟。

"那次真不好意思！"

"你指什么？"

"留美居然当着你的面骂你是叛徒。"

"这种小事，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即使是这样，我也应该向你道歉。"

雨君把头低得快碰到酒台的桌面了。

"胡桃和她父母亲经常这样说，说从涩谷离开的人都是叛徒。当着我父母的面虽然不说，但在我面前可是毫不客气的，真令人厥倒。直到最近说起这话时，才稍微地带着一些开玩笑的口气。但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认真起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大家都是因有各自的原因才离开涩谷的，也不能如此埋怨人家。”

稔又想起了前不久父亲那充满倦意的表情。

“胡桃家人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为了不离开这块土地拼命地努力奋斗到现在，甚至被人威胁也绝不言放弃。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一直奋斗不懈到今天，真是令人敬佩。”

“雨君，你也应该和他们一起努力，不是吗？”

“话虽这样说，但我却无论如何不能像他们那样，对这块土地倾注热情，何况我真的好担心留美，涩谷对培育子女来说，实在不是一块好地方。”

“你这话，我父母也曾这样说过。”

“我说得对吧？”

“还有那种类似‘运动短裤’的店。”

雨君的表情更加严峻了。

这时，音乐声响起。是雨君的手机。

“这是由我们乐队的单曲剪辑而成的手机铃声。”

一边这样解释着，雨君看了一眼手机的显示屏，“是胡桃。”他轻轻地清了一下嗓子，把手机放到了耳旁。

“喂，什么？……我现在正在和稔一起喝着酒呢……是呀，就是这样……不对，我们没在‘运动短裤’，你别尽说这样的傻话。……嗯，我明白了……马上回去，马上回去……什么？……噢，遵命！我和他说说看吧。”

“是要回去了吗?”看雨君挂断手机,老板娘问道。

“是呀!明天町内会要举办游泳大会,胡桃是干事,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她让我回去帮帮忙。”雨君慢慢地从位子上站起来,“真不好意思,稔。我们下次再找时间慢慢聊。”

“嗯,好的。”

“对了,还有一件事,刚才胡桃让我问一下,稔能不能来参加扛神舆?”

忽然间被邀请,稔不由得反问道:“扛什么?”

“扛神舆。就是那种边扛边喊‘嗨哟嗨哟’的那种。”

“是,那个呀!”

“你没兴趣吗?”

虽然并不真心诚意,但在这里直接拒绝也不太好,所以稔只能说:“不,好像还是蛮有趣的。”

“九月涩谷要举办祭典大会,正在募集扛神舆的人,你也来参加,好吗?”

“我可从来没有扛过神舆。”

“我们热诚欢迎没有参加过此类活动的人,也经常试着邀请周围有可能对此感兴趣的人,所以请你帮忙!”

最后这句“请你帮忙”倒不是涩谷风格的,而是天泽永吉风格的流行语。

第八章

和今优里相约的场所既非八公口，也不是莫埃人像前。而是在东急东横百货西馆的花店门口。说这花店是东横百货的一部分，倒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很漂亮的马路摆饰，而且看上去生意十分兴隆。

约定的时间是十二点半，稔提早二十分钟就到了。

和坂冈一起工作有一个多星期了，稔养成了比约定时间提早赶到集合地点的习惯，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很久没有和女人约会了。因此为了这次约会他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上午，他还一早起床去了理发店。

为了服装，他也斟酌了老半天，今优里寄来的电子邮件里写着："真想看看峰崎先生穿休闲装的样子。"为了不让她的这一期待落空，稔愁得脑袋都疼了。

夏天，他一般是轮换着穿五件夏威夷短袖衬衫。但要是赴约会的话，穿夏威夷短袖衬衫又显得有些不太庄重。昨天晚上，他翻

箱倒柜地把所有的衣服都拿了出来，连大学时代的，甚至高中时代的衣服也一件不漏地翻了出来。

有不少衣服不知是什么时候买的，好像根本就没穿过。他找出了一件夏天穿的轻便西服，披在白衬衫外面。家里没有穿衣镜，稔就对着玻璃窗打量着自己。

这样的服装搭配风格好像在哪里见过。为了进一步确认，稔又向玻璃窗走近了一步。

终于有些明白了胡桃所说的那种“冷峻”的感觉。

虽然小学时代，他从未穿成这样在涩谷大街上行走过，但从现在自己这身打扮中却能明显得感觉到冷峻。

在两小时多的不停试穿和挑选后，稔最后还是决定穿平时常穿的夏威夷短袖衬衫。而且是此前去扫墓时穿的那件印有鲤鱼花纹的衬衫。

这样穿是否合适，稔心里还有些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

“真是要命！都过了而立之年，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呀？”稔想。

提早了二十分钟，去咖啡店喝一杯东西的话，这点儿时间又太短了。何况现在肯定所有的咖啡店现在肯定都是人满为患。想找一个地方抽烟，但估计要找到能抽烟的地方会比找人少的咖啡店更难。

正在犹豫是在这里等着呢，还是找根柱子靠着小憩一会儿的时候，手机颤动起来。是今优里的电话。

“我到了以后再向你解释，”一开口，她就这么说，“我还在新元

寺，大概会迟到二十分钟，真对不起。”

异常紧迫的语气，让稔也随之紧张起来，他只说了一句：“你路上小心！”

“明白了，谢谢！”

这样的话，要等四十分钟呢。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稔抬起头来……

在乘坐电梯前，稔就知道东急东横商店总店的楼顶，有一个儿童游乐园。在商店内的墙壁上贴着的布局图上，稔再次进行了确认。

“儿童”，而且是“游乐园”。

是不是很早以前就有了呢？稔怎么也想不起来，或许是他已经彻底忘记了这里。

电梯一直坐到七楼，穿过玩具柜台，沿楼梯而上。

推门出去，站在屋顶上，稔真的有些怀疑这里是不是真的是涩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帆船”。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帆船，而是模仿帆船而制的孩子们的游乐器具。在“帆船”的前面还有一道门，门上写着“淘气岛”的字样。

“帆船”看上去完全是条幽灵船。这也许是因为屋顶人迹罕见的缘故吧？在短短轨道上行驶的玩具小汽车，丢一枚硬币就能开动的儿童汽车等游乐器具冷冷清清地摆放着，等待着客人们的光顾。

稔透过铁丝网看到了东急文化会馆的遗址。能把东急文化会馆遗址看得这么完整清晰，实在难得，就拍张照回去吧。这样想着，稔取出了手机，将手机切换到相机功能的页面。

以前，也曾想像过文化会馆遗迹的景象，但眼前的景象与想像中完全不同，整块土地都已经进行了翻掘，新的工程好像马上就要开工了。稔摆起了照相的架势，铁丝网实在太碍事了。总不见得为了拍照，翻过铁丝网吧？稔只得换了块地方。

方才还杳无一人的儿童游乐园里，这时出现了两个女人领着三个孩子的身影，好像他们刚刚才到。

“这里可真大呀！”一个女人这样说。

“我不是这么对你说过吗？而且这里没什么人。可真是一块不为人知的好地方。”

“怎么说呢？这里看上去很有昭和时代的感觉。”

昭和时代？说起来还真是这样。这里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特意按照某人的意志故意从昭和年间一直保留至今似的。

“妈妈，我想乘这个。”

有一个小孩忽然奔向了面包超人和托马斯小火车样子的小汽车。事出突然地横冲直撞，差一点就和稔撞个正着。

“喂！你这样做多危险呀！”

孩子的母亲呵斥着他，一脸歉意地对稔低头行礼。为了避免被他人怀疑成危险人物，稔尽量亲切地微笑回了礼。马上另一个孩子也奔跑了起来。

“哥哥，那个面包超人让我坐！”

“喂，你别跑！小心摔跤！”还未等母亲话音落下，后面追过去的那个孩子就摔倒在地上，她的哭声像火烧起来一样骤然响起，“让你别跑别跑，你就是不听。你这孩子真不听话。”

哥哥坐上了托马斯小火车，催促着母亲：“妈妈，妈妈，快把硬币放进去！”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稔无限感慨地想：“我也许以前自己也像现在的这些孩子一样，在这个屋顶上玩耍过吧！”

最后一个的女孩也突然叫了起来：“妈妈，那里有‘啪啪’，有‘啪啪’。”突然也朝稔这里飞奔过来。

“啪啪”？“啪啪”是什么东西？

“你跑慢一些，不是说过不许一个人乱跑的吗？”

女孩飞跑过去的那头有家神社，那也许就是坂冈所说的神社吧！

神社的规模不是很大，很素雅，牌坊用细细的木柱围建而成。在神社的后面起矗立着现代摩天大厦，还可以看到大厦上竖着的手机公司的广告牌。真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风景，但在东京这一都市随处可见。

女孩在神社的牌坊前站好，拍了两下手，行了拍手礼。

原来如此，她所说的“啪啪”。

跟着她跑过去的母亲也站到女孩身边，弯腰鞠躬，然后行了拍手礼。

“妈妈，供奉的香资呢?”

“不用给了，我们已经拜过了。”

“不行的，不给香资的话，神就不会赐福于我们了。”

稔站着的位置只能看到这对母女的背影，母亲好像在掏着什么，肯定是在掏钱包吧。

“不能扔十元硬币，那是远离神灵的意思。”女孩又叫了起来，在一旁的母亲好像大吃一惊，“你到底是在哪里学到这种东西?”

神社的牌坊正中挂着一块匾额，白底黑字地写着：东横稻荷神社。

母女俩又“啪啪”地击掌行了拍手礼后，离去。

“五元硬币，五元硬币……”稔连忙在钱包里找。五日元的硬币共有三枚，他拿出其中看上去最崭新最干净的一个，扔进了香资箱里，觉得常见的行拍手礼有些难为情，就双手合十地行了一个礼。

稔的身后传来了孩子们的吵闹声，其中有一个孩子还哭了起来。

“该向神祈求些什么呢? 不管怎样，先祈祷世界和平总不会错吧!”稔想。

拜完神，再次确认时间，还有十分钟，但待在这里无所事事，稔走回了相约的地点。

在乘上电梯后，稔才有些后悔起来，其实有一件事比祈祷世界和平更加需要求得神灵保佑。

那就是保佑今天的约会能顺利圆满。

今优里还没有到。

倚在柱上，眺望着花店。客流如梭，饶有兴趣地望着忙碌工作着的花店店员们，稔深刻地理解到工作真正的内涵。接着，他脑海里闪过这么一个念头，要不要买束花送给那个约会迟到的女孩呢？

第一次约会就送女人鲜花，会不会显得太造作呢？但在花店门前约会等待，却不买花的男人会不会又显得太不解风情？

约会地点是今优里选的。如果买了花等她，她会不会因为自己被误会而感到不高兴？

该不会是她在考验自己吧？

该不会她谎称自己新高元寺车站，其实却已经躲在角落里偷看着在花店前心乱如麻的我吧？

这样想着，还未享受到久违的约会带来的愉悦，稔已经感觉到有些窒息了，甚至觉得要是今优里就此不来的话，或许自己反而会更轻松一些呢！

真糟糕！也许因为太久生活在没有女人的环境中，约会时自己居然会和中学男孩一样尽想一些无聊的事情。

稔很深刻地反省着。

前一次的约会是什么时候呀？两人又是去了哪里呢？稔自己都记忆模糊了。好像是去了迪斯尼海洋公园。到底是和谁一起去的呀？应该不会是纯。和她分手的时候，迪斯尼海洋公园还没建成呢。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花店的那头有一位东张西望的女人身影进入了稔的视野。

是今优里！

在五彩缤纷的花丛中见到她的那一刹那，稔有些混乱。应该如何称呼她呢？还是先绕到花店的那头去吧！稔迈开步伐，但就在此时，今优时也不约而同地从反方向走了起来。

喂，喂，站在那儿别乱走！

稔不由自主地奔跑了起来，其实不用这么急着跑过去，但稔却无法按捺不住心头的急切，觉得非这么做不可。

绕过花店，稔已经站在今优里的身边。但今优里似乎还没有认出他。

“那个……”

“啊！”今优里轻呼道。她总算看到我了。

这样近距离地看着她，今天还是第一次。

真是漂亮。

这是稔发自内心的想法。

眉毛的浓淡正合适。眼角稍稍有些下垂，是稔喜欢的眼型，化妆也很自然精巧，只是颧骨高了一点，不过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女人。

淡天蓝色的连衣裙，配着一只紫色的草藤挎包。

“我是峰崎，峰崎稔。”

“我是今优里，”她停下脚步，看了一眼稔，然后移开目光，“真的谢谢你今天能来。”

“我应该谢谢你邀请我。”

“硬把你叫出来，真不好意思。”

“没的事，我很兴奋地期盼着今天呢。”

“我也是，大家都说好。”

“是说我好吗？”稔想。

“杂志和网络上都给这部电影打了五颗星满分。”

“什么呀？原来是在说电影呀！不过也是，人家说的当然是电影啦。”稔心里笑到。

“吃过午饭了吗？”

“没有，还没有吃。”

“那么，我带你到我去过的餐馆吧？”

想带她去客户经营的餐厅吃饭。曾想过去K2，但实在受不了店主一个劲地管自己叫“少爷”。

“电影是下午一点十分开场。”今优里一脸过意不去的表情，“要是我没迟到就好了。”

稔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已经十二点五十分了。

“看来再不走赶去电影院，就来不及了。”

“真的对不起。你是不是已经饿了？”

虽然是有些饿了，但到底这话实在说不出口：“没关系，出门前刚在家里吃了早中饭。是什么电影院？”

"欧元空间电影院,"这样说着,今优里从草藤挎包里取出了一本《PIA》杂志,"具体的位置在……"

"我知道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真的吗?"今优里瞪大眼睛望着稔,"你对涩谷很熟吗?"

"最近开始在涩谷做营销工作。"

"这事,我从椎名先生那里已经听说了。他说峰崎那个家伙已经不是我的部下了,还没有正式下调令,就已经开始给其他部门干活了。"

"他很生气吗?"

"没有,他只是很失落。说,以后能在工作时间一起开小差的家伙走掉了。"

这的确是椎名说话的口气。

"电影在246国道的那边,我们走吧!"

从百货大楼里出来,经过莫埃人像,在JR涩谷车站的西口登上了步行桥。

"那个……"

"怎么啦?"

"你能不能走得慢一些?"

真糟糕!最近和坂冈一起走访客户,习惯了快步行走。

"真对不起。"

"你不问问我今天迟到的理由吗?"

“是呀。”

“今天早上从老家回来，回到公寓放下行李，因为满身臭汗，所以先洗了一个澡。换了衣服马上就赶了过来，但还是迟到了。要是在新宿换乘山手线的话或许会快些……”

在这四天的手机短信来往中，稔已经知道了今优里的家乡在哪里。现在，她的公寓在高元寺的青梅街道，离家最近的车站是丸内线的新元寺车站。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

“从赤坂见附车站换乘银座线。我真的好喜欢……”

“什么？”稔着实吓了一跳，该不会现在就告白她心中的爱意吧？但是并非如此。他听到她说：“银座线。”

“噢，噢！”

“从赤坂见附换车坐到涩谷。从表参道站开出来后，有很长一段路是高架。从车里可以瞰视涩谷的街道，那一瞬间是我最喜欢的时刻。兴奋得心跳加快。是不是很奇怪？”

“没那回事儿。”

的确是有些奇怪，但自己不是也曾经在看到银座线地铁列车从大楼中飞驶出来的一瞬间，感到好像看到了火箭从秘密军事基地发射一样，兴奋不已吗？

“只不过当时的我仅仅是一个小学生。”稔想。

“本来想昨天晚上就回东京的，但外甥女哭着不让我走。”

“外甥女？”

“我姐姐的孩子。刚四岁，和我真是一见如故。第一次看到我就说：‘大姐姐，我好喜欢你呀。’真的好可爱，我也说：‘我也好喜欢由加。’对了，我姐姐孩子的名字叫由加。听我这么一说，她十分十分可爱地笑了。姐姐在一旁纠正她说：‘应该叫阿姨。’但她却说：‘优里就是大姐姐嘛！’昨天想回东京，但她在玄关处哭个不停，实在没办法只能又住了一个晚上。今天一大清早就从老家溜了出来，乘坐飞机回来的。”

“那你可真是对不住你的外甥女呀！”

“还真是这样呀！”

走在高速道路下的步行桥上，优里很开心地笑着。

下了步行桥，走上了一条很陡的斜坡。在这条斜坡的尽头，就是那家电影院。

“怎么回事儿？”看着外面的海报，今优里歪着脑袋说，“怎么演的不是那部电影？”

“真的是这样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去问问，你在这儿等一下。”

电影院在二楼，今优里飞快地登上了楼梯，虽然应该跟着她一起上去的，但稔却没那么做，而站在原地等她。这时，稔感觉自己就像被主人拴在店门外的小狗。

今优里没两分钟就回来了，本来有些低垂着眼眉，现在显得更低了。

“他们说这里现在已经不是欧元空间电影院了。”

“什么?”

“实际上,他们说这里以前是欧元空间电影院,但现在已经不是了。”

“这么说,欧元空间电影院已经没有了?”

“不是这样,他们说欧元空间电影院已经搬家了,搬到了元山町那块儿去了。”

在元山町开电影院?

以前在去“运动短裤”的途中,好像见过有一家电影院,会不会是那里呢?

“峰崎先生,你知道元山町在哪里吗?”

“啊,知道。”优里难道不知道那条有名的情人旅馆街吗?或者说,她即使知道情人旅馆街,也可能不知那一块儿就叫元山町?稔只能先回答说:“在东急本店那里。”

“走到那里,可得花十来分钟呢!”

“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太想当然了。”

“根本不是这样,都怪我不好。通常在这种情况下,约你出来的我应该事先确认好地点才行,何况我还迟到了。”

今优里从草藤挎包里再次取出《PIA》,打开。

“一点十分那场后面是三点十分。我们就看后面这一场吧!在看电影之前,我们先一起去吃午饭吧!”

“就这么办吧!”这真是太好了。

"这样的话，我想去……"今优里突然仰起脸来看着稔，"很久以前，我就有一家非常想去的饭店，是中华料理店，我们去那儿吃饭，好吗？"

稔原来想带她去客户经营的餐厅就餐的，但看来是不行了。

"行呀！你说的那家饭店在哪儿呢？"

穿过车站前蛛网状多重交叉路口，来到涩谷中心街前。和坂冈在涩谷到处拜访客户，但中心街这块地方稔还没有来过。从小学毕业算起，稔已经与这条中心街阔别了二十年。

"Q大堂"已经重新翻修，这并没有引起稔的惊讶。倒是中心街入口左边居然有"大盛堂书店"让稔感觉意外，上次去"运动短裤"的时候，居然没有看到这家书店。

"大盛堂书店原来的那幢楼已经拆了。"

"是丸井百货旁边的那幢楼吗？"

"是呀！我很喜欢那幢楼的电梯，很大，真宽敞。"

被她这么一说，稔想起了东京文化会馆的电梯也是那样，是既大又笨重的那种。

"什么时候拆掉的？"

"大概是两年前吧！我刚进公司的那一阵子，经常到那里去买专业参考书。"

走进中心街。这里是店铺频繁更迭的地方。要在这里找出二十年前就有的店铺，简直难于上青天。但不可思议的是，这里飘着

的空气，依然让稔感到这里与二十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只是HMV唱片店和樱花屋电器店等大型商店居然也极不协调地坐落在这条街上，真让人咋舌。

“从这里左拐，有地铁的入口处吧？”

“嗯，是呀！”稔知道那是在合并后用平假名起名的银行的那幢楼下，“从地下穿过书店，就是半藏门线地铁的入口处。”

“是呀，那书店好安静，我十分喜欢那儿。可惜已经倒闭了。”

“什么？你说的是旭屋书店吗？是什么时候倒闭的？”

“这也是两年前的事了，你不知道吗？”

“其实在做涩谷营销工作之前，我极少来涩谷，应该说我总是避免到这里来。”

“很讨厌涩谷这块地方吗？”今优里的脸色阴郁了起来，“真是对不起，但是这部电影只有在涩谷才放映。”

“没那回事儿。我并不讨厌涩谷。”怎么会讨厌涩谷呢？这里可是我的故地，“这里可是我的出生地。”

“出生地？”

“我一直在涩谷生活，”稔报了一个涩谷街道的名字，“在那儿，我一直待到小学毕业。”

“真的吗？现在那里可是大楼林立呀。那时，你住的是公寓大楼吗？”

“是一幢二层独立小楼。我们家是开面包房的，后来把土地卖了，我们全家迁去了父亲的老家。在那里，我读完了初中、高中，最

后才考入了东京的大学。毕业后在现在的公司上班，但一直就不愿意到涩谷来。”

“那是为什么呢？”

被问到这个问题，真是让稔有些难以回答。

“我到底在干什么呀？在约会的时候，而且在涩谷约会时，说这种不合时宜的话题。”稔想。

于是，上个星期天，藤堂胡桃的女儿说的话又回响在耳边。

“叛徒！”

“那个……你刚才好像说过，想去的店是在千岁会馆那边吧！应该从这里拐弯了，不是吗？”

左手看到了“门”的店名招牌。

“是呀，是在这里右拐。”

像铁制假面具一样的房子，是警察亭。这还是在稔念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建造的。当时，稔还特地和朋友相约着一起来此观瞻。

今优里一直想去的中华料理店是在这个警察亭的后面。

“在这儿，在这儿。”

“是在这儿吗？”稔向左边名为“龙之须”的饭店望去，“会不会在那边？”

“那边是台湾餐馆，我说的是中华料理店，不是吗？”

店里顾客盈门，热闹非凡。推开店门后，稔发现吧台处正好有

两个位置空着，好像是特意为稔和今优里留着似的。

这家店，稔已经二十年没来过了。和以前相比，变化并不是很大，但也有不少地方进行了重新布置，以前店堂里没有摆放圆桌，店也没有现在这么明亮。但在吧台里面的厨房里上下翻着炒锅的厨师们却给稔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恍惚间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时过二十年，那些厨师并没有变老似的。

“你们想要些什么？”

对前来询问的店员，今优里好像经常来这儿的常客一样报出了菜名：“韭菜炒猪肝套餐”。

“那您呢？”

“等……等一下。”

还没有从二十年前的记忆完全摆脱出来的稔，一时决定不了该点什么菜。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今优里又追加了一道“一口香饺子”。

“我要拉面套餐。”看到什么就点什么的稔在报出套餐名后，突然想起这里的炒面其实很好吃，但已经为时太晚。女店员已经把他们要的套餐名通知了厨房里的厨师们。

“你为什么想要来这里？”

“在现在这个公司就职前的五年前，我曾经在这附近做过临时工。虽然只有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在这附近是指……”

“在东急汉斯的对面，不是有一条前往 NHK 电视台的窄小街

道吗?”

“你说的是西斯科唱片店所在的那条街道吗?”

“怎么? 峰崎先生很喜欢西洋音乐吗?”

“稔你对海外音乐有没有兴趣?”稔突然想起雨君曾经问过他的话。

“是呀,只不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走进那条小街,在街口有一家杂货店,你知道吗?”

稔报出了店名。

“正是! 不愧是土生土长的涩谷人。”

“我怎么会记得那家杂货店的店名的呢?”稔想。

稔自己都感觉惊讶,他对杂货可是一点儿兴趣也没有的呀。

是不是像小学时被雨君带着去西斯科唱片店那样,他也曾被人带着去过那儿?

“以前从涩谷车站步行着去上班,总会经过这里。透过玻璃窗看到店里的情形,感觉十分新鲜。心想,以后什么时候一定得来一次。今天总算是实现了这个愿望,真是太感谢你了。”

“干吗这么客气? 该不是和谁的第一次约会,就得要去一家从未去过的店吧?”稔想。

今优里伸直腰背,向着吧台里张望。

注视着她那很一脸认真的表情,稔心想:“真是太有感觉呀!”但到底有什么样的感觉,他也不清楚。

先上来的是韭菜炒猪肝套餐,接下来一口香饺子和拉面套餐

同时被端了上来。“别客气，请吃饺子吧！”今优里招呼道。

她还真能吃。韭菜炒猪肝和饭像是被倒进嘴里一样，一会儿就没了。饺子也是一口一个。

今优里的额头开始渗出汗珠。在稔看来，那汗珠也是晶莹透亮，美丽无比的。

“真的太好吃了。肚子吃得饱极了。”走出店门，今优里十分满意地微笑着，“峰崎先生，你觉得这里的饭菜的味道怎么样？”

“还真不错。”

这是真话。最近一直在外面拜访客户，也许疲惫的自己正需要享用这种味道浓重的菜肴。

“其实，我刚才还在担心，要是在看电影时，肚子饿得叫起来，该怎么办？”今优里很难为情地说了实话，“吃完了饭，现在还剩下不少时间呢。”

“是呀，离开电影开场还有一个半小时呢。”

“怎么办？要不要去抽一支烟？”

“你也抽烟吗？”

“我不抽烟，但看上去峰崎先生好像想抽烟的样子，”一眼就被看透了，“在那头有一家叫纽约肯的咖啡店，在那里可以抽烟。”还很温柔体贴呢。

“是吗？还是不抽了吧。那个，肚子吃得有些胀，要不，我们在附近走走。我正好想去看看你过去打工的地方。”

很久没有约会了，一点儿也不得要领。总之，先试着这么说吧。

“真的可以吗？其实我也正好想去看看。”

于是，今优里横穿过井之头的大道，稔也紧跟在她后面过了马路。

右边是很眼熟的商店。那是一家煲汤店。以前曾和家人一起来过。菜单上的菜名都很奇怪，但十分吸引人。稔记得以前曾要过一份 R2－D2 南多罗。那汤到底是什么滋味，稔已经早忘了。现在这家店还有在卖这个汤吗？R2－D2 南多罗。

从井之头大道右拐，很吃力地爬上了一道斜坡。左手可以看到竖着一块写有阿拉伯数字“3”的招牌。在那里左拐。拐角处的大楼不见了，围着像东急文化会馆一样的写有“工程建设中”的白色围栏。在这旁边是东急汉斯。

“真糟糕。”今优里发出一声叹息。

“怎么啦？”

“有一件家里要用的东西。以前一直想有机会到东急汉斯时买，但现在居然想不起是什么东西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峰崎先生，你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嗯？啊！有的，有的。在家里边看电视边吃饭，觉得饭菜的味道淡了，我就跑到厨房里去取盐，但进了厨房却忘记了自己要拿什么？”

“这太糟糕了，峰崎先生。这可是痴呆症的先兆呀！痴呆症！”

“痴呆症”的先兆，这话说得可真过分。但看到今优里毫无恶意地笑着，稔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想买的东西，过一会儿想起来了，再陪我过来买，行吗?”今优里这样问，稔一口答应了。

就这样边走边聊，两人走过了东急汉斯的货物搬运处。

“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运货小推车的声音在道路上回响着。这声音再次把稔带到了遥远的过去。

稔以前很喜欢到这里来。不是东急汉斯，而是东急汉斯的货物搬运处。好像偷看到舞台的后台似的，在这地方可以看到商店的不示于人的一些情景，当时那种兴奋不已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从卡车上一个接着一个地搬下不知装着什么货物的纸箱，放在运货小推车上，越堆越高。看着这一情形，幼小的稔总是满怀欣喜。前一阵，去“K2”送货时，对小推车的声响的似曾相识，终于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怀旧的情结并非是源于河川中流淌的淙淙流水，也并非小鸟的鸣声婉转，而只是运货小推车的声响。稔忍不住自嘲地笑了起来。

“哎呀，你笑了!”

被今优里这么一揭发，稔马上扯紧了唇角。



"原来你也会笑呀！"

"你在说什么呀？"

"椎名先生说，峰崎那个小子几乎不会笑，喜怒哀乐不形于色，是个从来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的男人。"

"他这么说我？"

"但好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我现在放心了。"

"是吗？是这样吗？"

这是因为和你在一起的缘故呀！但这话稳没说出来。

"我还听说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你用手机拍了我的录像，还反反复复地看了许多遍。"

那个家伙真多嘴。

"不！我那为了看清你的挥棒的姿势是否正确。"

"就晓得你会这么说。就算是借口，我也权且相信你吧。"

真是要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优里追问道。

好像并没有生气。

两人穿过东急汉斯前的大路。杂货店就在眼前。

"那是因为那个……怎么说呢？看了你挥棒练习的录像，我好像就有了勇气，可以更加努力地工作。"

"你是说努力吗？"

"是，是这样！"

“好吧！我明白了。”今优里到底明白了什么？稔却一点儿也不明白，“但我感到应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这么说着，优里走进了以前打过工的杂货店。

店面并不大，里面密密麻麻地摆放着T恤、儿童服装、箱、包、玩具和文具等各种各样的商品。这些东西根本引不起稔的兴趣。店里除了女性顾客以外，还有两个看上去像初中生或高中生模样的小男孩。“你看，这个怎么样？”“挺好的。”“我想把它缝在衣服上做点缀。”“这倒是不错的主意！”他们这样低声对话着。稔一直望着他们，觉得他们比店里的其他女孩都要漂亮时髦。当然，今优里除外。

“峰崎先生。”今优里忽然在稔耳畔低语。稔吓了一跳，差一点儿向后倒退两三步。

“啊！什么？”

“你干吗一直盯着年轻小男孩们看？”完全是在揶揄他，今优里一脸开玩笑的表情。

“不是，”稔苦笑道，“我在想时代真是变了。在我当学生的时候，真的很难想像会有两个男同学相伴着来逛杂货店。”

望着那两人个还在不断对商品评长论短的男生，今优里说：“怎么说呢？这样的男学生就是在现在还是属于少数。”接着她又问：“峰崎先生中学或高中的时候是什么样呀？”

“在乡下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其实就算是大学，就算是进公司

上班，甚至就是现在依然是在糊里糊涂地混日子。糊里糊涂的人生。“而且我没有参加过任何课外活动，是那种一放学就回家的学生。”

“当时有什么理想？”

“理想？”

“就是长大后，你想干什么？”

“我就是不想长大。”

“请你认真回答问题！”

今优里从货架上取一个白锡金属的玩具，看上去好像有些生气。

“完了！对这个问题，我怎么会如此忸怩呢？”稔想。

“其实，我还真的有过理想，”要暴露自己过去的秘密，稔还真的有些难为情。今优里的视线从白锡玩具上移向了稔，“我这个理想发表在小学毕业作文集上，而且一直到考大学，我一直很认真地把这作为追求的目标。”

“是什么呀？”

“你得答应绝对不笑话我，我才告诉你。”

“我绝对不笑话你。”

“到现在为止，只要听我说过的人，全都哈哈大笑了。”

纯也曾经笑话过。那时是在稔居住的国分寺的公寓里。

“我绝对不笑，你就告诉我吧！”今优里用十分真诚的目光看着稔，稔一副豁出去的样子，回答：“空间经纪人。”

今优里没有反应过来，皱着眉头思考着，眉头间的皱纹越来越深，终于憋不住问："那是干什么的？"

"要我作出解释，倒还不如直接笑话我一场好受些呢。"稔想。看她那样子好像是在质问："你拿这样蹩脚的笑话来搪塞我，自己觉得有意思吗？"

"就是为商店开张和促销活动时做一些空间策划工作。应该就是这样的职业。"

"你说什么？"

"对不起，"稔低下头，"其实我也说不太清楚。"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就把这份职业当作了理想？"

让今优里这样吃惊，稔感到自己的脸颊一片滚烫。

算了吧，就破罐子破摔，把来龙去脉全部交代了吧。

"小学的时候，我看了对一个人的电视采访专集。看到他指挥着众人，有时破口大骂，要求工人们重做，有时又独自坐在办公桌前一直工作到深夜（当时没有电脑），用打字机打着字。记得节目最后记者问他，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说他想成为迈克·杰克逊个人演唱会的舞台导演。"

"迈克·杰克逊？个人演唱会的舞台导演？空间经纪人就是做这些工作的人吗？"

"也不完全是……所以我说，我其实也不太清楚，但那个人的名片上印着的抬头是空间经纪人。正是因为看到这些，我才向往不已。"

“那时，你是小学几年级？”

“大概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吧。”

“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也是以此为目标？”

“我从来没有特意地为此做过任何调查研究，或者因此而学习过什么？”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来了？”

“是的，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来了。”

“那你为什么会去考国立大学的教育学部呢？”

本想问她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但转眼一想，不用问也知道，肯定是椎名告诉她的。

“在学校里的成绩还算不错。班主任老师说：‘以你现在的成绩，应该可以考上那个学校。’我说：‘是吗？’就考了。”

“什么？说一声‘是吗’就考了国立大学吗？怎么说呢？我感觉你有些差劲。”

再一看，今优里眉头舒展开了。虽然依然是一幅很不理解的表情，但嘴角已经含着笑，“但幸亏你是这样的人。”

“什么？”

“我原以为峰崎先生是一个一本正经，刻板认真的人。椎名说你像个被改造的肉身机器人！”

被改造的肉身机器人？比机器人好，至少还有一半是肉体。

“哎呀！这个可真可爱。”

今优里发出了一声惊叹，将一件T恤拿在手里。怎么看都觉得尺寸太小，今优里穿它根本不合适，它甚至比“运动短裤”的制服还要小。

“你觉得怎么样？我就喜欢这种风格的服装，真的好可爱。”

在T恤的胸口以下印着一排穿着中山装，跳着舞的猪。

真是好奇怪的品味。稔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点着头说：“嗯！哎……这个是你穿吗？”

“你在说什么呀？当然不是我穿。是送给给由加的，让她哭鼻子，我很过意不去。作为补偿，想送她一件礼物。”

“噢！”

“我去付钱。”说着今优里向收银处走去。

两个男孩还在那里说着话。

“这个太奇怪了。”

“真的，这太奇怪了。”

“我这个大叔觉得你们才真的是奇怪呢。”稔想。

从店里出来后，稔问：“你想起来了吗？”

“什么？”

“要去东急汉斯买的东西。”

“还没想起来。”

“这可真的才是大脑痴呆，痴呆症！”

“哈哈哈，你可真过分！峰崎先生。”

稔渐渐能如常地说话了，而且感觉上比平时说话更加轻松

自如。

“峰崎先生，你不去西斯科唱片店，没关系吗？”

“没关系，我也不是特别想去。”

“没有很想要去的地方吗？难道没有与初恋情人幽会的地方，或者是初吻地等之类的值得留恋的地方吗？”

“没有，真的没有这样的地方。”

“你可不用特意地瞒着我！”

“没有要瞒你的意思，是真的没有。”

恋文小路已经没有了。

“这样的话，我们去电影院吧，”说着，今优里又从草藤包里取出《PIA》，“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就在电影附近找一个咖啡店喝杯咖啡吧。”

下了风琴坡，回到了井之头大道。从东急汉斯左拐，然后再右拐，左手是 BEAM 商店，笔直向文化村大道走去。

今优里手里拿着《PIA》，依照着上面的地图，寻找着欧元空间电影院的位置。

“我是个识地图的女人。”

“这是因为你在地质调查公司上班的关系吗？”

“和这没有关系！”今优里笑着说。稔觉得这笑容现在只是为他而绽放着，这么想着，他愈发陶醉起来。

今优里说：“初来东京的时候，我不想让别人看出我是一个外

乡人，所以根本就不碰地图，经常迷路。见面迟到，给别人添了不少麻烦。后来一想，反正我就是一个乡下人，就开始打开地图，看图识路了。”

在松涛邮局前过马路，就到了元山町的边上。“这里不是情人旅馆街吗？”

“嗯，是呀！”

“为什么电影院会在这种地方呀？”

“你问我，我又能去问谁呀？”稔想。

“啊！你看！欧元空间电影院就在前面。不会错的，就是那家电影院。刚才我们不是走过了一家咖啡店吗？去那里坐坐吧。”

虽然不是自己领着今优里来这儿的，但稔还是有些慌里慌张，心虚不已。

“那好吧！”今优里依然是一脸纳闷的表情。

在喝咖啡的时候，稔问了今优里是怎么知道自己的电子邮箱地址的。

“这不是很简单？把椎名先生的邮箱地址前面的姓名部分改成你峰崎先生的，就成功地寄出去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接下去，要看的那部电影是芬兰的。在这之前的手机邮件往来中，今优里已经告诉了稔，但稔只晓得芬兰是北欧的国家，其他有关这个国家的知识，一件也想不起来。

“芬兰是……”

“是卡通人物姆米的故乡。”

“是吗？那么今天的电影是与它有关的吧？”

“不是，有一点点儿不一样。”

何止有一点点儿不一样，而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影片讲的是一个孤独男人为了女人而犯罪的故事。主演的男演员居然比稔更加缺乏表情，冷冰冰的眼神，干巴巴地说着台词，根本不是适合约会男女看的电影。

一开始，稔直想打瞌睡，但看着看着，渐渐觉得那个男主角分明变成了自己。稔和他之间的别仅仅是有没有犯罪而已。有好几处情节，稔在心里深有同感地点着头。到了影片结尾，他感觉自己的眼眶微微地有些湿润了。

“这部电影你觉得怎么样？”

看完电影，今优里站在电影院大厅里问。

“挺不错。”说完，稔道了声“对不起”，就慌慌张张地逃进了厕所，他以为自己为电影流泪，还没有被优里发现，但事实上镜子里的自己早已双眼通红。

真是要命！

“他的作品中，这部电影并不算出色。”

出了欧元空间后，今优里这样说，她所说的“他”，看来是指这部电影的导演，俨然一副电影评论家的口吻。

"但峰崎先生觉得不错的话，就好了。下回，我借给你他拍摄的其他影片的DVD。"

"你借我？是你购买的吗？"

"是呀，他的所有作品，我几乎都收集了。"

这又让稔大吃一惊，现在这个世道，居然还有专门去购买DVD的人。

"接下来，我们干什么呢？"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五点半。要吃夜饭的话，又显得太早了。

"峰崎先生，没有想要去的地方吗？在涩谷生活的时候，你都在哪里玩？"

"家附近的公园之类地方。"

"我指的不是这个，有没有什么更有涩谷特色的地方？"

"东急文化会馆。"

"那里不是已经关闭了吗？"

"你去过那里吗？"

"去过，去看过电影。那里举办科学幻想电影节时，我几乎每晚都会去看通宵电影。"

看来，今优里的爱好是看电影，只不过她感兴趣的电影有些偏门。

"那样的话，你就陪我去我想去的地方吧！"

"好呀！"

"我想去代官山购物。"

这么说，她到底还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那么，我们怎么去呢？去代官山的话，应该乘东横线。”

“坐巴士，我们乘巴士去吧！”

又回到了涩谷车站前。但这里并不是巴士终点站。今优里在蛛网状多重交叉路口处的银行前的巴士站停下脚步。这个车站比一般的巴士站要小得多。一对老年夫妇和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正站在这里排队等车。

“峰崎先生，你有一百元的硬币吗？一百元的。”今优里显得有些兴奋，“我只有纸币了，能借给我一个一百元的硬币吗？”

“行！”

“这巴士全线票价都是一百元。啊！来了，来了。”

是狗。

一辆前端画着狗脸的小型巴士，正向这边驶来。

“是那辆车吗？”

“是，就是那辆车，忠犬八公巴士。”

过于直白的名字。

“这巴士也经过我以前住处的附近，它看上去有些……”稔想说“奇怪”这个词的，但到了嗓子口突然换成了，“有些不太可爱。”

“什么？”今优里回头望着稔。巴士停在了车站上，“这巴士与可爱一点儿都不沾边，我觉得它简直可以说是太奇怪了。”

“嗯！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车厢里空间狭小，只有十个座位。稔和今优里并排坐下。

车内摆有一叠巴士线路图。稔伸手取了一张，打开。这时，今优里也伸长脖子凑过来看："刚才我上车的车站是涩谷车站西口。"她指着线路图上的车站解释道。

两人靠得太近了。稔竭力装作冷静，勉为其难地掩饰着内心的慌张和骚动。今优里身上散发出的香味，实在让他有些发晕。已经太久没有这样近距离地依偎着一位女性了。

"我真的不要紧吗?"稔提醒着自己。

"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到代官山的话，乘巴士实在是绕远道了，你觉得无所谓吗?"

"当然无所谓，我们又不用赶时间，"今优里扭过身子，向窗外望去，"我喜欢这样坐在巴士上眺望涩谷的街道。"

"你喜欢的东西可真多。"这样说完，稔和优里一样望向窗外。两个成年人，坐在巴士上浏览窗外流动的风景，多少显得有些滑稽，但稔一点儿也不在乎。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看着同样的风景，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喜欢的人？是呀！我真的喜欢眼前的这个女孩。"稔想。

"我也有许多讨厌的东西。"

"比方说?"稔问。

"竹轮鱼肉卷。"今优里望着窗外说。

"你说的是锅料理的食品？为什么?"

“太没有自己的特色。”

“有这么回事儿吗?”

“你想,去锅料里店有没有谁一上来就点竹轮鱼肉卷吃?”

“那倒是。”

“还有就是大耳机。”

“那又是为什么?”

“它总想把平日不易出汗的耳朵捂出汗来,让人感觉恶心。还有……”

还有讨厌的东西呀?

“那个 BGM 店里的爵士乐拉面店。”

“这么说,我也有同感。”

“还有涩谷的 109 百货店,我也不喜欢。因为以前我在那里上过班。”

就算是整整二十年都把涩谷当作鬼门关,就算是对女性的时尚流行压根没有兴趣,稔也知道 109 百货店现在是一幢怎么样的大楼。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 稔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你不是说,以前在刚才的那家杂货店里上班吗?”

“在杂货店打工前,我也在 109 百货店里上过班。”

优里说过在杂货店工作后,又换了一家公司才到现在的公司上班的,看来,她换了不少工作呀。

“在那里仅工作了三天。”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呀?”

“七年前左右吧。如果看到当年我的照片，峰崎先生肯定会心动的，我是最近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今优里故意提了提自己连衣裙的胸部。

涩谷的五六年前就像石器时代那样，是遥远的过去。

稔想起了坂冈说的话，这么推理的话，涩谷的十年前就好比是古人出现的时代，二十年前的话，是生物从海里爬上大陆来生存的时代了。

“我十八岁那一年来到东京。进了服饰专门学校学习。实际上，当时我很想成为一名超凡的售货员。”

超凡的售货员是什么样的售货员？稔并不清楚，但有一点儿他明白，就是那肯定不是那种无论谁都能干的职业。

“来到东京的那一年夏天，我被自己所向往的百货商店录用了。开始在109做起了临时工，但不是售货员，只是在后面仓库里工作。不能做售货员真让人实在受不了，便辞职了。”

“只工作了三天，就辞职了吗？”

“那时我年少冲动呀！就算是现在，只要从109百货店前走过，我的身子都会不由自主地矮上一截。”

忠犬八公巴士从明治大道驶入涩谷车站东口，从左手可以看到东急文化会馆的旧址。在这条路上，巴士没有进站，也没拐进巴士中心，而是顺着这条大道笔直地向青山大道开了过去。

“从109百货辞职后，我在下北泽的电影院打杂，也因为一时

的兴趣去学了彩甲艺术，在杂货店打工，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我父母十分担心我，总是唠叨个没完，但是我就是不想离开东京，最后好不容易才在现在的地质调查公司安定了下来。”

“你为什么会选择现在的这家公司？”

“仅是因为离家近。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在两年前也去了峰崎先生的公司应聘过。”

正在此时，巴士正巧在拐弯。今优里全身都靠在了稔的身上。

“对……对不起！”

“没关系。”

巴士接着便驶进了一条狭窄的小道。

“你真的去我们公司应聘过？”

“负责面试的是一个长得像熊一样的五大三粗的男人。对了，就是那次，训斥峰崎先生的那个男人。”

“我可没有挨他骂过。”

稔含含糊糊地解释着，但今优里根本就没听进去。

“面试的时候，那人从位子上站起来，走近我。你猜猜看，接下来他做了什么事？”

不是被性骚扰了吧？

“他把脸凑近我，吸着鼻子嗅来嗅去。”

“他这是在干什么？”稔稍微感觉安心。

“然后，他问我，你抽烟吗？我回答说，我不抽烟。我真的不抽烟，但他却一脸肯定地说，不会，你浑身上下全都是烟味。接着，他

又使劲地闻来闻去的。面试，就这样结束了。”

“就因此，我们公司没有录用你？”

“我想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今优里无力地笑着，“当时和我同居的男朋友是一个烟鬼，就是因为他，我的衣服上才全都是烟味。”

同居的男朋友？

他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男人呀。

巴士穿过细窄的小路后，再次驶上宽广的大道。是明治大道。在车子转变的瞬间，稔看到街角有一个小小的神社。稔自然而然地对着神社颔首致意。忽然发现今优里用很惊奇的目光看着自己。

“你是遇到了认识的人了？”她的问话和前几天雨君的问话如出一辙。

“不是，并非如此，那里有一个神社……”

“我也看到了。”

“我向神社行礼致意呢。”

“最近老和一个有向神社寺庙参拜行礼习惯的人在一起，被她传染上了这个毛病。”

“是你的女朋友吗？”

稔想起坂冈生气的表情。

“绝对不是。是我的上司。我很快将要接手她的工作，因此最

近一直跟着她在涩谷拜访客户。”

“噢，就是那个坂冈女士呀！”

“这也是椎名先生告诉你的吧！”

“他叹息着说，峰崎最近被坂冈占为己有了。”

真是的！这个家伙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竹轮鱼肉卷、大耳机、BGM 里面的爵士拉面店，还有涩谷的 109 百货，你还有什么讨厌的东西呢？”

“还有一样。不！应该还有许多，但我只告诉你一件我最最讨厌的东西。”

“是什么？”

今优里抬起头，望着稔，“唉！”地叹了一口气。

“是我自己！”

“你说什么？”

“如果我这样说的话，峰崎先生会不会因此为我担心呢？”



第九章

“真的吗?”稔惊讶地提高了嗓门。

“你别这么大声地喊!”电话那头传来坂冈的声音,是和以前的她完全不能联系在一起的有气无力、微弱纤细的声音,“我被你喊得头痛了。”

“对……对不起,”稔有些过意不去,“那么,今天我该怎么办呢?”

“我因中暑而倒下了。”接到坂冈这样的电话时,稔已然等在了相约的地点。就是以前他曾因“提早到”而想向坂冈显示胜利的麦当劳。相约的时间是八点半,稔八点就到了。还利用早到的这段时间最后一次核对了今天要走访的客户资料。

“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和未婚夫一起打网球。”

“你也会打网球吗?”

“干什么? 我不能打网球吗?”

“不是，我没说不可以。”

“打得太拼命了。以前这样的运动量根本不算什么事儿。”

“啊。”她是在说年龄不饶人吧？

“峰崎君，你现在是不是在想，到底年龄不饶人呀？”

“没！我没这么想。”看来，她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今天预约的是宇田川町和神南中心那一块儿的客户吧？”

“是呀，是这样。”

“只有八家，应该很轻松，就拜托你了。”

“我？你是说让我一个人去吗？”

“我不是说过了吗？你的声音太吵了。我没说你，我在打电话呢。”

电话那头，好像有马也在。

“他也倒下了。”坂冈的声音听上去很开心。

“真的让我一个人去吗？”

“当然是真的，替我向他们道个歉。说我以后再去拜望他们，进行辞职前的告别。明天，我准备再歇一天看看情况，后天去上班。”

“啊。”

“拜访客户的路线，明天的也已经决定下来了吧。”

“啊。”

“啊？啊？啊？峰崎君，你没关系吧？回答时的语气又回到了从前的那个样子。”

“以前的样子吗？这就是说，我和以前不一样了。那么，我是在什么时候改变了呢?”稔想。

“怎么说呢，你今天试着一个人好好努力吧。如果有什么事，就给我打手机好了。”坂冈嘻嘻嘻地笑着，“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事。”

电话那头自说自话地“啪”一下挂断了。

真是要命。

今天拜访的第一个客户是神南中心的牛排店，约定的时间是早上九点，已经没有时间在这里发愁，担心自己到底是否能胜任今天的工作了，现在必须得马上出发了。不行也得去。

将手机的画面切换到动画画面。和以前一样，看着今优里练习挥棒击球的录像。一连看了三遍，正要看第四遍时，突然有邮件传了进来。“到底是谁给我传的邮件呀?”稔想。原来是椎名。邮件名是“最新影像”。打开一看，随信附带着一段录像。

是今优里。

今天，她也在练习着击球。挥棒的姿势比以前像样多了。

好吧！该工作了。稔从位子上站起身来。

牛排店的老板是一个皮肤白皙的瘦小男人。看不出他实际的年龄，大概和稔是同年代的人吧。无论和他说什么，他的回答都是无精打采的，看上去真像某人。过了老半天，稔才忽然醒悟到这个

人很像自己。即使对他说了坂冈要辞职的事，他也只是应了一声“是吗?”就完事了。虽然稔一心想和这位客户多交流些什么，但到这时也就只能彻底死了心。只花了十分钟，他就这家店里走了出来。

第二家、第三家的客户也是一样。虽然不至于像牛排店老板那样搭不上话，但不管稔多么拼命地搜罗话题，对方也只是表面而客套地敷衍着。虽然对这工作并没有什么妨碍，递上付款清单，接着接受订货，介绍富万食品公司的新产品，然后顾客点点头，表示他说的他们都听懂了。但稔总感觉他们的目光都没有什么神采，都有些心不在焉。

第四家饭店的老板以前曾经是职业棒球选手。稔试着和聊他当年活跃于第一线时的事情，以为他会因此心情大好而打开话匣子。然而事与愿违，他一脸苦涩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便结束了谈话。

根据坂冈提供的情况，要是和这个原职业棒球选手谈起他从前当运动员时的往事，他就会一下子兴奋起来，让你看他以前的比赛录像;对最近棒球界发生的事情评头论足，不到三个小时绝不会放你走。

稔不由得担心: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小心，惹得他不高兴了?于是，在接下来的工作洽谈中，他显得心慌意乱，渐渐额头便滋出了汗来，说起来话来含糊吞吐，口齿不清，说的话也颠三倒四，乱七八糟。原职业棒球选手说:“你是不是感冒了? 如果感冒，今天就

回去吧!”就这样,结束了今天的商谈。

“千明,真的是要辞职吗?”

拿到稔的名片时,西班牙餐厅的老板娘叹道。老板娘大概四十岁左右,年纪应该和坂冈差不多吧!

“总之一句话,她就是像一具泡沫经济的残骸般的女人。”坂冈这样评介她。一开始,稔觉得这样的形容太过刻薄。但现在看着坐在对面的女人,他却觉得这样的形容实在是太贴切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眼前的女人居然穿着一身紧身服装。

据坂冈称,这个女人认为自己就是饭岛直子的翻版。不会吧?有哪儿像?

“你是千明的后任?”

“是的。”

“真可爱!多大了?”

可……可爱?!

“我已经三十二岁了。”

“想不到你已经这么老了!”

“比你总年轻些吧。”这句话忍着没有说出口。

“那么,你今天来要和我谈什么事来着?”

“按你的要求,把食品原材料的报价做好了,拿了过来。”

看了稔递过去的报价单,老板娘的脸色立马难看了起来。

“你在开玩笑吧?”

“什么?”

“这么贵的价格,我们店是绝对不会考虑的。”

“但是这个价钱已经是最低的了。”

“能不能再便宜一些?”

“要便宜多少?”

“你能便宜多少?”

稔拿出电子计算器,打出个比报价便宜百分之二的价格:“你看这个价格怎么样?”

看着电子计算器上显示的数字,老板娘说:“这个价格根本没法谈。”

“但是要是再便宜的话,我们公司就没利润了。”

“你还考虑着你们公司的利润?啊!要不这样吧。我一分不花,行吗?干脆这样好啦?峰崎君,作为你成为我们店业务负责人的见面礼,你把这些食品材料送给我吧。不行吗?”

八家客户都结束了。回公司时已经过了下午六点。不知为什么,这一天工作下来,稔一点儿充实感都没有,有的只是精疲力竭。

“喂,峰崎先生。”坐在座位上,比自己晚两年进公司的同事叫住了他。

“什么事?”

“刚才财务部有电话过来。”

“是哪里没付钱吗?”

“不！正好相反。一家名为‘K2’的餐厅的货款付清了。因为前一阵子，坂冈正盯着这件事儿呢，所以财务部才特地打电话过来，但今天坂冈不在，现在向峰崎先生汇报也没关系吧？”

这是今天唯一的一件好事：“明白了！谢谢你！”

接着，稔起身去了厕所。刚办完了事，拉上裤链，就听到椎名在喊自己：“峰崎！”

回头一看，三间厕所中有一扇门紧闭着。

“你怎么知道是我？”

“听脚步声和拉裤链的声音，我就能知道是你。”

真的吗？这也太神了。

“今天早上的邮件怎么回事？那个邮件。”

“今优里说让我拍了给你送去的，我也是出于无奈。”

“你就这么勉强？”稔想。

“优里还对我道了谢。”

“道谢？”

稔系好了裤子，回过头来望向紧闭的厕所门。

“她说，多谢你了。正是托你福，我才能和峰崎先生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日。”

“咚！”“咚！”“咚！”好像是椎名正在用拳头击墙。

“你觉得怎么样？”

“你是在问我的感受吗？”

“你觉得优里很棒吗？”

“应该是这样吧！”

于是，那“咚！咚！咚！”的击墙声再次响起。

“用这样淡然的声音装酷！啊哟，真让人恶心，恶心！”

“我可没有装酷。”

接着，椎名又刨根问底地追问了前天稔与优里约会的每个细节，但他就是待在厕所里不出来。

“你们在约什么地方见面的？”

“车站里的花店前。”

“很浪漫吗？”

从这里开始，不停地问：“两人在一起吃了什么？”“中午去了拉面店，晚上在代官山吃的烤肉。”“都干了些什么？”“去看了一部芬兰电影。”“是姆米的动画片吗？”“不是！”“在电影院里，你拉她手了吗？”“没有拉呀。”“回家时，你送她回家了？”“没有送她。”“为什么不送送人家呢？”

接着又问，“你们下次约会定下来没有？”“还没有。”“还没有？你难道还准备和她约会吗？”“咚！咚！咚！”又是一阵击墙的声响。

“你这家伙，没有对优里干什么吧？”

“这可是我们第一次约会呀，我真的什么也没有做。”

厕所里发出了一阵擤鼻涕的声音。稔走进隔壁的一间厕所，站到马桶上向椎名那边望去。

“椎名先生。”

“干什么？”

“你怎么哭了？”

“当然是因为失恋！”

“失恋？你是说今优里让你失恋了吗？”

“那当然！”椎名又伸手扯了一截手纸抹眼泪，接着又是擤鼻涕。

“但是椎名先生您不是有妇之夫吗？儿子也已经读高中了。”

“不用你多嘴。结婚十八年，我一直只守着老婆一个女人。现在我也到了想抚摸年轻女孩肌肤的时候了。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

当然不对！！！

“我好不容易和优里发展到一起吃午饭的亲密程度。你却不知什么时间厚着脸皮地横插一杠子，把她抢了过去。你让我如何能够原谅你？！”

“是她主动邀请我一起去看电影的。而且我还不知道以后我们如何发展呢？”

“什么意思？你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她对我有没有那个意思，我还不知道呢！”

“这么说，你果然还是想和她发展下去的，不是吗？到那时候，你就可以抚摸她柔软的肌肤。优里那柔嫩的肌肉就要被你抚摸了！！！”

“你这是在干吗？”

这时，小野寺走进厕所，猛然看到从厕所的一间房间上方露出稔的头部，吓了一跳。

“那个……不是的……那个……椎名先生在这里面……”

忽然，椎名打开厕所的门，飞奔了出去。

真是要命。

稔下了马桶，走到外面来。

“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

小野寺背对着稔小便。那声音居然像瀑布飞泻一样有声有势。

“那件事，您是指……”

“坂冈送别会的事。”

糟糕！竟然把这件事给忘了。

“她同意了吗？”

“实际上……”

“她还没同意吗？”

“那个……哎……那个嘛……”

“是已经决定了吗？是吗？那太好了，时间和场所？”

“哎……那个……是这么回事，”就在那一瞬间，稔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小野寺先生。”

“怎么了？”瀑布的声音停了。小野寺的背影开始上下摆动着。

“你看那件事这么办，行吗？”

回到营业部，同一办公室的后辈问稔："见到过椎名先生吗？"

"刚才还在厕所里，比我和小野寺先出来的。"

"那就奇怪了。他的包还在，有紧急的报价单需要他盖章。"

"让小野寺课长过目，代为签章吧！我去找找他，也许他在那儿吧。"稔指了指楼顶。

椎名果然在楼顶上，只是没有在抽烟。拿着想为今优里作示范而从家里带来的金属棒球棍，在那里练习着挥棍。

"椎名先生。"

"不许过来！"

完全像个任性的小孩子。实际上，他现在正挥着棒球棍，稔也近不了他的身边。

很久，在稔和椎名之间只有挥棍的呼呼风声。

"你这家伙看电影时哭了吧？"

"你说什么？"

"优里全都告诉我了。"

原来被她识破啦。

"她说峰崎先生是一个懂得喜怒哀乐的人，而且他的感情还很丰富。开心的时候会笑，悲伤的时候也会哭。"

呼呼的风声。

"你这个家伙会笑，也会哭吧？！"

"啊。"

“你这个家伙，自从跟坂冈女士一起工作后，性格变得活泼起来，工作也麻利多了，不是吗？”

“不是椎名先生您自己说的吗？这次工作调动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我的确这么说过。但是我一开始以为你跟着坂冈女士在外面走了两天，就会很快哭丧着脸，跑到我这里来哭诉：‘无论自己怎么努力，但还是不行。请别让我调走吧！’当然啦，我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那时候我就会顺水推舟地说：‘我替你去人事部说说情。相信在调动前，人事部看到你实在干不了，也不会过分勉强的。’但结果怎么样？你干劲十足，简直像只公海狗似的。”

“像什么？”

“算了，你听不懂就算了。现在这个结果就变成了我不能知人善任，埋没了你这个英才。”

“没这回事儿。”

“就是这回事儿。就算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儿，现在也变成了这么回事儿。”

呼呼的风声越来越急。

像往常的夜晚一样，今优里的身影没有出现在隔壁的小楼屋顶上。

“其实……”

“你又想说什么？”

“今天，我一个人在外面跑营业来着。”

“我知道。坂冈早上请病假的电话是我接的。我问她，让峰崎一个人拜访客户不要紧吗？她说，没关系，他能行。”

“其实，我根本就不行。”

椎名停下了挥棒的动作，看着稔。

“果然是这样，那工作离开了坂冈根本不行。涩谷的业务是因为她的个人魅力和能力，才能做得这么好。这一点儿，我今天才明白。”

“是被客户拒绝了吗？”

“有一家客户明确表示说，我不是和你们富万食品做生意，我是在和千明在做生意。”

“千明？”

“是指坂冈小姐。客户们都亲切地管她叫千明。”

“是吗？”

“其他地方虽然并没有说得那么明，还没有这样断然拒绝我，但是这样的气氛在无声无息地酝酿。”

“是你自己在疑神疑鬼吧？”

“绝对不是。我真的明白。如果和坂冈小姐一起去的话，顾客们的表情一下子就会明媚起来，说：‘你能来，我真高兴呀！’就像小狗看到熟人时会摇着尾巴，会翻过身来让你看肚皮一样。真的，就是这种感觉。我真担心，如果自己成为业务负责人后，客户就会一个紧接着一个地减少下去的。”稔微微低着头说。忽然一根棒球棍

出现在眼前。是椎名递过来的。

“你挥几下球棍试试,心情可能会好些。”

稔照他们的话做了。

“你这个家伙。”椎名开始抽起烟来。

“什么?”

“挥棒的姿势可真够难看的。就你这个样子,还有脸指手画脚地教优里练击球?”

“我根本就不会打棒球。”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于是,椎名指出了几处稔的不足,对稔击球姿势进行了纠正。

“刚才你说的那事儿。”

“说的哪件事儿?”

“的确,在涩谷谁也代替不了坂冈,而且是像你这样被废弃了十年没用的昨日之星。用你这种人接手她的工作,顾客自然会跑掉。大家会想,这样的家伙接手涩谷的业务,变成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你说得也太过分了。”

“所以说,你干这份工作时的负担就不用这么重。今天客户拒绝了你,你明天还可以再去,人家并没有用盐撒你出门吧?”

“那倒是。”

“所以说，你可以再找机会去拜会人家。对人家说：‘公司又出了新的产品，所以我又来打扰你了。’这样总会吧？”

“椎名先生。”

“做什么？”

“这样的事，你也经历过吗？”

“那是当然。”

“为什么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给我出过这样的主意？”

“我觉得这种话跟一个根本就不想努力工作的人说，一点意义也没什么。”

真是要命。

“总之，你现在就算是冲着我哭，也为时已晚，营业二课你已经回不来了。你这家伙，就只能作为涩谷的营业负责人待在一课好好努力工作下去了。”

“明白了。但椎名先生……”

“又怎么了？”

“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

母亲写来了信。这倒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可这次的邮件却出奇得大。稔真怀疑母亲是不是把自己一同也装了进去。打开一看，原来是录像带。

“你能去为祖父扫墓，真是太感激了。”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可是，好像祖父又显灵了。

“但他的表情不像以前那么满含着怨恨，而是很快乐地笑着。既不可怕也不忧郁。有时还会和母亲(这里是指稔的外婆)一起出现，母亲(这里是指我)便会想起以前一家三口在涩谷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忍不住地抽泣起来，于是，爸爸妈妈就会安慰我。他们并不出声，只是轻轻地抚着我的肩。这样的话，我才会安静下来，慢慢地进入梦乡。这事儿，我没跟爸爸(这是指你的父亲)提起过，生怕他担心我是不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

“我也担心你的脑子是出了什么问题呀!”说着，稔把信纸了翻了过来。

“还有一件事，前一阵子我大扫除时，突然翻出了祖父拍摄的录像带。上面贴着标签《稔/运动会和文化节/昭和 61 年》，我家没有录像机。稔君，你那里能看吗？先寄给你吧!”

稔也不能看。

因为录像带是高密度记录式的老式磁带。



第十章

“早上好!”

星期三早上,稔独自在楼顶抽烟的时候,今优里主动向他打招呼。

“早!”

“已经很久没有在这里见面了。”

“是呀,真是这样啊。”

“好像感觉很新鲜。”

稔也有同感。

“椎名先生怎么样啦? 从昨天开始就没见到他。”

刚才稔还约椎名一起上来,但他这样回答:“看着你们亲亲热热的样子,我可受不了。我戒烟了,不再去楼顶了。”

“他说,他戒烟了。”

“真的吗? 能戒掉吗”

“谁晓得。”

“把烟戒了，也没事！我倒是希望他能来继续指导我击球。说实话，比起峰崎先生来，椎名教得既准确又易懂。”

“我会转告他的。”

“那就拜托你了！”

·

下楼后，坂冈已经来上班了。看到稔，马上指了指窗边：“我们去那边谈工作吧！”

“这几天，一个人在外面做营业，感觉怎么样？”两人在谈工作的圆桌旁坐下后，坂冈这样问。

“这几天让我考虑了有关人生的问题。”

“这个，就不用告诉我了。”

接着，稔向她报告了这两天的工作情况。与客人订货商品以及数量相比，稔尽可能详尽地叙述了他和客户之间的对话。当稔谈到与原职业棒球选手之间的谈话时，坂冈很准确地模仿出了他说话的口气：“他说话时的口气是不是这样的？那人一定是前一天和他女朋友吵架了，所以正不高兴呢。还有呢？”

“你被戏弄了！”听了西班牙餐厅老板娘的事后，坂冈大笑着说：“你要是这样把每件事都当真，会短命的。那种食品材料除了我们公司，其他公司都没货，她又肯定想要，所以应该更加强硬才对。还有，那个称非我不行而拒绝你的是‘圆茄子餐厅’吧？那里的老爷子是一个讨厌的家伙。每次我去那里都会说要教我打高尔夫球，或邀请我一起唱卡拉 OK。他又没从我们公司订多少货，却

还要逞威风，我们这边还不想做他的生意呢……还是算了吧！反正我还得去为辞职向他道别呢！到那时再和他好好说一说。还有什么需要报告的？”

把两天中拜访了十七家客户的情况都报告完了以后，两人又一起吃了午饭(在便利店里买的饭团)。总共花了四个多小时。

“那么，你感觉如何？”

“你是指什么？”

“一个人能干好这份工作吗？”

“做不到像坂冈小姐那样出色。”

“那是自然的。我干到现在这个程度，你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和心血吗？如果你那么简单地干得像我一样出色的话，我怎么会服气？”

听上去也辨别不出她是认真的呢，还是在开玩笑？

“坂冈小姐，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可以吗？”

“什么呀，正经点儿。”

“你为什么非要辞职呢？结婚后继续工作不好吗？是不是有马先生要你辞职的吗？”

“他倒是说不如继续工作的好。”

“那么，为什么还要辞职呢？”

“记得那次你曾说过那个新买的拎包和房租把你这个月的工资全用完了。峰崎君，你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

一个很唐突的问题，让稔有些不知所措：“这个问题一定得回

答吗?”

“说说有什么关系?告诉我吧!”

稔轻声轻气地告诉了他。

“你的工资比我高多了。”

“什么?”

“比起实际的业绩,公司更重视学历和性别,这都反映在工资上了。怎么说呢?我除了基本工资以外,还有其他各种补贴,看上去公司好像是待我不薄,但是我已经没有再向上发展的空间了。再怎么努力,我也不可能晋升到公司的管理职位。我现在就可以预料,再过五年,你就会成为我的上司。”

“没这回事儿。”

“完全有可能!说实话,我从心底深处盼望着,在我辞职后,你会陷入大失败的困境。”

听到坂冈坦露的心声,稔只感得背后阵阵发凉。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别担心。所以我绝不会在交接工作和指导你的时候故意耍坏,也不会隐瞒什么,对每位顾客也会低下头去说,今后的富万食品还要请你们多多关照。如果在我的工作条件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从国立大学毕业的你出现了手慌脚乱的局面的话,大家就会想,要是坂冈在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那时大家才会承认,我在公司里的存在价值。”

说完这些后,坂冈淡淡一笑。

“我不会输的!”稔说,很自然这句话就从嘴里冲了出来,“我绝对不会输给坂冈小姐的!”

坂冈怔了片刻,突然笑出声来,而且笑得前俯后仰。

“你……你笑什么?”

“峰崎君,你……”她的笑声在整个办公室里回荡着,大家都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扭过头来冲这边看,“你总算有些像人一样有感情了嘛。”

人一样有感情了?什么意思?

接下来,稔一直勤勤恳恳地在公司的二课工作着,坂冈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整理辞职时要带走的东西上。

“喂!峰崎君,”五点过后,坂冈突然对稔说,“现在你能离开公司吗?”

“有什么事吗?”

“‘运动短裤’店的老板说想介绍一个人给我们认识,让我和你两个人马上过去。怎么样?你现在走得开吗?”

“行了,行了,你快去吧!”椎名说,“余下的活,我替你干了吧!”

“那么,我就去了!”

但是途中出了一些意外。两人到涩谷车站的时候,“运动短裤”的老板再次给坂冈来了电话。

“是吗?原来是这样。好!我明白了。”

“怎么啦?”坂冈挂上手机后,稔问她。

“好像有些奇怪。说是想有一个人想引见给我们，但好像那个人还没有到，让我们三十分钟以后再去他们店里。现在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先喝杯咖啡？”

“我可不想再去麦当劳。”

“那么，你想去哪儿？”

原来，她原本还是打算去麦当劳呀。

“元山町的入口处附近有一家咖啡店，我们去那里吧！”

“那种地方很贵的。”

“我请客好了，走吧！”

“运动短裤”的入口处竖着“八点半之前包场恕不对外营业”的牌子。

“真稀罕，这种地方居然还有人包场？”坂冈歪着脑袋，觉得不可思议。进店后，老板亲自迎了出来。今天，他还是一身的粉红，粉红的衬衫，粉红的西装，粉红的长裤，粉红的皮鞋。

“哎呀，真对不起。各种准备花了不少时间。”

“准备？准备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快请进！快请进！峰崎君，你也辛苦了。里面请！”

听了老板的话，两人走下了楼梯。

“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下了楼梯后，坂冈充满了疑问。也难怪，店堂里一片漆黑。

“不是说有人包场吗？怎么店里没有营业呀!”说着说着，她好像发现自己一个人独自站在了黑暗里。

“统一服装秀开场!!!”

“运动短裤”店的老板在黑暗中大喊。房间里的灯一个接着一个地点了起来。“叭!”“叭!”“叭!”四面八方响起了彩带响炮的声音。

“这……这是怎么回事儿?”

店里站着许多人。有富万食品营业部的同事，也有人数众多的坂冈的客户，总数不下一百人。仅是两天前才决定下来要办这样聚会，能在这么短时间里联络聚集起这么多人实在是令人吃惊。

何况在这里不分男女，每个人都穿着“运动短裤”的店制服。小野寺身上的那件T恤好像马上就要被撑裂开来一般。

“这是……干……什么呢?”

坂冈处于六神无主之中。

稔和“运动短裤”店的老板一起当场脱下了西服、衬衫和长裤。两人在西服套装的里面都穿着“运动短裤”的店制服。

稔是在和坂冈谈完工作以后，在厕所里换上这套衣服的，此后的近四个小时里，他一直就这样穿着。身体被包得紧绷绷的，动弹起来十分吃力。

稔走到坂冈面前：“从现在开始，坂冈千明的送别会正式开始!”

“这是怎么回事？峰崎君？”

坂冈脸上的表情是稔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像是要发火，但好像又被周围人那非同寻常的打扮搞得哭笑不得。

“我的……送……送别会？不是说不……”

“好了！你就别再坚持了。”说这话的，当然是走到前面来的南方家族的有马先生。他身上也包裹着“运动短裤”的店制服。

“你……怎么会也在这里？”

“这么多人都在为你的离去而惋惜。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

“都打扮成这幅模样，我一点儿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依依惜别之情。”

这倒说得没错！

想瞒着坂冈在“运动短裤”里举办一个神秘派对为坂冈送别，这是稔的初衷。提出让全体人员都穿上“运动短裤”的店制服的则是椎名。

“我真想穿一次那里的制服。”

令人意外的是，小野寺对此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

和“运动短裤”的店主联系后，那老板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本想借贵宾包厢举办的，但“运动短裤”的老板建议还是包下整个店吧。他还补充道，不仅是公司里的同事，连千明的客户也都一起邀请了吧。

坂冈虽然还在发着牢骚，但已经被众人穿上的紧绷绷的 T 恤和

运动短裤，消了火气，很听话地坐到了指定的席位上，乖乖地成为本次送别会的主角。有马就坐在她的身旁。

“你喝什么酒？”稔这样问。

但坂冈没有回答，却反问：“在涩谷车站时，‘运动短裤’的老板说要我们推迟三十分钟，那是为了让公司的同事先赶来这里吧？”

“您的回答实在太精彩了。大家都赶得非常匆忙。”

“来这里之前，在咖啡店里，你不断地看手机。”

“那是在确认椎名先生的邮件。”

“山口和竹田怎么也毫不介意地在众人面前穿上了这套制服。”

“她们是想让坂冈小姐你高兴。”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倒是让公司里的男人们高兴得很，大饱了眼福。”

好刻薄的话！

“说回来，你这次干得还真不错。峰崎君。不！今天，我要斗胆叫你一声‘稔君’。”

“还没完呢！千明小姐。”

“还有什么？”

稔从表参道商厦买的皮包里取出一套“运动短裤”的店制服，硬塞到了坂冈的手里。

“主角也一定得要穿上这套衣服。”

一瞬间，坂冈那可怕的表情又出现了。

“稔君。”

“怎么啦?”

“你的性格真够糟糕的。”

“经常听人这么说。”

“没想过要改正吗?”

稔微微一笑,答道:“改正了,就不是现在的我了。”



第十一章

“里边请!”

房地产公司的一位男业务员脸上堆满笑,把稔和今优里招呼进一套房间。

“我先进去了!”换上房地产公司男人取出的拖鞋,今优里率先走了进去。稔脚上那双新买的旅游鞋脱下来有些费劲,换鞋需要一些时间。

“这里的房租多少钱?”

“十万五千元日币,加上管理费的话,正好十一万。”

“你听到了吗?你觉得怎么样?峰崎先生。”

稔总算脱掉了旅游鞋,换上拖鞋。

“嗯,还算行吧!”

但光照不太好。稔用手机确认了一下时间。一点三十三分。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东南朝向的房间光照最好的时候,但这间房子里却是阴沉沉的。

今优里打开了窗。在打开窗的一瞬间，轻微的涩谷街道的骚音就飘了进来，还能听到祭典大会传来的伴乐声。

“车站在什么地方？”

“车站吗？左侧那个地方，你没有看到吗？”

到涩谷车站徒步五分钟，离车站那多么近，这个房租不算贵。

“啊，我看到了。在那儿呀。真的五分钟能走到吗？”

今优里的声音尖了起来，房地产公司的人好像一下子被镇住了。“当……当然。过一会儿，我们可以走到车站确认所需的时间。”

关上窗，今优里望着稔的头顶上方。

“阁楼！我可以上去看看吗？”不等房地产公司那男人的同意。她就登上了铁制的楼梯，伸头往阁楼里看，“真没想到还真大，与其用来堆杂物，不如把这里当卧室更适合。”

“住户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它。”说着，房地产公司男业务员的视线落在穿着连衣裙下摆处的腿肚子上，一直死盯着不肯离开。稔故意咳嗽了两声，但一点儿也没效果。

“优里，你让我也上去看看。”

“什么？噢，等一会儿。”今优里爬得更高了，“哎呀嗨！”一下子钻进了阁楼。

“这里能睡，这里能睡。峰崎先生，快来！”

稔看了一眼房地产公司的男业务员。那男人脸上露出了下流的笑：“请吧！请吧！”他说，“两人在上面做一些轻微的运动，这楼

板也不会塌的。”

“你在说什么呢？轻微的运动是指什么？”

这么想着，稔小心翼翼地慢慢爬上梯子。

阁楼不到一叠大。与房顶之间的高度也很矮。不要说站直，就连弯着腰坐着都很困难。

今优里紧闭着双眼，躺在那里。

“我说……”稔喊她，但她并没有睁开眼睛，应该不会是真的睡着了。稔又爬上了一级梯子，上半身钻进了阁楼，正好是在她上方俯视她睡态的姿势。浓郁的脂粉香气扑鼻而来。

“喂！”他又喊了一声。今优里这时静静地睁开了眼睛，撑起上半身，将自己的嘴唇印在了稔的嘴唇上。那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稔甚至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只有一点是明确的，她的舌头没有伸进稔的嘴里。

“如果这里当卧室的话，有没有其他的贮藏室了？”等清醒过来时，今优里已经从阁楼里伸出头去，问房地产公司的那个男人。

“有。在这面墙上有一个壁橱。”

“你稍等一下。”

“什么？”

“峰崎先生要是你不先下去的话，我就下不了楼呀！”

“啊！是呀！”

“果然不行呀！”

沿着246国道行走的时候，今优里突然说。

“什么?”

“从那公寓走五分钟，根本到不了涩谷车站。”

“你说的是这个呀!”

“而且那间房间光照太差了。”

“我也这么觉得。”

“再找找其他的房子吧!”

“嗯!”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我们约会的内容就是替峰崎先生找房子吧!”

“真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

稔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和今优里在谈恋爱。两人就只是这样约会了几次而已。

挥棒击球的指导工作已经全权委托给了椎名。“果然，没我就不行吧!”椎名看上去很开心。最近，两人不仅仅是在屋顶练习，还去了击球练习中心。结束后，稔会过去和他们会合。

“我们去看看祭典仪式吧?”

“在这之前，我想先去一个地方。”

“哪儿呀?”

“东急汉斯。”

祭典活动共举办两天。明天，稔和今优里都准备去参加扛神舆。在“运动短裤”的送别会上，稔无意中说起扛神舆的事，椎名和小野寺，就连坂冈和有马都很踊跃地想参加。当场“运动短裤”的老板还演示了扛神舆的方法，大家穿着店制服一起练习了起来。

坂冈也无可奈何地穿上了那件紧身的T恤和运动短裤。“真没想到，坂冈小姐穿起这身衣服很合适呀。”稔这么说后，坂冈倒没有瞪他，倒是那位未婚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只不过是说说恭维话而已嘛。”稔想。

之后，稔与雨君联系，告诉他还有很多人想去参加这次祭典活动。“多多益善。”雨君表示热烈欢迎，“对了，你那盘录像带看了没有？”

“还没有看呢。”稔回答道。其实他已经看过了。觉得那个早已不再走红的男演员流着眼泪的演技实在是蹩脚极了。拍摄场景虽然是母校，但不知为什么，总感觉和记忆中的不太一样。

祖父拍的录像带怎么办呢？

搜一下互联网，也许可能找到老式录像带翻录到VHS或DVD的公司吧。

但现在并不急着这么做。

比缅怀过去，更多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

坂冈离开公司已经两个月了，她留下的工作，稔至今也还没有完全熟悉，经常犯一些不应该犯的小错误。他每天都很紧张，千万不要像坂冈期盼中那样大乱阵脚，但光是害怕是没有用的必须努

力向前冲。

“我绝不会输的。”稔在心里喊着。

考虑着客户要求提供的餐厅菜单;为新商品的推广而绞尽脑汁;花费精力,明年开始还要准备再开拓一些新的客户。印刷好的宣传单,客户很满意,说明年准备再印年历。但还没有给纯打过电话。因为她有她的生活,她有她的朋友圈子。

“我也有我的。”稔想。

到了蛛网状多重交叉路口。交通信号灯的绿灯开始闪动。

“我们冲过去吧?”

稔这么说着,第一次携起了今优里的手。今优里也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在人群中,两人向着中心街飞奔。

一边奔,稔的心里就一直喊着同一句话。

“我绝不会输!”

“我绝不会输!”



失恋、绝恋、再恋

悲情人生

叛徒、懦夫、鬼门关

职场炼狱

30岁的峰崎捻
在涩谷
日本最惨烈的商战之都
演绎出最精彩的人生

责任编辑：田　雁
责任校对：张婧妤
装帧设计：毛　茜
插　　图：稻垣トキ子



定价：22.00元

